



利
已
的
用
過
的
術
技

A 175

藏書 天主教中學新
THE CATHOLIC LIBRARY
SACRED HEART MIDDLE SCHOOL

利用已過的技術

救主降世後一九三七年

綏遠省歸綏哲學修院

此書由
亞新
移來
現由本圖書館負責保管



Nihil obstat :

R. P. Clem. Lejeune, c. i. c. m.

Imprimi potest.

R. P. Corn. De Schutter, Sup. Prov. c. i. c. m.

Imprimatur.

Fr. L. Van Dyck, Vic. Apost.

Sooeyuan, 1937.

綏
遠
主
教
葛
准

L, ART
D, UTILISER SES FAUTES

Par

Le T. R. P. Joseph Tisset

.....

Translatum

a

P. Joseph Tch-ang c. i. e. m.

.....

In

Seminario Regionali Philosophiae

Kwei—sui (Su—yuan)

.....

譯 鐸 司 義 守 常

目錄

頁

第一分

第一章 不可奇異自己的過失。……………一

第二章 不可因己的過犯懊喪慌亂。……………二二

第三章 不可因己過失敗興失望。……………五九

第二分

第一章 利用己過，因着自己的卑賤修謙遜。……………九六

第二章 利用己過，藉以喜歡自己的卑賤。……………一三六

第三章 利用己過，藉以增長依靠天主仁慈之心。……………一六八

第四章 前題續講……………一九五

第五章 利用已過，得以恒心前進。……………一三五

第六章 利用已過，以熱忱愛主。……………一三八

第七章 利用已過，藉以多做補贖。……………一五五

第八章 利用已過，以加倍熱心恭敬聖母。……………一七八

利用已過的技術

第一分

第一章 不可奇異自己的過失

(一) 人性委實可憐；當我們帶着肉身的時候，一些可貴的區域也沒有。

我們因原罪墮落的人類，好像終究也不會習慣了看待自己的可憐境地。這種不會習慣的情勢，自然是常使我們感覺苦痛的原因；到底也能說這正是我們的榮耀。我們就如王公貴冑的後裔，因為祖先犯過失寵，被黜流徙，但是衷心之內，常覺得自己出身貴顯，自

覺氣概不凡，常以爲清潔無罪是自己應有的態度。因此每次犯了過失，總是不由不禁的驚異，總是看着爲自己是件出乎規外的事。

我們相似桑松；當初桑松被一隻無信實的手將頭髮剪去，遂把無敵的氣力失掉。及至大難臨頭，別人又向他驚呼道：「起來吧！非里斯定人來了。」他立時起來，思想自己必還能像昔日一樣，一抖精神，頓時能將仇敵打個落花流水，一敗塗地。那承想，邇合却己力不從心，不知先前的勁力早已盡失了。

人因自己的軟弱可憐奇異悲傷，這等心境探本求原，雖說是來自高貴的根底，然而橫豎是不可以順從的，不能不勉力克除他，因為從中能發生出來許多的害處。我們將後要仔細講明，怎樣敗興失

望是殺害靈魂的毒藥。然而該當知道，在錯失之後發生奇異的心，這是引人陷入敗興失望境地的第一門徑。爲此聖方濟各撒助爾最先着意的，是要我們提防這一個危險。

聖方濟各如同別位著名聖師，及一班精明真正道理的學士，對待人性的軟弱，懷着莫大的憐哀之心。多少次聖人悲嘆的說：「噢！人性的可憐呀！人性的可憐呀！噢！我們是怎麼樣充滿了可憐軟弱的呢！……憑我們自己，我們能辦成什麼？無非是犯罪而已。」從聖人的講論著作內，能明明看得出來，正因聖人的德行登峯造極，所以也更加透徹的明白，人類因原罪陷入的可憐殘弱的淵阱，是何其的深沉。聖人在指導人靈上，多多的觀顧這一件，他常向自己

所指引的人，提念人類那墮落境地的實在情形。這樣聖人曾向某太太信寫說：「你向我說，你生活於無數的短處中間。我的好姊妹，我相信這是真的。到底你不是遇着了機會，總發勉力要將那些短處除滅了嗎？你該牢記這件確實無疑的事理：就是我們幾時生活在世，帶着這個笨重敗壞的肉身，幾時也免不了有些缺而不全的地方。」

聖人別一次寫說：「你向我謾怨說，你雖然切願實修成全，純心愛主，到底在你的生活內，總還攙雜的許多毛病短處。我向你說吧，我們多咱存在於世，總也不能將我們自己完全離棄。我們只得忍耐，安心擔戴着我們自己，直至天主領我們升天之日為止。當我

們担載自己的時期內，我們所担載的，是絲毫可貴的區處也沒有的。」「該知道這一條公規：就是人在世上，縱然他的德行修的極高極大，總也免不了有一些小過小錯。」

(2) 沒有天主的特寵，不能免不了不犯小罪。

按信德的定論，人人都有向善的偏情，至少有這種偏情的根子，至死不能去掉。故此若沒有特別的恩寵，就像聖教會對童貞聖母所伸明的，便不能免不了不犯小罪，至少總免不了有些不故意的缺欠。在實際上我們屢屢的就遺忘了這兩端定論。現在我們聽聽聖方濟各撒助爵，怎樣用他誠樸而美妙的口氣伸論這端道理：

「我們幾時生活在世，總別思想能免不了不有時候犯過陷缺。不

論是做上司的，或是爲屬下的，既然個個都是人，便個個都能有過失。這段事理的真實我們個個人都要緊信服，爲得是有了錯失，不至於發生怪異驚奇的心。吾主耶穌命我們每日在天主經內念這兩句話：「爾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並沒有一人是開在這條命令以外的，這原是因了我們人人都有這同樣需要的緣故。」

「我們那自尊自愛的偏情能夠壓伏，却不能將他致之於死地；既不能滅亡，一遇可趁的機會，便要激發起來。既然常會激動，這顯然表明出來，他的梗幹雖然已自地平斫斷，他的根蒂却未嘗能拔除淨盡的。所以若發覺出來自己自尊自愛的偏情活動，一點也不必驚訝，因爲他未從離開了我們。他像似狐狸，有時安睡不動，正

在人不妨的時候，他竟猛然躍起，捕吃人家的鷄子，爲此該當不停息的監視他，用堅忍安靜的手段抵禦他。若有時自尊自愛之情提醒我們後悔，使我們自行承認會因自尊自愛所說的話不合當，承認會因自尊自愛所做的行爲不相宜，這就算我們治好了。」說什麼治好？病勢不過暫且停頓一時，不明顯的發作，這就是所謂的治好。至到病勢下次發現以前，在這期間內能說個病傷治好罷了，因爲如同聖方濟各說的：「除非我們升了天堂，我們的病弱是不能完全治好的。」當我們生活在世的時候，無論我們有怎樣好的心意，總該忍耐承擔我們所具有的，原是個人的性體，絕不是天神的性體。「又按著名神修家德貝尼的話，「我們應該相信我們一生常要作患

神病的人，無法得了徹底痊愈的。」

(3) 修成全慢工，不免時或顛簸。

格外是那些起首專務神修的人，聖方濟格撒肋爵加意教訓他們，要徹實認明自己的弱點。因為，這一班人在神修上缺少繼續，若不幸偶爾犯了罪過，就容易發生奇異的心，因着奇異的心，就容易陷入自此來的種種害處內。德貝尼艾說：「陷入罪境之後，心煩意亂，敗興失望，這分明是因為人不全全認識自己的緣故。」

我們聽聽我們的聖師怎樣精緻，怎樣和美的樣子教諭這一等人：「你向我說，你受人慢待的時候，心內還覺着一番憤憤不平的

情動。到底，我的女兒，請問你加這個還字，可有什麼意思？莫非是你曾多次搗毀了這類仇敵嗎？」

「你別思想，不費多的時間，就能作了你靈魂的主人！別想你即刻就能將你的靈魂完全制服住！你與自己的毛病戰爭，若能過時節得獲一二勝利，這就夠你心滿意足的了。」

「我們的短缺常要作我們隨身的伴侶，直至我們嗔氣入棺之日為止。不可妄想我們可以腳不踏地的行走，顛仆之後固然不可自暴自棄，一體的佷臥在地，滾轉不起，但也不可想望的騰空高飛，別忘了我們還是毛翼未豐滿的小鳥哩。」

「一班銳意精修的人，妄想在進行上可以做出一日間飛箭」

的速度（聖詠九十節六），不久就造到聖女德肋撒，聖女加大利納瑟納，聖女加大利納熱納聖德的地步。這番心愿本然不錯。到底請問你爲達到這點，你是預備着費用多少的時日？或許你要答應說：三個月可成吧；若是能夠，還盼望時間更短呢。好在你加上；若是能夠這一句。因爲，不然之間，你就不免大受愚弄了。」

（十）靈病如同形病一般，來時速如馬馳，去時緩如徒步。

一聖保祿是霎時之間靈魂得了完備淨洗之恩的。還有幾位別的聖人，就如聖女加大利納熱納，聖婦貝拉齊等，也曾得了如比速成的聖德。然而靈魂上發生這樣的驟變，宛如在物理界內復活死人的聖蹟，是完全奇異的變化，是聖賢的出等妙工。如此的特寵，我們不

可輕易的高盼忘想。靈魂的病症，全如肉身的病症一樣，照平常的療治法，要緊按部就班的進行，要費到充足的辛苦，用上延長的時間才成。古聖雅各伯在夢中所見梯上的天神，雖然都有翅膀，却沒有飛的，都是按着階梯的次序，一級一級的登上走下。人願意從罪境內升上熱心的級第，該當效法黎明伸展的步法；當黎明升起的時候，他從來不一下子將黑暗除滅，却是一線一線的催着黑暗退走。按人們通常的經驗所知，治病的方術進行的愈緩慢，所發生的效力也愈穩健。原來心神界的病症，全如肉身方面的病症一樣，染着的時候，快的相似馬馳，及趕退走的時候，却是慢的如同徒步了。」

「所以該當有忍耐，我們從前不甚注重神修的事，當那時期我

們不免的習染了不少的弊病，現在別想着一天兩日就能完全的治好了。」

我們這位溫良的聖人，常是如此的作結論，「即便我們因了軟弱的緣故，不絕不斷的有過有缺，究竟也是不可驚奇怪異的。」

(5) 爲能堅定的歸向天主，再不發生歧異，有兩要件。

人的德行無論修到了多高的地步，聖人總是不讓他因着自己的錯失發生驚奇的心。就連聖人所引導的修女中最熱心的，聖人對她們也是這樣講話：「看見我們自己有時候顛伏，難道這是非常的奇事嗎？」

「我們該拿兩個強度平等的主意：一是要平心靜氣的觀看我們

鑽魂的園內，草蕪叢生的顯象，一是要慇懃努力剷除那些蕪草，並且喜歡讓他人，在我們內裏，作那剷除的工作。要知道當我們生活在世的時候，我們自尊自愛之情是不會死亡的。原就是這種偏情常在，那裏給我們滋生這類不應有的草蕪。」

「我念了某修女因着自己的不齊全，發表的憂傷悲哀的話。我思想我們作這一等兒童哭泣的行爲，全是因了這個根本的錯處，就是我們輕易的忘掉聖人們在神修上所發的通論：就是我們每天該當思想我們在修德的道路上是方才起首呢。如果我們常常這樣思想，若見自己內有種種可憐的境勢，見自己有些沒丟掉的毛病，就不能生驚奇的心了。」

「你問我說，有何方法，可以使你的心堅定於主，致於再不能有什麼可以引他與主分離的？我向你說：爲着這個，只有兩件要緊的事；就是死了，和救得靈魂。因爲只只死後，升了天堂，你的心才能完全固定於主，永遠不會與主再作分離。」

(六)較有心火較有勇氣的爲大聖，不必定是毛病較少的。

這一類的定論，爲那些誠心切望愛慕天主，願意全心事奉天主，與天主親密來往的人，是很大的安慰。平常正是這一班人，若在天主台前，有了沒提防到的失信失義的行事，以爲這些過錯做自他人，還有幾分可原，做自他們本身，便是無可原諒的，所以就思想他們的過缺很有可以奇怪咄咄的理由。然而熱心神師們的意見却不

如此。軻魯司鐸說：「人們失足顛伏的緣故，多次是因爲跑的太急，進取的心太急，因而不能提防周到，所以就不免的中途跌蹶。一等過分心小，過分謹慎的人，在進行的時候，常常提心吊膽，從邁出一步，必要瞻前顧後，惟恐落錯了足跡，一味的左躲右避，祇怕沾上了泥污；按這樣的步法前行，未必能比別人速進了多少，惟恐到了臨終的時候，才要怪異自己，怎麼還在半路途中站着呢？原來並不是那毛病較少過缺較少的人，準確有較大的聖德，却是有大愛情，有大勇敢，有激昂奮勉的心的，毛病過缺雖多，常恒勉力克服自己的，才有較大的聖德呢。他們可是不免的有時邁錯了幾步，甚至於翻身倒地，沾染濁污，他們也不因此害怕損氣，祇

見自己跌來跌去，總是往前進步，就總不肯死心改與。」

金曰：聖若望用別的說法發揮同樣的言論。聖人說：「三個軍人，祇要離開了戰場，就是受幾處傷，有時退讓幾步，誰能如此苛責，如此不懂戰事，因此前來責怪他呢？不敢上陣打仗的兵，那自然是不會受傷的；凡是奮勇衝鋒的，必定更容易受打擊。」

（一）犯了罪過，就是重大的罪過，也不必驚異。

這一章內的論調，對於重罪也可貼合上嗎？連那些不幸墮陷於大罪的靈魂，因而失掉了天主的友誼的，也能囑勸他們別因自己的過失驚異嗎？聖方濟格撒肋爵囑勸那些專務修德心胸廣大的人，所發的言論，向那些落入較甚禱惡的靈魂也敢一樣的立說。我們可聽

聖人說什麼，「我可愛的主愛靈，天庭顛慄，天門驚懼，諸位享受太平的天神驚訝不止，驚訝人心那妖怪的可憐怎能到此，竟要爲一些卑污的世物，情甘離棄無窮美善的天主。但是自然界內有一種事實，不知你會否見過？就是一隻滿裝着酒的桶，酒的頂面若不存空氣，試在桶的底邊刺孔，酒却不會流出；若裝的酒不是全滿的，上面有層空氣，於時在桶邊一開口縫，酒汁就要洩漏。我們生活在世的時候，愛主之情無論如何的大，總不能說是將我們的靈魂完全裝滿，致於總不能因着誘惑的擾動，多少流漏幾分。惟獨日後升了天堂，天主無窮的美麗要完全充滿了我們的明悟，我們得見天主的美好，因此享受的福樂要完全充實了，我們的欲司，此時才能有真正

滿全的愛情哩。到了這般境地，就無論什麼受造物，讓他能深入心底，也不能令這神妙愛情的寶汁流出一滴一點；此時就沒有什麼能往靈魂內部吹入些微的空氣，藉以煽惑明悟，因為明悟既已見得純全的真理，就不能再受邪理錯道的妖惑了。」

如今我們明白了吧：陷在罪裡，即便是陷在大罪裏，但在天堂上可足奇異，因為在那裡犯罪一件是不可能的。至於在現世，這是不應當驚奇的，就如從有裂縫酒桶內流出酒來，誰也不應當因此驚奇，是一樣的理。

(8) 失足顛仆之後，不當驚奇，該當立時挺起。

吾主耶穌與宗徒們付赦罪之權以前，先命他們要常常寬恕人，

不止七次，且至七十七次。我們若徹實體會前面所講的那些話語的蘊意，就能懂得我們對待我們的諸弟兄，該當怎樣寬仁；於是吾主那莫可名言的忍耐也要逐漸漫入我們的心地內。

我們對於自己及他人的過犯，該有寬忍憐憫的心，這却不是說的，我們可以拿着罪過當爲無關緊要的事；不過是說的，不可以因着自己或別人的過犯生奇異的心；也不是說的，不必惱恨罪惡，或不心勉力補償罪過了；一點也沒有這個意思。農人見自己田地內野草發生，他一點不因此驚奇，這却不是說的，他要減少拔除野草應費的辛苦，正要加倍勤謹的。聖方濟格撒助爵一方面雖然連大罪也不開在例外，用絕對的口氣向我們說：「幾時你不幸喜失錯犯過，

不可因此驚奇！」——如果我們深深的認識自己，便不會驚訝自己怎樣能夠顛伏在地，反要驚訝自己怎樣能好久挺身站立着。」到底在別一方面聖人又立刻囑咐我們、一旦顛伏之後，「不可躺臥不起，只只在地上翻滾」；「若不幸狂風暴作，一時將我們的心胃繞動，令我們頭腦昏迷，不可因此奇異驚怪，到底該立刻再振起精神，重新立志，勉力往後要較好的進行。」

「幾時你的心軟弱跌倒，便要柔和的樣子將他扶起，在天主台前發謙遜，承認自己的可憐，一點別奇異自己的過犯。原來軟弱的發顯軟弱，殘病的發顯殘病，可憐的發顯可憐，這豈不是很可解釋的事嗎？自然該當全心後悔，你因罪給天主加的凌辱；到底也該誠

心依靠天主的仁慈，再發勇敢，重新定志，勉力繼續走你所離棄了的那德行道路。」

這末了的話句清明的告述我們，再犯了過錯以後，替代詫異之情，該當起發應時合勢的有益心情：就是趁機會要深認自己的卑賤可憐，這原是謙德的首級。論這一層將後在第二分內要詳加講述。茅章緊接要說的，是犯罪錯失之後，不但不可驚異，尤其不可惶亂不安。

第二章 不可因自己的過犯懊喪慌亂

(1) 憂愁是好是不好，有兩樣能分別的憑據。

「聖保祿宗徒說：『由天主那面來的憂愁，能相幫人發痛悔，爲人救靈上有益處；由世情那面來的憂愁，却能致人於死亡』」（格林多二書七章十節）。可見，憂愁能有益處，也能有害處，全看他在我們心靈內感起的情動怎樣。就實情說來，憂愁發生出來的效驗，總是有害處的比有益處的更多。他能發生的好效驗只有兩種：就是，能教人心懷慈良，能促人作補贖。他能發的有害的效驗却有六種：就是，教人心焦，懶怠，煩惱，嫉妬，妄貪，不耐。爲此智識經上說：「憂愁殺害許多人，他不能發生出什麼好處來。」（第三〇章

二五節)。這正是因爲從憂愁的泉源內，能流出來的好河水只有兩道能流出來的不好的河水却有六道呢。」

爲此緣故，魔鬼竭盡計力，專務着在人心靈之內激起了這個甚有害處的憂愁來；他爲推着人靈究竟陷入了敗興失望的地步，他首先試用的手續是引人慌亂不安。他爲給人介紹這一件，能很不費事的給你找出來種種愚弄人的借詞：……你會得罪了至尊威嚴的主宰，你會凌辱了無窮美善的天主，你會刺傷了至慈大父的心，你豈不該因此憂傷嗎？……聖方濟格要爲此答應的說：是的，憂傷是當然該憂傷的；到底，這是說的該發真正的悔罪情，斷不該起發那種懊喪的情緒，自尤自怨，煩惱激憤。真正的悔罪之情，如同其他一切自天

主來的情緒一樣，該當是平和的；古經帝王篇上說：「主子不存站於混動之中。」（三卷一九章二節）幾時慌亂不安之情來佔據了心靈，這便是好的憂愁讓位與不好的憂愁了。

我們的聖人繼續着說：「不好的憂愁使人心靈撓亂不安，懷起來過分的害怕，使他煩惡祈禱，使人的腦子感覺困憊，感覺沈重，使人躊躇莫決，使人失掉主張，沒有興志，使人的氣力萎頓麻木，簡說一句，劣性的憂愁好像嚴酷的冬季，將大地的美景盡淨消殺，使諸動物入於僵局：因為憂愁的作用可將靈魂的利鉛性全備吸去，使他的各等機能暝玩不靈，不適於動作。」

（三）因着過犯慌亂的情況。

我們可以描述一個人，怎樣因着自己的過犯陷入慌亂境地，怎樣受這種情感的摧殘。所要描摹出的情況，估量要指示許多的人，覺悟出來，自己真正是走入了此等迷途的份子。想來，這個人在一起首的時候，本然懷有很好的心意，滿腔子熱火，決定志向，務要步法吾主的後踪，行善避惡，甘走受難的苦路。正在勁壯前進之中，偶不留意，忽然翻身跌倒；於是，慌亂憂憤之情尾隨的就起來了。但是，毫不猶豫的又挺身起立，發痛悔，領了告解聖事；罪犯因此也就全補救了。到底，到底，完全了事了嗎？……他總還向自己設這個疑問。禁不住的要迴想那場已往的逆遇，總是還覺的放心不下。真是個個封口的傷痕，只因惦念太甚，不時不刻的要察着察着。

心中害怕不過，一陣一陣的想摩動摩動；這樣作來，沒有別的好處，祇可教傷痕多染些毒菌。若以憂憤不忍之行跡作紮傷的藥布，那焉能盼望傷處早得痊愈呢？「心慌不安，盼望傷痕痊愈的心太急，沒有比這類的行動，更能使傷痕延久存在的了。」當着心中懷有這般懊喪情形的期間，前進的步武便要緩慢起來，再不是往前奔跑的樣式，也不過是惘惘舉足行走着，簡直是蠕動跛行的狀態。心中一味的煩惱自己，甚且好像還有些不喜歡天主的情意呢；祈禱的時候也沒了依靠的心，領聖事的時候，衷心所懷無非是恐懼害怕的情境。靈魂內過度着這般苟延殘喘的生活，直到遇着了特別的變動，比如行了一次避靜神工，或是異常全備的辦了一次告解，靈魂上這纔

能再復了原氣，此時精神才能再振興起來。到底，在這復新時節之後，若心境之內，仍還存着向日那慌亂的印象，於是如果又有了新過犯，或且但因為又回憶起往昔的過犯來，則憂憤不安的情境便重新又要激動起來，恐怕還要較先倍加強盛哩。自此，先前的奔跑形態完全停頓，繼續下去的便是小小的步武了。如此的每況愈下，若天主不施特恩，憐恤挽救，難保究竟不落入了無方醫治的冷淡境地之中。

可憐的靈魂呀，究竟是什麼來防止你們的奮勉呢？不是聖保祿也是如此的詰問你們嗎：「你們從前跑的好，是誰攔住你們，不讓你們聽從真理呢？」（加拉達書五章七節）聖方濟各說：「若頭一次碰

倒以後，你未曾心慌意亂，祇是平平安安的將你的心舉在兩手，柔弱的樣子將他抬起，你就總不能遇到第二次的顛蹶。」

(3) 陷入缺失的靈魂，要緊忍耐。

仁良的聖方濟各千百次的囑勸人，吩咐人，總是盼望能將他自己心中的平安通傳與別人。「這等嘉美可頌的和平，曾為聖人一生作了心內最可愛，最忠信，永久不會相離的住戶。」聖人懇切的勸人，常要心平氣和，多多忍耐，格外要忍耐自己。

「不可因我們的毛病缺欠發惶發亂。」「要勉力躲避一切急亂不安的心情，因為沒有比這些更能阻礙我們在德行上前進的。」

「請你看看落入羅網的飛鳥或他種動物。原來是爲了什麼他們

竟被繫住了呢？真正的緣故，就是因為他們一覺出來自己入於圈套，一時慌忙萬分，不停的亂衝亂撞，恨不得立刻出脫。那承想，跳動的越急躁，入網越人的深，繩索羅鎖的也越緊。照例，我們陷入缺欠的羅網中，也別思想能用慌亂不安之情，得到了早早擺脫的喜幸。恐怕我們倒要較緊的轉入其內呢。」

「該當忍耐，自己在齊全的途徑上那前進的緩慢情勢。祇要在自修上盡上自己的所能常常發奮勉力，常常本着一番願好願善的心往前走，就可平安滿心了。」

「所以，要安心忍耐的等候着，盼望我們完修自己的工程，能夠按部就班的漸漸進行就是。無庸懊悔自己往昔的成績無多，只管

勉力的往後多做多行就是了。」

「不可因爲看見自己在修德成聖的事業上，常常還在初學的程
度，就發生自尤自怨的心。原來，在專務熱心的生活上，人人該當
看自己，是常常帶着初學士的資格的，一生常是過度着受試練的時
期。不然，若思想自己，看待自己儼然是正式的發願修士，這正是
一個顯明憑據，証出自己來實際上還真是立足於初學地步上的，甚
且還是應當被開除，應當重復受試練的份子哩。因爲在專務熱心生
活的這個修會內，並不是發願的典禮可使初學修士變爲正式修士，
是守全了所許的願才成呢。然而，幾時對於所發的願，還餘有必須
全滿的部分，幾時也不算將願實在的滿全了。但是，在事奉愛慕天

主的責任上，常有該往前進的步數，一直至死，才算完結；所以不到死期，願是終究不能滿償的。」

「或有人說，我既知道我在德行上進步緩慢，是出自我本身的過錯，我焉能不因此憂愁慌亂呢？」

「對於這一件，我在熱心生活引一書上所提過了。我這裏還要說一次，因為這一類的勸告多咱也是說不夠的。就是說：爲自己所犯的罪過，憂傷是該當憂傷的；到底是該堅強的樣子，果斷的樣子，恒固的樣子，平安的樣子發痛悔的心，却不可起發一種懊喪繞亂，不放心，敗興失望的情動。」

(4) 犯過失錯之後要心平神靜。

自前面所引來的聖方濟格那諸言論中，可以看出來，聖人叮嚀囑勸的，是人在犯罪失錯之後，要緊保存心中的平安，要緊忍耐擔待自己。以後要引証的聖人的話語，更是滿了這一種口氣的。聖人所願意勸勉的，不僅是那些有德無罪的人，到底他特別注想的，還是那些有毛病，並跌入罪過的人。

「若有時禁不住自己，失了忍耐，不必因此心慌意亂；祇好立時勉力着，將自己的心再安定於溫良的態度中便是。」

「你對於你自尊自愛的偏情所發生的那一切萌芽，有些究察的太過餘了。也許這些萌芽發起的太茂盛；但是，祇要你平平安安的，也不嫌他們繞亂的麻煩，也不驚怪他們生發的那般繁多，僅僅的

用堅決的口氣說個「不」字，那種種沖動爲你便一點點危險也沒有。儘管往前走吧！別太過的盼望享受那安靜無事之福！別盼望差能得。到從來不受本性惡偏向騷擾的境地！你不存這類的盼望，這才能享眞平安呢。」

「要緊忍耐招待衆人，這是眞的；然而尤其要緊的，是忍耐招待你自己。我願意說的，是總不可以因你的不齊全，心中慌亂。顛蹶之後，不防勇敢的再立起來。你既天天重新定志前進，我已替你很覺心滿。實情來說，爲成就神修的事業，最好的行事方案，莫過於常常的重新起首，總不思想自己所完成的，已算一項足數。」

「人可是能夠克制肉情，到底總不能將他壓伏的，致於到了再

不會妄動的地步。我們明悟的注意力，免不了有時被諸分心的事截斷而停阻，我們的其他能力個個都有這類的弱點。豈該因此煩亂，憂愁，心中不安嗎？不用說，是決定不該的。」

(5) 因自己的過失憂傷，要安靜的樣子，要果決的樣子。

「你向我敘述的那種種短處，你不可憂憤奇怪。你看見他們仍舊還在你靈魂內行動往來着；我說你別因此憂憤奇怪！我懇摯的奉勸你，不可有如此的辦法。因爲，雖說我們應當懷着惱恨，厭惡，拒絕我們毛病的心，爲能因此逐漸的改掉，但是不可以起發那等激憤的憂傷，是該當心平氣和，毅勇果決的樣子憂傷。惟獨這樣的憂傷纔能相幫人立定堅固的主意，纔能有了改除毛病的真效力。」

「不消說，罪惡是應當躲避的；不過，該當平平安安，不慌不忙的樣子逃避。不然，若奔跑的太急了，便容易翻身滑倒，結果便給仇敵供給了殺害自己的時間。而且爲發痛悔，起發惱恨罪惡的心情，依然也要平和的樣子做。聖經上記述這位悔罪者的話說：『請看我這至虔深的悔罪情，是存於平安中的。』」（依撒依三十八章一七節）

「沒有比罪惡更該教我們惱恨憂傷的；但是，在惱悔罪的心情中，還該留下了神慰神樂的餘地。」

「爲全心歸向天主的人，沒有比得罪了天主更能令他憂傷的。到底，他的憂傷不久就要變換爲一種深沉，平和，安靜的謙遜自下，甘認甘忍自己可憐的心。末了，這一樣心情要把他提撕起來，引

他對待天主的仁良，懷起無恐無懼，全備的依靠心，甘甜的依靠心來。」

「總說一句，你總該勉力着，壓制自己，不要發怒生氣。若不幸因了一時不忍，順了偏情發了怒，及趕這一陣狂風過去，自少該勉力的禁制自己，不要因爲自己陷於缺欠，發生慌亂憂愁的心；結果又引起來別一次的暴天。自私自愛之情來纏亂你，使你一時不得安生，這已是場不幸；及趕這等騷動平復之後，你可別因了這場惡遇的緣故，在心內再激起慌亂不安的心來！此時最好的辦法，是把你的心慢慢的再轉回來，平和的樣子，將他放在吾主的手裏。：你的心的雖然可憐軟弱，到底你總要盡你的所能，排置權治他，使他

至少對待你自己，常能存站於和平的地步才是。」

「幾時你的心出了溫良的境界，要用兩手輕輕的把他拱住；要用指頭輕輕的將他勾起，却不可用堅硬的拳掌來壓迫他；就是說不可以用強橫的手段來拘束他。：該當忍耐自己，該當用撫媚的口氣來勸導鼓勵自己。多階覺着自己衷心憤憤，眼看就要忿怒暴發，此時該如制服那要發野性的馬似的，坦然將轡韁拉緊，將自己用堅決的樣子把持穩定，不令他苟順情感的傾向。」

「多階你順了偏情，犯了過錯，該當留神，別讓自己陷入慌亂的情境；該急速投奔天主，在天主前謙壓自己，勉力發一種和給的謙遜，一種出自愛情的謙遜。這一樣心情要立刻將你引入依靠天主

的心情之內，教你全番的憑信天主的無限良好，令你確信天主要相帮你，改除了自己的毛病。偶然陷於過失，也不管他屬何種類，惟一的行事方針，是要平和的樣子祈求主子寬免，一並向他說明，你確實信服他愛慕你，確實信服他總要寬免你。該質樸的樣子，和平的樣子，在天主前常常如此的行事。」

(6) 不合格的謙遜所有的效果。

聖方濟格勸助僑，爲更有效力的樣子攻擊這種甚有損害的自亂不安之情，且將這種情動所以發生的普通原因；或可以說他的惟一原因揭曉出來；這個原因並不是別的，只是純粹自愛的偏情，過度找尋自己私益私利的傾向。聖女大德肋撒已經說過這以下的話：「

真正的謙遜，雖然感引靈魂承認自己的不好，令他憂傷難過，然而這等憂傷總不附隨着自亂不安之情；非但不使明悟昏暗枯乾，反能使靈魂覺享安慰。一方面，靈魂憂傷自己得罪了天主，別一方面，却因為念想到了天主的仁慈，便又膽敢仰望，自寬心胸。他發出來的光芒能指引人自羞自愧，又能指引人讚美天主，感嘆天主怎樣過分的担待了自己。至於根苗不正的謙遜呢，他原本既是從魔鬼來的，當然就沒有良好的效果可發，他祇會把天主表顯出個雷打雨下，閃電驚人的態度罷了。這是魔鬼發明的技術，最爲凶險，也最是微妙，最會假粧迷弄人；我可是認準他了。」

正是因爲這個緣故，因着已罪擾亂不安的這種禍惡，是如此普

遍的。有一位有聖德的司鐸曾說：「因着自己的可憐謙卑自下，這是個好事；可惜會這樣做的人不多。別一面呢，因着自己的可憐憂憤不安，這倒是衆人都善於做的；這一樣辦法可很不好，因爲這一類的憂憤擾亂中，原是自尊自愛的偏情任着有力的主角。」

福萊德奧撒那說過這幾句很精微的話：「驕傲有兩種：一種是喜歡自己、這是通常所有的，他的危險性是較輕的；一種是不喜歡自己，就是因爲素常裏器重自己的心太甚，一旦經覺出來，自己內部原來沒有什麼，因而大失所望，所以就不喜歡自己。這第二種驕傲的性質較爲精微密緻。所以他的危險也較爲重大。」

(7) 心中擾亂不安，多次是因爲自尊自愛之偏情。

聖方濟格設法要把這種帶着謙遜假面具的，自尊自愛之情，揭露出來，令人將他各方面的詭譎都看明白。原來心中一切一切的急惶之情所有的宗旨，並不是因爲盼望自己的靈魂快得健痊；其實，所盼望的不過是好能自見靈魂健痊，藉此可以感覺到一番滿意。這一切激憤之情，使人始終不能同自己的良心和平一陣，使人一味的消積，竟將自己的心靈置之不理，看作無法改制的東西。焦憂懊喪的雲霧將人的心靈，完全的包圍起來，終不解放，苦痛的靈魂專門於觀察自己的毛病疵弊，一味的注想自己。如此做來，就要演成自尤自怨的慣性，致於使他在天主跟前，尤其是在人跟前的行事，祇會口口聲聲的嘆惜和抱怨自己的可憐。心中所懷着的傾向，無非是

盼望受人憐憫，得人撫慰的情意；這種情意暗暗的蘊藏在他心地之中，幾乎還是不能知覺出的。明智的聖方濟格對於這種種的情感，一律以懷疑的態度看待；聖人說：「這一切懊喪怨憤之情都是同一的神師所出的主意；這個神師不是別的，原就是自尊自愛的偏情。」

「爲修溫良之德，最好的式樣，是先對待自己實修溫良，總不對自己發生怒氣，也總不因爲自己的短處自暴自棄。若我們有了過犯，雖然按理說我們應當憂愁難過，但是別一方面，却該當阻止自己，不可沉入於焦憂焦思，激憤恨怨的情思內。許多人未按這種辦法行事，所以就教自己的神靈遭受不少的害處；比如他們若偶然失了忍耐忿了怒，及趕怒氣消散之後，反回來想了想，就又爲自己發

了忿怒的緣故，不禁的恨怨自己，就又反對着自己發忿怒；因爲自己未能含忍，心中一時憤憤不平，同時自己心地內當然感受了一番苦惱，後來猛又反想自己給自己無謂的加了酸苦，因此就禁不住的又自各酸苦起來；因爲見自己方才沈於憂憤，反過來又怨恨自己糊塗的行事，所以就又憂憤起來。這樣的做下，反轉輪迴，心靈常期的生活於氣憤憂怨的空氣中；第二次的忿怒不但不足以消償了頭次的忿怒，恐怕倒要成爲不久的將來重復忿怒的先導，作爲方才的忿怒過渡到，不久將發的忿怒之橋梁；就是說，不久若再過了類似的刺激，心中既然還存着相應的情境，就最容易失忍忿怒。再說，這一類自尤自怨，憂憤氣恨之情都是傾向於驕傲的。他們的來源並沒

有別的，祇是純粹自尊自愛之心罷了。因爲人看見自己有毛病不齊全，覺着承受不下，所以才憂憤不安呢。」

(8) 因爲過餘看尊自己，所以憂憤不安。

「因着自己的毛病過犯發自羞自愧之情，這本是好事，到底不可以由此轉入於憂悶不安的地步。因爲，帶上了這般情色的羞愧心，不過是從自愛的偏情內發出來的效果；這時我們所以心中感覺不快的緣故，並不是出自了愛天主的情，實在是出自於愛我們自己的心；我們所不喜歡的，無非是因爲見自己還不是個全滿無缺的人。」

「謾怨自己哭嘆自己的毛病，這個辦法有很大的害處：就是能滿足了自尊自愛這個偏情的慾望。」

「所以令我們最容易失去靈明的安泰的，所以引我們起等等不合情理的憂鬱煩悶之情的，若要追究他們的正經原因，並沒有別的，只是我們過餘的顧記自己。在我們神修之道上，一有一點逆遇，譬如有時在克己上多少有了些缺欠，多少有些苟順了本性，或不拘犯了什麼無甚輕重的過失，一時心中不勝的喪氣，好像將全盤的事一下全壞了一般。」

「可知我們煩惱不安等情的直接原因，就是自尊自愛的偏情，間接的原因呢，是我們器重自己的心太勝。幾時我們有了一二不齊全的行爲，或是犯了什麼罪過，我們不禁的因此驚異，心中擾亂不安，失忍耐，氣恨自己。試問這靈頭原有什麼用意？無庸疑惑，這是

因爲我們素常裏以爲自己是很有若干程度的，在道德方面已有造就，是自覺已夠健壯已夠穩固的了。不料邇今呢，竟將實地露出，所發覺的效驗證明出來，我們內部並沒有多少實質；於是，自見翻身倒臥，頭腦着地，不免大失所望，才恍然覺悟自己所懷的，原屬蜃樓幻像：結果心中好不愉快，當然要憂憤煩亂，焦思不安呢。假如我們徹實認得自己的真相，若有時見自己跌伏在地，不但不要拿這個逆遇當宗奇事，反要驚奇自己，怎麼能延久無事的挺身站着。正是因爲我們對待自己的價值懷着錯誤的見解，所以才生發那一些不規則的煩亂之情呢。我們的心意是願意得見自己，常常圓滿無缺，爲能藉此享受自足自幸的安慰。缺失過犯呢，常要逼着我們參看和

承認，自己的可憐，自己的虛無，自己的軟弱；這是我們根本上不
喜歡辦的哪。」

「若你有了什麼過錯，該當小心不可煩亂，不可起那一面謾怨
自己一面爲自己原情的激動；因爲這些行動全是從驕傲來的。」

(9) 有了過犯以後，該溫良的樣子，慈善的樣子勸改己心。

這是聖方濟格所出示的行事方式，直接反對從自尊自愛的毛病
，發生的那種種煩亂不安之情；說來這些情動，若不提他們的害處
，橫豎是荒唐無益的。聖人因爲對待這軟弱的人心，懷着很大的憐
憫之情，所以他很有些袒護那陷於軟弱，依順了偏情的心。聖人勸
我們，待遇這個失錯了的心，不可施用暴動的手段；他因自己的迷

誤已夠煩亂懊喪的了，若你再趁風撒土，橫氣相加，他焉能不加倍的煩亂？不如用以下的明智方法：

「我說，即便你的心有一些轉入了歧道，不可以因此氣恨難爲他，祇好溫和的樣子將他拉住，然後慢慢的將他再牽回於正軌就是了。」

我極可愛的女兒。幾時有了過錯，隨後可以察考察考自己的心，問問他，是否還存著願意事奉天主的活潑主意，堅決主意？我思想，他大約要答應是的；恐怕他的意志堅決的程度至此，致於千死萬死，也不肯廢棄了事奉天主的主意。然後，我們可以再問問他；那麼，爲怎的你現在就猛然跌倒了呢？爲怎的失了勇氣，發了羸弱

呢？他必要答應的說：這是我一時的失慎，不知怎的我竟邁錯了步子；反正我如今很覺着懊悔。」

「瞎！我可愛的女兒，事既如此，那就應當寬免了他；原來錯失的發生，並不出自他故意的不信實，不過是出自了他的羸弱。所以，爲引領他回改，要緊用和順平安的手段，不可以用憤氣來刺激他，加增他內部的紛亂之情。」

「每日自從早晨，就要把你的靈魂置於和平的空氣層內，以後一天的工夫，還要加工用心，幾時見他越出範圍，常要重新將他領入這個境地，用柔和的態度將他把執在你手裏。若有時不由己的失了忍耐，也不要因此驚懼，一點也不可因此憂愁；最好的是老實承

認自己的過錯，在天主台前平平和和的發謙遜；然後，勉力把你的心靈按置於溫良的態度中便是。可以向你的靈魂這樣講說：是的，我們邁錯了步子：到底何妨我們如今再立起來，緩緩的再往前走呢？不過，往後在我們自己身上多加些小心就是了。你每次跌倒，每次要照這樣子做。

(10) 以溫和以理智責改過犯。

「我們應當後悔自己的罪，到底是該心平氣和，果決堅定的樣子做。一位判官爲使犯人改過自新，若以理智評判定案，拿理由來令犯人承認已罪，就是懲罰他亦取和平的態度，比動怒生氣的樣子行事，效力必然大得多。再說，動怒生氣的樣子責罰犯人，則施罰

的限度往往不是按罪過的輕重作權衡，多次是拿自己忿怒的熱烈作了規量。照例，我們爲責罰自己，平安決斷的樣子發痛悔，比心中激憤，暴動，恨怨自己，得的益處當然較多。格外是因爲，帶着氣憤的心惱恨自己的罪，這種情意必不是按着過失的輕重而發，全然是關係着我們激動的情形而發的。」

「愛主靈，請聽我說！一個孩子有了過錯，父親若溫和良善的樣子責勸他，爲使他改毛病，比生氣動怒效力必定大的多。照樣，多贈我們的心有了過失，如果我們也是溫和和平的樣子責勸他，不向他發顯絲毫激憤之情，反多多的發顯出憐憫他的心來，善言鼓勵他改過自新，如此的辦理，心中所起發的悔罪情必定較爲虔誠，也

能較深的鑽入骨髓之內；若悔罪之情是激憤的，是憂鬱的，是擾攪的，便不能發生如此的好效驗。你且聽聽我所採取的辦法如何！設說，我專心致志勉力改除貪虛榮的毛病；但是沒很隄防到，竟然在這個毛病上重重的錯失了一步；此時我總不照以下的樣子責叱我的心靈說：你這個真正可惡的東西，你這個可憎厭的東西，看看你拿了多少次主意，畢竟還是順從了貪虛榮的偏情。真該羞死的蠢物，請問你怎有臉再抬頭看天？真是個瞎眼，糊塗，虛謊不實，在你天主前失信的東西哪。噢！我斷斷不要對我的心說這類的話。我反要用理智來使他誠服，用憐憫之情鼓動他指導他改正。我要說：唉！我的可憐的心哪，你看，咱們竭力小心，祇怕跌入的坑子，終究還

是跌了進去。到底，這也無何防礙，儘可挺身再站立起罷了，再拿主意，自此更要遠離這個陷阱，免得再落在裏面；仰望天主的仁慈，盼望他相幫我們。往後將主意保持的更結實些！重新再進入謙遜的道路之內吧！發奮勉力繼續在這個德行上往前走吧！自此以後，要加倍的提防自己；天主定要相幫我。放心吧！我們往後還要有長足的進步哩。我覺得，照這個樣子責備了自己以後，便能提拔自己，感動自己拿定結實主意，庶幾乎以後再不陷於那樣的過犯。爲改毛病得到成效，當然該應用相宜的方法，有時也須討問神師的指導。」

「然而，若是一個人覺得，這般柔和的責勸不足以激動自己的心，發出了真全的悔罪及定改之情，他便能使用較爲強硬的口氣，

來責叱自己的心靈，庶幾可以激動他深深的感覺羞愧。不過，及趕嚴冷的樣子自責之後，既將自己的心靈很很的振盪了一番，然後便要轉過來撫慰他提携他；常該用虔誠依靠天主的甘給心情，作為痛悔罪及憂憤心情的結束。此時應該效法海罪的達味聖王；他見自己的靈魂沉沒於憂傷之中，便用這類的話扶持自己：『禱！我的靈魂，何必如此憂傷，何必如此擾亂不安？仰望天主吧！因為我仍舊還要讚美天主，認他為救援我的臉面者，認他為我的真主。』

(11) **不讓自己擾亂不安，為得更容易離棄罪過。**

要緊注意，在聖人這些翻來復去的勸語內，固然是滿了仁愛的，聖人所發的語言口氣斷決，雖然句句皆真，到底內中並沒有一言

一詞，有令人無恐無懼安眠於罪的意思。誰敢與毒蛇同床共臥？特別是犯了大罪之後，死亡能猝然來解決人永遠的大事，令人落入永苦的地獄之內；想起這層意思來，怎能不戰慄害怕，怎敢坦然立足於大罪的境地內呢？明知自己內裏懷着仇敵，他的勁力能在每時每刻，將你拉入永遠禍患的淵藪之內，你怎能不急速將他逐走呢？就論小罪而說，也不可讓他們安紮心內。怎麼能讓靈魂內存留這一些不滿天主心的污點？現說，小罪的壓力所有自然的驅向，是漸漸要將人沉陷於大罪之中。

但是，正是爲教人容易棄捨罪過，所以我們可愛的聖師纔禁止我們心慌意亂呢。他很知道，從激憤擾亂的情境裏，不能發出絲毫

的好效果來。他像一位精明的醫士，知道多階要做一樣難行的解剖手術之時，不但不該苛硬的強制病人，正要善言善語的撫慰他；施手術的時候態度越平安，能得的效驗也越急速，也越穩健。爲此緣故，無論如何，聖人首先勸人勉力得的，是保存心內的平安。

(12) 聖方濟格，雖然心中毫不紛亂，却常表示出深惡小罪的決心。

聖人對待自己那些防不住的小罪，所有的行事方式，全如他囑勸他人的一樣，爲證明這話一點不差，最好引來一位與聖人同時生活，並且寫了聖人行實的人所留的記述；這些話也正好作本章的結束語。「有一天我同他討論神修的事。我向他提說的是：小罪雖說

是小罪，但是總常教人經覺出來，一種不可發揮的擾亂不安之情。我僅僅把這幾句話吐出嘴脣邊，他立時就接起來說：請你容我給你分明！我們不可以因着小罪擾亂不安，祇可以因此不喜歡。因爲，心中擾亂不安，這原是從自尊自愛之情發出來的。原來所以慌亂的緣故，無非是因爲見自己在修德行的途程上還沒有到頭，常得重新起首。至於不喜歡的心情呢，就是說不喜歡自己，是因爲見自己做了相反天主聖意的事，這却是由聖寵發出來的效驗。」

「這是聖人論人爲自己日常的小過，該起發如何的憂傷，所懷的意見。這也是聖人在自己本身這類的光景內，實在所遵從了的辦法；聖人多階有了缺欠，祇是承認自己的過錯，哀求仁慈救主可憐

，別一面却絲毫也不讓自己激憤煩亂。希臘古賢哲在他們的詩文內描寫啞那代與愛而古爭戰，幾時他被愛而古打倒，幾時總要挺身再立起來，每次增加新力，每次爭戰的較前更劇烈。這位心胸寬大的聖人也是如此，他不停息的與自己的偏情爭戰；若不幸喜，偶然失錯了一步，總是毅勇果敢的再振起來精神，從容自然，不惶不忙的繼續着往前成就自己的事體，總不會煩惱憂悶，掃興消積的。」

第三章 不可因已過失敗興失望

(一)總不可失望，因為仰望之心能從生命風波內，蔣人救拔出來。

勞當司鐸是很著名的耶穌會士。一次他給別一位司鐸講避靜。神工正做在半路途中，忽然來了信息，召他即刻前赴羅馬；趕他到了羅馬以後，不久就被選為本會的總會長。他已辭別了眾位會友，已經起程就了道，忽然又返回來，箭直的進到了行避靜的神父屋內說：「神父，我忘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就是：不拘遇了什麼，千萬千萬不要灰心失望！」

這句話我們真可以奉爲金科玉律。有多少的靈魂，要緊與他們再四的叮嚀這句話呢！金口聖若望不斷的這樣說：「別失望呀！這句話，我在我每次的講論中，在我們每次彼此談話間，要向你重復叮嚀；你若聽信我的話，你便要治好的。爲救靈之事，我們有兩樣最兇險的仇敵：一是因着自己的清淨無罪自矜自恃，一是犯罪之後敗興失望；到底這第二項却是更爲毒害的呀。」實話說來，「我門是因着盼望可以得救。」（羅瑪書八章二十四節）原來望德宛如自天繫下來的繩索，將人的靈魂與天庭相連起來；祇要靈魂將繩索緊緊的把住，繩索便要一節節的將他們拉到絕高的雲層，將他們從現世的這個風波生命中提拔出去。然而，如果一個靈魂，任自己陷入於

灰心地，撒開這個救命的錨，立時便要落下，沉沒于禍惡之淵，難免了喪亡。

「我們陰險的仇敵很明白這種情形。他一見我們，因着過犯沉於消極情思之內，他即時就趁機向我們撲來，快快的給我們心內運輸些令人失望的意思，運輸一些比鉛鉄還要重的思想。我們若將這些幽暗的思想迎接進去，他的重量便要往下拉我們，我門如若真將保命的繩索放開，自然免不了滾入深淵之底端。」

(2) 魔鬼的雙面戰術。

唉呀！前面那兩句話可惜是太真實了。無數無數的罪過從未得過補償，在聖教會內很立了壞表樣的，多次多次是因了失望的緣故

；此外還有大數的罪惡，大數暗密的罪污生活，只有天神們知清的，只有天神們代爲悲傷涕哭的，也多是因了失望的緣故。若沒有失望，祇要本着仰望之心發痛悔，何嘗能壞了事？一個靈魂偶然陷於罪過，或許還是因爲失於慎審的緣故；然而失望的魔鬼趁機會，鑽到這個心慌意亂的靈魂裏，向他千言萬語的講起理由，一宗比一宗更令他灰心，究竟能教他歸結於加音這等令人心驚肉跳的思想：「我的罪惡太大了，已不能想望寬赦。」（創始篇第六章十三節）

從這時起，如同聖保祿宗徒所指明的，黑暗的王子在這個靈魂內作主，隨意支配他，推動他，隨意將他傾陷在任何的溝壑之內；「他在沒有依靠之心的人內作動。」（尼弗所書二章二節）因爲他已在

這靈魂內，播種下兩樣險毒的情意，就是：第一因着罪過離棄天主，第二是又加上因着失望害怕天主。我們可別思想，這類誘惑僅僅在犯了重大罪過之後，才能有危險引起！要知道，撒謊的惡神屢次使用的兵器，掩飾的越嚴密，能演出的損害也越劇烈。爲此，他往往用這同樣的伎倆，來攻擊那些有德行的人，趁他們犯了輕小的過失，誘惑他們墮入自己的圈套。即便他不能使這些靈魂，跌入全備的失望境地中，至少要教他們走着德行的道路，帶上無精打采的樣式，好像肢體痿癱了一般，使他原有的强悍能力皆顯出來懈怠的態度，漸漸失掉了向日的熱心，沈沒於憂悶喪氣之中，結果在生活上沒有了進取的精神，遂就一日一日的放縱下來。於是，什麼也覺得

愁悶窘困，「自此也就不想着補償已犯的過失，這樣下去，終究要落到了全備冷淡的地步，」靈魂上受的騷害日勝一日，恐怕將來要形成了無法挽救的禍惡。

(3) 怎樣靈魂顛覆之後陷於失望。高隆忒神父的講勸。

我們的過失，尤其是我們日常屢犯的過失，爲撒殫供給一樣最易於誘感我們失望的方法。我們前面已提過了這個很確實的事理，就是地獄的惡神，特地是在攻擊望德的陣式上，更善於「假冒光明的天神」(格林多二書一章十四節) 他爲施展這項藝術，能用的最方便的折套，是將我們無數的缺欠，與聖寵不截止的感動；將我們辜恩負義的情狀，與天主的各等恩典；將我們過犯的次數，與我們

拿了主意的次數，一同羅列於我們眼前，兩兩對峙，請我們自己較量相比。對着這齷齪悲觀的表演，驚惶迷目的靈魂，不自禁的駭嘆起來：事既如此，天主還能不厭倦了我嗎？我到如今這樣妄用了天主的恩賜，若天主將自己恩寵的泉源杜塞，再不讓他向我流過，這豈不是很據理的嗎？天主將我棄絕，他真正具有充足的理由。至論我到今勉力要成就的工程，我那些疊次的顛蹶已明明的指示出來，照我的這般軟弱限度，確是不能勝任的事哪，看來已經到了將他半途中止的時刻。我恐怕是心高妄想，是過度的盼望了天主，過餘的不自量力了。爲何要空廢氣力，既然絲毫的成效不得？我天天勉力着修德修德，既然所指望的聖德程度是我無法探到的，那麼何苦的枉

廢心思？充足的閱歷是有了的；他明明的通知與我，我心目中所標着的峯頂，據我的萎靡不振情形，是永久不克攀登的。豈該就照這樣子，不斷的空拿主意？「我儘管定主意，多階有完呢？豈爲日間能多違犯幾次拿的主意，爲因此多受幾次憂苦嗎？莫非是爲教我的仇敵多見我的失敗，多得樂意的機會嗎？」（聖詠十二第二到三節）

唉！喪志的靈魂呀，原來教你仇敵愉快的事情，不但是你的過失，尤其是你因着過失陷入喪志境地，和你因着過失不依靠天主仁慈這一件哪。可敬高隆汗神父說：「這一件誠是一個人能遭的最大禍患。幾時人能抵禦住，不讓這個禍患臨身，便沒有什麼能阻擋人，再歸轉於向善的軌道的，便不能有什麼不可利用，爲得獲裨

益的。一切的罪過使你能吃的虧，若比到你因為失了依靠之心吃的虧，誠是沒有比例的。所以始終也別丟下了依靠的心哪！你讓我在你身上能享用多大的權力，我就用多大的權力來向你發這個命令。若你真肯在這一點上聽我的命，我便承許與你，保險你要得了回改之幸。」

(4) 聖教會正恰在我們這個失望盛興的時代，宣張出一位最會振拔人的聖人爲聖師。

振拔激勵人的勸語，爲任何時代常常切用，若然則爲我們這個現代就尤加的切用了。「我們現代是生活於失望世界，及失望人羣中間的時候。」這種病症在政治場內及社會場內，已不知摧殘了多少高貴的性氣，多少心志正直者的生活，而在靈魂境界內所發生的

騷害，更是難已擬量的了；連那些實心盼望中樂天主的靈魂，不免也有受他波及的。幸虧，如同聖奧斯定所說的，天主上智的安排，常常隨時應勢，準備下相稱的方法，供人們採用，藉以應付本時代的要需。在十七世紀間，楊生尼黨宣傳的最易於令人失望的道理，行將萌芽的時候，天主上智的處置使聖方濟格撒肋爾出生於世，令他宣講了，著寫了很能安慰且鼓勵人的道理。以後正當着極端的灰心氣象沉壓人類的時代，天主又令聖教會將聖人舉爲普世的聖師；聖人誠是特等的善於安慰人的聖師哪。實情來說，在這位可愛聖人的一切著作內，字字是提拔人，句句是振動人興志的；如同聖伯爾納多曾向聽他道理的人衆賭約，管保他們在聖經及聖傳之內，對待

天主之母的言行，找不出一點強硬冷酷的情色來，這樣我們也可以向諸讀者賭約，管保他們在聖方濟格撒肋爵的著作內，找不出一節可令人失望的話語來；就是爲那極大的罪人，也找不出一句，別說令他真正失望的話來，就是令他起一時間失望的話也沒有。

(5) 該怎樣勉力保持不可以搖動的勇敢，因而總不灰心。

賢哲的法白而神父說：「聖方濟格撒肋爵受了天主特別的默牘，給我們講的一切和藹的道理中最甘飴的，就是我們該怎樣看待我們的過失的那一端。」

頭一步，聖人絕對禁止我們的，是在犯過之後總不可失掉興志，也不管罪犯的性質是若大的是若重的。「我的天主，是的，是的

，寧願意死也不肯明知故意的犯罪；到底一旦顛仆之後，無論失去什麼，也總不可失去了興志，盼望，及主意。」「若是有了缺欠，你祇可自發謙遜，定志向重新再起首。你向我說：你沒有毅勇的心，不能將你的短處去掉了。我想你還記的，我屢次向你指導的這個進行的規程：就是爲專務忠信事奉天主，和爲恒心專務修謙德這兩件，該一樣的加工致意。專務忠信事奉天主，這是說的，幾時在事奉天主上失了信義，幾時該重新再定志向，絕意往後加倍的守誠；恒心專務修謙德，這是說的，每次犯了定規的志願，每次趁機會，要甘心承認自己的卑賤弱懦。」「所說當天主婢僕的真意，是勉力對待他人實修友愛，是在靈魂內以欲志之力，堅定恒久作主聖意的決

心，是心懷至深的謙遜，以質樸的心情，全備的依靠天主，是幾次跌倒，幾時要挺身再爬立起來，是勉力甘心承受自己的卑下可憐境地，勉力擔待他人的毛病短處。」

「論到軟弱這一件事，若常保持着恒毅的前進心，藉此一點一點的常往起扶自己的心。我們的軟弱便不能造成了什麼禍惡。我勸你就照這個樣子做吧！」

「一點也不要掃興灰心哪！這一些個攻擊或許使你可愛的靈魂受了點損害，但是盼望你和平的樣子發勇敢吧！勉力將那些傷痕徐徐的治好罷了！」「我們的過錯當然不能中樂我們的心，爲此我們應該同聖保祿做一樣的嘆惜：唉！我這個可憐的人呀！誰可以從這

個死亡的身軀內把我救出呢？到底，這些個過錯不應當引我們驚奇，更不應當引我們失了興志。我們的過失該教我們起發甘認自己卑弱的心情，謙遜不依靠自己的心情，斷不該領我們敗興喪志，憂悶煩惱，尤其不該令我們懷疑天主對待我們的愛情。天主當然不能喜歡我們的缺欠小罪，到底這並不能妨礙了天主對我們所有的愛情。孩子身體病弱自然令母親的心不樂意，然而母親並不因此就不愛他的孩子，還要更嬌柔的樣子愛他，還要對他懷起強烈的憐憫之愛呢。照樣，天主雖然不喜歡我們的罪過缺欠，到底這並不阻擋天主仍舊的疼愛我們。爲此達味聖王居然向天主這樣道：主子，求你憐憫我，因我病弱。」「我可愛的女兒們，我盼望你們具有慷慨毅勇的

心意：該運用大量的奮勉，專務壓制自己的偏情，克服易於氣憤的傾向，除滅種種迷離天怪的情感思想，改掉易失忍耐易受刺擊的秉性；要專心致志，每次機會呈來，每次要勉力的檢點自己。然而，若有時在這一項或那一項上偶有了一差二錯，萬不該因此就停頓了步趨；祇好重新振作精神，準備了妥，往後再有同類的境遇迎面而來，總要加倍的勉力克制。對待那一切的敗績，要會走馬看花的過去，不必常時逗留，在向往天主及棄捨自己的道上儘管往前進行就是了。」

「常該保存着堅忍久持的勇氣，總不讓任何逆遇打破了自己的興志；該知道我們一生之間，常有所應當實行，有所應當剝削的事

項。：你看那些演射的人，免不了有身倒的時候；你看那練習騎馬的，免不了有幾次跌下的險遇；然而你別思想，這些人們因了這類的幾次不順，便要自認爲一敗塗地的；原來有時敗績，與完全敗北確是截然劃分的事呀。」

「你懷着不依靠自己的心情，這本是不錯的，到底祇這不夠，是要緊別有條件的，就是要緊教不依靠自己的心，成爲依靠天主之心的根基。這種心情絕不可促你敗興，促你攪亂，憂悶，愁悵；不然之間，我就奉勸你快快將他退走，看待他爲誘惑之中較劣的誘惑；萬不可容讓你的明悟，爲你那心內已經興起的，擾亂不安及灰心喪志之情，伸言辯護。：卽便是借着謙德美詞的伸論，也得一律禁

絕排斥。」

從這等等的詞句內，我們已經看出來，聖方濟格怎樣的自根蒂上攻擊敗興失望的弊端。追宗求源，人究竟是因了什麼要陷於灰心敗興的境地呢？是因爲人過度擴張自己軟弱的緣故，或是因爲人不是很憑信天主仁慈的緣故，多次是這兩項原因溶合而並行的。這異我們可以隨帶着提一提這件奇異的現象；說是奇異的現象，却也是普通常有的事實。其先人犯罪的時候，多次是因爲人沒有認得了自己的軟弱，一並因爲人過餘的憑靠了天主的仁慈。其後罪過成就了呢，前此的那樣情意，一變而換作反面的性質。此時竟將自己的軟弱，驟然推到了不堪設想的境勢，將自己的靈魂以憂愁慚愧的帳蓬蒙

蔽起來，使他感到不克承受的壓重力。方才犯罪的時候，無所忌憚，拿着得罪天主不以爲大事，自想天主的寬赦不必多費周折，容易立刻得到；邈今呢，這位天主在他心目之中，竟然顯出絕對要報讐，不克息怒的態度。游泳於此等幻想中的罪人，自覺羞愧無地，自暴自棄，不由的就害怕天主。若他不竭力反攻這類的誘惑，便有危險至於全然灰心下來，將爭戰的動作全盤置棄；結果，不但再不勉力的擺脫罪惡的藩籬，竟然連絲毫的抵抗力也不再使用；如此下去，罪惡的羅網究竟要將他困入於深沉的底淵內。自此靈魂就算陷入敗興失望的實地中間，欲志懶然投降，一儘拿了退步的主意；這樣存心之後，末竟的結局，便是永久不肯改過回頭。

(6) 天主的心慷慨大方，爽急的寬救人。

我們的聖師，爲醫治產生失望的兩樣心情，恰會對症下藥，使用正恰反面的方法。他教導那真心盼望修成全的靈魂，要他澈底明白，自己定志要走的路程，是長遠的也是艱難的，並且要他明白自己本身的殘弱態度，與那路途中的難阻互相較量，這種行程便是他完全不克勝任的。到底別一方面，聖人也要他曉明，「依恃着那位堅壯己力的天主，便可成了無所不能的」；無錯失之前這是真理，有錯失之後仍舊是真理。聖人一一指示與他，天主不但是技持他的大能助力，而且還是心胸慷慨的，爲寬救人的過失，常常便宜，常常歡欣爽急。

「居在曠野地的，也有該受的誘惑，處於世俗場的，更有該受的紛雜煩難；所以無論處在什麼環境之內，多階也該當有勇氣，因爲不拘在那裡，天主的助佑常常現成。但是得了天主的助力，便該在天主前有依靠的心，該謙遜和平的樣子，懇求我們在天慈父相幫。」

「向日你拿了的一切爲改正自己的主意，該當再重新定起來。固然，你已見得，雖然定過了那一些主意，終究短處缺失還是前伏後起的；到底總不可以因此棄置了修改自己的工程，祇可以爲此加緊的託靠天主罷了。無庸疑惑！你一生之時常要存在於不齊全的地步，因爲你常要有些個該當改正的弊端。因此緣故，必須演習着在

自改自修的工夫上，始終不會感覺困憊，心志始終不會衰萎了才是。」

「是了，心中平安吧！：對待那些無關輕重的事，我們本該懷着無可無不可的心，到底若是違犯了這個規矩，或着我們自尊自愛的偏情，或其他任何私慾，驟然發洩，及趕過去以後，就該立即令我們的心俯伏於天主台前，懷着謙遜依靠的情思向天主求告說：『主子，發可憐吧！因為我是軟弱的。』（聖詠第六節三）平心靜氣的重新立起來吧！因我們不加心在意的作工，致在我們織的布疋上，出了不規則，不惶不忙的將他排解開，繼續着再往前工作罷了！你彈動你的月琴，覺着音調不甚和諧，不可以使性將絃擊斷，或將樂器

忿憤棄置，反要側耳細聽，勉力找出來不規則的地方，好按着音樂藝術的要求改絃更張。」

「你看見修德成聖的山峯真正高峻。你由此不自禁的慨嘆；瞎呀！我主，我怎得攀登上去？愛主靈呀，發勉力吧！蜜蜂的幼虫變成了蛹以後，個有了蜂的大體，還不會飛到花上，更不會飛到山上，或附近的斜坡上，爲能採取蜜粉。暫時他們祇可安然食用諸工蜂給他們預備的蜜，不知不覺的要長出來翅膀，一天一天的壯實起來，末了也可以東飛西飛，到處遊玩。該當承認，我們在熱心的事業上也無非是些個幼蜂，我們的志向是要登上成全聖德的極峯，然而即時可眞眞力不從心，不能上得去哪。到底，我們首初該做的，是懷

起來熱切的願望，拿定了堅決的主意，這就要如蛹似的，形體逐漸的要起變化，久而久之之翅翼終要形成。如此下去，盼望將有一日居然要變爲神修界的成蜂，可以得享高飛的歡欣。現時只可仿照幼蛹，簡單的採食諸先進神修家的教導，一並懇求天主賞我們得到毛翼豐滿的地步，爲能仿效鴿子高高飛起，不獨能在現世鑽入雲霄，而且盼望終能夠飛入永生的境界，在那裏享受永久無疆的安樂。」

「多階也不能說：到此已算做夠了，該常常的重新起首，而且常該是興奮的重新起首。聖經上說：『多階人作完了，便要重新再起首。』（傳道篇十七章六節）我們到今所做成的固然不錯；到底接着當做的却是更好的。將更好的做完，還有更好的等着我們做，這個

以後還有更好的，如此做下，一直至我們從這個世界裏邁出，去過那永久無疆的生活，在那裡才算入進全好絕好的地步，那時就再沒有可做的較好的事了。我可愛的姆母，說到這裏，那麼看見自己靈魂內常有該做的事工，是應當因此哭泣呢，還是只該常常勉力的往前進呢？要知在我們的神修事業上總不可以停步，要緊拿定堅決主意，準備着做長期的修改工夫，刀割修剪的工作不能一時停頓，直到『靈魂與精神，骨節與骨髓碎裂』才成。（赫伯來書，四章十二節）

（7）在生活的戰爭內，常常出力打仗的才可得勝。

「只只的盼望達到成全境地，不能因此就真成工，必須粹精竭力認真工作才可濟事。你說：像我如此殘缺的靈魂，焉能做得到

呢？說你殘缺，這是我所相信的；爲此你也就別妄想着，可以平靜安泰的生活，不致於屢屢的有些個不齊全的缺點！當你在現世生活之際，可以說這是不能成的事。若你從根本裡不歡喜那些過失，在中心不存絲毫依戀之情，就是說，若你不肯明知故意的犯那些過失，另外若是你不願意延久的輾轉於那些小毛病內，這就很夠的了。有了這一步，你便可以安心；至於見你在成全的道路上，當是存站於盼望及希冀的立場上，並不可以因此煩亂；反正，只要在死期之前總能得到了宗向，現在便該滿心。無庸害怕什麼，勁勁壯壯的一直往前走吧！你既是以信德的武器裝置的，便可全然放心，沒有什麼可以加害與你的。」

「愛主靈哪，在鍊潔己靈的這項工程上，要緊有恒心，有勇敢，有忍耐。嚙呀！可惜有多少人，起首矢志專務熱心修己的事，不料過後因見自己不斷的犯些過失，所以不禁的煩亂，憂憤，灰心，究竟讓那喪志的誘惑將自己的心靈滾入漩渦內裏，於時將神修的事業幾乎全備拋棄，就起意要返步後退。爲着保存兼習練謙德的緣故，若我們有時候在神修的戰爭上失敗幾次，這也是要緊該有的；但是，祇要我們未將靈魂的生命或爭戰的志向喪失，總不算完全敗北的。要知道小缺欠及小罪不能泯滅了我們的神生，惟獨大罪才有這般的惡效呢；所以要緊的是千萬不要因着小罪小過喪失了志意。達味聖王曾向主說：「主子，求你救助我，別令我陷入怯懦與失望。說

來，在我們神戰之上，有一樣堪當慶幸的光景，就是：幾時我們不停止爭戰的事工，幾時也不算打敗了仗。」

(8) 陷入過犯，即便是重大的過犯，也不阻當人在專務熱心的事業上前進。

該當承認，在這種種的訓語內，聖方濟格本是對着那一班在德行道上，已有些造就的人說的；所謂不可以因自己的過犯敗興灰心，本是指的這些人日常所犯的小罪，和一些不齊全的缺點。然而，聖人並沒有把那些罪過較重的靈魂，從他的和愛教聆中開除出去；而且聖人簡直是公開的向衆人作此同類的訓語；不管罪人的罪惡如何沉重，聖人對他的伸論常常抱着一樣的定理。請聽聖人怎樣繼續

講話：

「要在你可愛的靈魂內，培養起真心依靠天主之情來；越覺着你滿了毛病可憐，越要勉力鼓勵自己，多發盼望。」

「勉力多多的發謙遜吧！因為謙遜是諸德之冠；到底該修的是那心寬量大的謙德，心平氣和的謙德。」

「你的心意所盼望的，當然是要得見自己總不顯仆，比較現在看見自己常常輾轉於缺短之間，自然要強的多。我也是如此的盼望，因為若真能得到這等境地，便算是升了天堂。但是，因為不得見自己顯出了造到成全地步的憑據，就此心中煩惱不安，感覺不痛快，這種心情根苗決不純淨，既然他所發的效驗，是使你慌亂不安。」

所以，一方面你要惱恨你那些小毛病，祇因為他們是毛病，別一面呢，却又要愛慕那些毛病，因為他們能相帮你認清展示自己的虛無空洞，並能相帮你實修成全，且能供給天主施展自己仁慈的質料。」

「該向我們顛蹶了的心靈說：我的心靈，我的朋友，因主之名，請你發勇敢吧！往前走吧！不過自此以後要加倍提防自己，以外就全心仰望我們的援助，我們的天主就是了。」

「就是跌在大罪之內，祇要沒有意願一儘躺臥其中，更其沒有甘願沉居罪惡裏的歹意，便不能阻擋了人仍舊在熱心上往前進。固然，犯大罪之際，自然沒有進步可提，但是，及趕發了真心痛悔，便能將所有的缺空補上；然而我再重說：要緊的條件，是人不會故

意延久的存站於大罪之中。：灰心失望是絕對不可的；要本着深沉的謙心，體會自己的軟弱罪過，要入告解，求寬免，懇求天主相幫。

（9）存居罪境中的時間就是延長，也不是該失望的原因。

我們可以仔細的想想前節開首所提的那幾句話。陷入大罪之後，「祇要沒有甘願沉居罪境的歹意，」就是祇要不致於演成了罪惡的習慣，一旦得了罪赦，不獨不要留下什麼痕跡，而且能立時將當初造到的熱心程度再行復原。這固然是進行上一時的停頓，而且實在也是退步，但是因告解聖事，或因上等痛悔得的罪赦，是能將喪失補救，將缺陷充實的。

然而，不幸真是延久淹沒於大罪之中的，真在大罪境地中躺臥了多時的，那就怎麼樣呢？固然，爲這樣的光景，停步及退步的時問既然延長了好久，不用說損失是較爲重大的，然而這也不能說是無法補救的了。得了罪之赦，舊日的功勞還要恢復，這是聖經上表示的意思：「因他成工的義德，他要生活。」（厄則加十八章廿二節）經過長久的時期演成了爲惡的習慣，當着這慘悲的時際，所造成的惡效爲能剷除無餘，必須供出來慷慨的奮勉，這件是免不過的。但是，如果罪人按着自己沉湎罪藪之際所成惡效的限度，在天主前增加依靠的心，便可思量思量聖經上是什麼說法。智識經上說：

「令一貧窮立時變爲大富，爲天主是容易成就的。所以依靠他

！安心停站在你自己的地方上吧！」（十一章廿二節）爲此我們的聖人作結論說：「萬萬不可失落了依靠天主的心呀！我們可憐是真可憐，到底想想天主待那誠心願意愛他，一並全心依靠他的人是多麼仁慈，這兩項就成了互相毫無比例的了。」

（10）因我們的羸弱生出的害怕，常該挾雜上一番結實依靠天主的心。

以後在第二分內，我們要實寫我們這位安慰人心的聖師，怎樣竟然要根據着我們的過錯，作爲應當增加我們，依靠天主仁慈的心的動因；那時我們便能更容易明確了本節內要講的義意。我們到今所節錄的一切詞句，及所講過的種種理由，對待無論那等可憐的境

地，都已足夠杜絕失望入門的了，也已足夠教人看得出來，從認識自己軟弱上所生的怕情，該常挾雜着堅固的依靠天主的心。我們的聖人講論該怎樣將這兩樣心情溶合起來，一並講論怎樣這兩樣心情緊要相合起來，說：「該常常在害怕及仰望這兩種情緒中爭執，到底要緊的是該讓依靠之心常佔上峯，理由是該常常想到，我們所依靠的那位襄助我們的，原是全能的天主。」

一、聖若翰說：請你們作補贖吧！將那驕傲的山谷平倒，將那溝壑，就是將那冷淡及心量窄小的虛坑填滿！聖人勸人填滿的溝壑，是指的那怕情所掘的溝壑；如果怕情的限度太盛，教人一味念想自己所犯的罪過，容易將人推進灰心失望的境地內。所說該將溝壑填

滿，這是指的，該用依恃及仰望之情將心靈填滿，念想我們的救援已經臨到。回想自己所犯過的重罪，自然要引起來煩惡・驚怪，惶恐及害怕之情；這類的情緒最容易打擊人的興志，屢屢的就將人推入失望的疆境內了。該當填滿的就是這一類的溝壑，填滿之後，便能預備迎接降臨救主。」

(11) 投奔童貞聖母的不可以失望。

聖方濟格接着講說：「一日聖婦達依斯向聖人博弗努傷嘆的說：唉！我的神父，我可怎麼樣呢？回想起我向日可憐的生活來，真令我心驚肉跳。這位聖婦先前是個大罪人，回頭之後，不時念想自己所犯的諸罪，禁不住的恐懼害怕。聖博弗努溫良的安慰她說；害

怕只可害怕，爲得阻擋自己不發驕傲，但是又該當仰望，爲得阻擋自己，不致陷於灰心失望的地步。害怕與仰望之情不能彼此分離，因爲害怕若不附帶着仰望之情，便不是正式的害怕，確成了失望，仰望若沒有害怕作陪襯，便不是正式的仰望，確成了妄望。所以，我說：念想自己的大罪重過，因而恐懼之情在我們心地內掘開來溝壑，於是應當用仰望及害怕天主，這兩種心情配成的和合物，填補起來。」

聖方濟格撒助爵死了以後，好像還繼續着做他生前攻擊失望的戰爭，逼勸着魔鬼說出一些話來，足以鼓勵安慰頂大的罪人。在砂部萊有一個幼年人被魔鬼附上，已有五年的工夫。人家把他引到聖

方濟格的墳上，爲求得痊愈；此時預備將聖人列入真福品的案件，已被羅瑪接受。爲那幼年人所求的恩典，行過了好幾天的祈禱，末了才求得到。在那幾日內加祿奧斯多撒助爾主教及姆母紹冀在聖人的墳傍，向那個附魔的人，設過數次的詰問。一位親身在場的証人叙述以下這個光景。一次魔鬼喊叫，擾動的形勢非常劇烈，當這其間，開口怨道：「哈！爲何必得出去呢？」姆母紹冀本着她素常火急的性子，不自禁的呼號說：「噢！天主聖母，爲我等祈！瑪利亞，耶穌之母，相幫我們吧！」魔鬼聽了這幾句話，就加倍的咆哮起來說：「瑪利亞！噢！瑪利亞！啊！我可是沒有個瑪利亞哪，我，別提這個名字！他令我顛慄！啊！如果像你們似的，我也有個瑪

利亞，我便不是我這般境地的。：無奈，我沒有個瑪利亞！」衆人聽到這裏，都感激的墮淚。魔鬼接着又說：「啊！你們枉廢那麼些時光！我若能得了一霎之時，是的，單單一霎之時，同時再有個瑪利亞，我便不爲魔鬼了！」

正是，我們活着的人，我們有這個現時，常能回轉向主，我們又有瑪利亞能給我們求得聖寵。事既如此，誰還能失望呢？

第二分

第一章 利用已過，因着自己的卑賤

修謙遜

(7) 天主能令人從不好中採取出好來。

失足犯過之後，不灰心不失望，並且不生奇異之心，這是絕對要緊的，是不得不保持的情緒。到底，這不過是利用已過途程內的消積部分；現在已可以談論他的積極方面了。我們在聖方濟格撒肋爵的學校內，要學會了利用我們自己罪過的這一個密訣，就是雖然我們的罪惡仍舊存着他們本性的醜惡面目，我們倒要從他們中間抽

取出了神益。

當然，這些益處是不能從罪惡的本身內取得出了的；不消說乃是天主的仁慈，及吾主的聖寵發生這類的佳果；吾主會使用我們的罪過，以顯揚他自己的慈良，會使用我們的軟弱，以相幫我們救得靈魂。糞土之爲物，純粹是腐壞朽污的原素所成；然而如聖伯爾納多所說：「農夫及園丁應用肥料，可使土地結上美麗豐饒的菓實；照樣天主用上我們的過失，也能教靈魂內生長出種種德行的菓實。天主的仁受慈良用上我們意志內不規則的傾向，及我們一切不依順正序的行爲，倒能成就了自己那有秩序的美麗工程，並能使用我們那些錯失，爲教我們得了益處。」

從我們的罪過裏面能取得最大益處的時候，就是多階我們往日的過犯能激動我們加倍奮勉，不遺餘力的與他們自己作對攻克他們；又在別一方面，相幫我們更加明白更加相信，天主准許我們陷於罪過，在他上智的計劃中，還是願意我們將後能從這些不好中得獲神益；這番信心自然要催動我們，真正按着天主上智的旨意實行，就是實實的勉力利用自己的罪過，令自己的罪過轉了過來，改爲相幫自己救靈修德的用途。

我們該當按着救主籌劃的規模行事，聖教會爲我們將這規模揭曉明了，就是該利用魔鬼所用的軍器反過來攻擊他，用上他自己的計謀來陷害他，從他給我們所加的瘡傷內取出醫傷的藥料來。如此

做去，可以實驗了金口聖若望的講說：「屢次連魔鬼自己也能爲我們有了大益處；不過要緊會利用他。利用的適當，他能供給我們的利益還是很顯著的呢。」

由這種法訣能取得的利益，聖奧斯定曾用三句話總括起來；聖人不過是敘講聖保祿宗徒的意見說：「爲愛天主的人，諸凡事宜都能歸轉於好；是的，諸凡事宜，就連罪犯也不在例外；因爲罪犯確可以相幫人變爲更謙遜，更謹慎，更熱忱的。這正洽也是聖方濟格撒肋爵的意見：「可愛惜的毛病缺欠哪，他們能相幫我們認清自己的可憐，能相幫我們習練謙遜，輕賤自己，修忍耐及勤勉諸德。」

(2) 憑藉着已罪在謙德上前進。

從罪過裏能發生的三樣益處中，第一樣就是謙遜之德。我們先要講這一件，因為聖方濟各及聖奧斯定異口同聲，都以謙遜為諸德內頭一個德行。

「我可愛的女兒，我請聖神光照我，教我能洽確的給你將我的意思發揮出來，也請你容讓我，與你據誠發表出我的意見來。為在神修之道上能夠恒心往前走，要緊的事，祇是在明悟中要堅定下幾樣結實而真至的原理。」

「我願意在你心靈內設定的第一原理，是聖保祿宗徒所說的這句話：一切事故都可相幫愛天主的人得益處（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實情來說，天主既能從不好之中取出好來，那麼天主如果不為那些

將自己全備獻給他的人實行這件事，可要爲誰實行去呢？是的，天主可是本着自己慈愛之心保護我們，不讓罪過傷害我們；但是，即便墮入罪惡之內，天主上智的安排，爲那些歸屬自己的靈魂，常能將罪惡轉過來，令他們發生好處。假若達味聖王未嘗犯過了罪，未必他能在謙德上降到那般深沉的地步。」

「我應當惱恨我的毛病，但是要緊心中平和安靜，不可急憤惶亂的樣子惱恨。看見這種種毛病始終盤踞在我們內裏，祇好勉力忍耐，一並勉力從中取出神益，就是說，要藉着他們多多的謙卑自下。不然之間，若你一味精微的樣子察考你那些毛病，那些毛病也一味精微的樣子往前傷害你的靈魂，如此的繼續下去，沒有別的好處

，祇能令那些毛病較長的延久他們的存在。心急惶亂，恨不得一下子將疵弊削去，殊不知再沒有比這等情勢，更宜於相幫疵弊拖延時期的了。」

(3) 驕傲是諸罪之源，謙遜爲諸德之基。

那些真心實意要修得成全聖德的，拿着修謙遜當自己第一要務的，都很感覺出來修謙德是怎樣費難的。一方面，「謙遜的德行爲人現世的生涯是非常要緊的，確是衆德行的根蒂基礎」，「是生育萬般好處的母親，的根苗，的泉源，好像是一切好處所自發端的繩結。」別一方面呢，多墮這個德行在我們敗壞荒瘠的土地內，有了些起色，起首萌芽，眼看就要開花的時候，不料他的對敵驕傲，那

諸罪之源，早已藏身在這塊上質內了，根蒂較謙遜札的加倍深固，在那裏不斷的作着抹殺謙遜的工作。

這個驕傲的妖魔所操縱的勢力多大，所措施的詭譎多多，并他所發明的陰謀狡計是多微密是多複雜，實是難以筆舌描說的。這真是從我們生世的初刻，就生在我們內裏的一條毒蛇，他常在內裏準備着將我們一切的行爲，連那無關輕重，帶那至極高尚純聖的行爲，連我們最暗密的心思，我們最純美的意向，都包入他的羅網之內，好教我們個個行爲都染上了他的毒質。「往往連我們的德行他也設法吞取，藉作自己的營養料，連天主賜與世人的最高妙的特恩，他也要想法子沒收起來，爲幫助自己發育豐茂。」有時他顯出了螫

伏息靜的形色，但要小心，他的設計，無非是爲襲取良機，好能更爽捷的將他的輪環，滾人被愚弄的靈魂之內；別的時候呢，他一儘的發動起來，顯然的與我們宣戰，並且平坦的樣子接受我們的打擊，這時還要小心，屢次他的計謀是爲利用我們加與他的鞭苔，好折回來攻擊我們並戰勝我們。聖方濟格撒肋爵說：「驕傲是衆人所有的通病；所以該當多多的講論恒心修謙遜的緊要性，多多講論修這個最尊聖最可愛之德的緊要性，務要教衆人都徹實明瞭了這層思想才是；論這個題目多階也不能講夠的。」

(4) 我們各個過失皆能作爲明照我們可憐實情的鏡子。

謙遜真是一種無法表顯其重要性的德行了；而爲攻擊他的仇敵

驕傲，世人又沒有洽洽付用的利器，因為在現世時我們沒有將他致於死地的能力。不過，我們該取用一切適宜的方法，至少為消滅他的力氣，為箝制他的作動，不讓他給我們造出什麼有害的效果來；凡是為這個宗向可以奏效的方法，不分大小都要着意取用，一樣也不要讓過了。然而，這類方法之間，最能生效力的，便是從我們罪過方面所採取來的。一個陋賤走獸的枯朽牙牀骨，到了桑松手裏，却作了殺戮費財斯定人的軍器。我們的罪過，雖然醜惡，倒能成了打擊驕傲的有勁鐵鎚，就此竟能作為我們救靈魂修成全的機會。

驕傲是過分器重愛慕自己無根妄想的尊高；謙遜呢，按着聖方濟各的界說，「是正確的認識自己，是甘心承認自己的卑微。」到

底，有什麼能比思念自己的罪過，更容易引我們學得這種認識的呢？按着雅肋瓦來斯神父巧緻的表寫，各個罪過皆是導入強光的窗戶，藉以照明張顯出我們的可憐的。自這一方面來的抑壓力，比從逆境艱難及從他人來的逼壓之力量格外沉重，真能逼勒靈魂，自根底裏認清也賓服自己的實地虛無。聖方濟各說：「認明自己的虛無，這個意念不可以招我們煩亂，却該令我們感覺甘飴，令我們自卑自下。若因見得自己卑賤卑陋的面目，感覺不快活，不甘休，這顯然是從自尊自愛的偏情內發生出的萌芽。」

「你說：我是如此可憐，如此滿了缺處的！我請問你，你真正認清了你的這般境况嗎？若果如此，我向你說，你應該多多感謝

天主哩，因他賞賜了你這等的知識。可別因此悲傷呀！你既認得了自己不過是純粹的可憐，你很可以因此歡欣的。」

「我們應當承認真理：我們真是些可憐人，爲做好事確無多少本領。」

「我給你說，你若衷心謙遜，你在德行的道路上確實是往前走著。大抵你要反詰說：到底，我能修得謙遜嗎？我說：當然能夠，祇要你真正願意。你必然要說：我決然願意。那麼，我就給你直爽的斷定吧：你是真有謙遜心的。此時，恐怕你又要說：我分明覺得沒有呢。若果如此，我更要不猶豫的說：那就正其好了，因爲有了這番心思，謙遜之德便能保存的更妥當些。」

「我們或在料理自己本身的事務上，或在處置自己職責的事務上，免不了有錯謬的區處，免不了顯出些不齊全的情節來；職此種種都能用爲自卑自謙的質料；可是，反過來謙遜之德却能生出兼增長人的慷慨心。」

「一個人若覺得出來，一受誘惑擾動，便有傾仆的危險，又見得自己所拿的主意多不成工，真如「火星一般，相似扔在火中的麻束一般」，（依撒一章三十一節）盡歸消散，他明見自己這般勢境，怎還能起依靠自己的心，怎還能思想自己算點什麼？一個靈魂，既有他疊次的顛覆常在那裏提醒他，記念自己的可憐真象，驕傲的傾向在他的心靈上更要很失效力，謙遜也就更能穩立在那真實境地中間了

。此時好像在他耳旁常發着這類的勸告：按着真情實狀作你的判斷吧！」（聖詠五七第一節）「看你已在秤上驗過了重量，你是不到當得的斤數的。」（大尼而五章二十七節）「你思想你必有較重的斤數，其實你有的較少了。」（亞該吾一章九節）

（5）好牧童運用三樣治羊的鞭策。

按照衆聖師的講論，天主讓人陷于罪藪，所有的爲首意向，是爲逼着人修謙德。著名的講道家賽年禮說：「好牧童爲對付自己的羊，使用三樣鞭策：一樣是爲改正毛病的，是用逆境患難；一樣是爲磨煉德行的，是用誘惑；一樣是發洩惱怒的，就是准許人陷入罪惡。三樣子鞭責都能强迫人承認自己的空虛盡無，逼他屈身自謙。」

然而爲着這個用途，最生效力的便是第三種：因爲此時人既親身經驗了自己顛覆的悽慘狀況，對待自己的可憐必有較加真切的觀念；日理米亞先知早已發表過這樣的意思：「我在主的鞭苔之下，認明了我的貧窮。」因爲這類的鞭責能生發很大的益處，所以天主有時且肯用他來，待遇自己最好的朋友。原來這些有德的人，正在他們高等聖德中央，謙遜之德是站在易受搖動，易受損傷的危險中，所以天主有時候讓他們落入缺欠過失之中，或讓他們舊日的私慾偏情，突然翹首發作開來，這是爲教他們因着經歷了自己軟弱的緣故，就不敢依靠自己的力量。

聖方濟各又說：「吾主讓我們在一些小光景內，經覺出來自己

虛弱的實情，好教我們修謙遜，並爲教我們看出來，若我們至今能夠退絕了大誘惑，這並不是因了我們自各的力量，却是因了慈愛天主的相幫。」

「平安忍耐吧！若天主讓你有時失足跌倒，這是爲教你明白，若不是天主扶持着你，你早已翻入溝底去了。」

(C) 因自己的缺欠引起來的心苦可以養育謙遜。

「有一些靈魂，天主一下子就將他們的神病全然治好，致於絲毫不留踪影；聖婦瑪大利納是得過這種恩典的，她好像是一個濁穢的陰溝，頓時變爲純淨的水泉，并且自此以後，從未再受過混淆。到底，天主對待自己多數別的忠僕，可不是如此的辦法；却讓他們

在他回頭之後，還保存着不少惡偏向的痕跡，天主這樣處置，仍是爲教他們得大益處。這其中顯明的榜樣就是聖伯多祿；伯多祿受了吾主頭次召叫之後，已多次顯了不齊全的行爲，末了一次竟然一落千丈，很可憐的樣子陷入背棄耶穌的罪內。」

「撒羅滿在諺語篇上說：一個婢女驟然變爲家主，她要成了怎樣橫蠻的呢！一個延久服事過自己私慾偏情的靈魂，若果突然變成自己的全備主翁，他便很有危險發驕傲，起自尊自大的虛情。所以較爲妥當的行程還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慢慢的得取操縱自己的全權，聖人聖女們也都得經過了數十年的戰爭，究竟才得了全盤的勝利。」

「心中平安吧！平心忍耐你那些小可憐吧！你既將自己全番獻與天主，天主必要指引你。若天主不肯即早從你那些小毛病裏，將你救拔出來，在他的意向內，定是爲能按較有益的樣子將你救得出來，並爲教你經過延久的時期，修謙德，盼望你修神的工程可以堅實的樣子，札在這個可愛的德行上。」

「你記得我多次向你伸論過的這層意思，就是在恒心專務事奉天主上，及恒心專務修謙遜上，該存有同等的致意。所說的恒心事奉天主，就是說，多階在事奉天主上有了缺欠，多階也該再重新立定志向，拿定堅決主意，往後要加倍謹慎，勉力不再有所違犯。所說的恒心專務修謙遜，就是說，每次在事奉天主上有了過錯，每次

要趁機會承認自己的怯懦卑賤。」

「爲那勉力純心愛慕天主的人，忍耐自己，比忍耐他人更顯緊要。爲能達到成全地步，要緊的是會安心承受自己種種的不齊全。我只說，安心承受自己的不齊全，這却不是說的，該當愛慕或堡獎我們那些不齊全處。謙遜的德行，因着忍耐承受自己過缺的心情，要得了不少的滋養料。」

(7) 一些比驕傲較少兇險的罪過，能相幫人克除驕傲。

我們可以注意這件事：就是聖方濟格，以及一般別位聖師，在我們現在提的節目上，所講的論調，并不是但指着小罪說的。聖依西多，聖多瑪斯都伸論的說：有時天主爲懲罰驕傲，且准許人陷於

醜陋不堪的重罪中。依照這幾位聖人的意見，這一類的罪，倒比驕傲的罪兇險性較輕輕小；所以天主的仁慈往往使用那類的罪過，爲驚醒，爲振盪那驕傲的靈魂，爲從驕傲裡將他提携回來，「爲教他大受壓伏，然後因着羞愧而站立起來。」他們又說：天主這個辦法，就如一位精熟的醫士，爲治好一樣沉重的病症，使用一種方案，逼令病人經受些拘束，恐怕是最難忍不過的，到底因爲危險較小，所以他只得讓病人吃這番苦處。有一位近世著名的新聞界編者，論這個題目，寫了以下幾句微妙的話：若人因爲脚步走的太穩，很有危險登上了驕傲的兇禍絕頂，此時間滑陷傾倒，爲人的可憐性確是一番恩寵。「金口聖若望作過類似的講說：有一些偉大高尚的靈魂

，有時候天主讓衆人知道了他們的罪過。天主這樣安排，原來是因爲貪虛榮的意向，已漸漸的浸入這些人的心地內；只因他們德高望重，受民衆的恭維，從這上面爲他們的靈魂出生許多的危險；于時天主就使用他們的罪過，催促他們脫去了貪聲譽的心，令他們看得出來，美名稱頌不過是山野鮮花，不久就會凋落。受了如此的刺激，便要回心轉意，自後便要將自己全番的獻與天主，絲毫不再扣留，獨獨以天主作自己一切行動的宗向。」

(8) 有罪存謙遜，比無罪養驕傲更好。

金口聖若望陳列出一班回頭改過的顯著榜樣，說他們怎麼樣因着默想天主的恩典，并記念自己的小罪小過，逐漸演成了一種延久

的痛悔心地；然後又接着說：「爲我們，這類的藥方不很充足。爲逼勒我們脫棄驕傲，要緊有別一等力量才成。什麼力量呢？就是我們罪過的大額數，及我們良心敗壞的程度；說起來我們的心真敗壞，將我們千百次拉扯到可羞可辱的境地內，不但不足以激動我們發謙遜，而且還不阻擋我們仍然的發驕傲。」

許多別位教父也發揮過這同樣的議論。聖奧斯定毫不含糊的說了這幾句話：「天主寧願看人行爲不合而存謙心，不願看人行善而居驕情。」聖奧布大德米來也說：「有罪存謙遜，倒比無罪懷驕傲更可取。」

聖額我肋尼斯說；滿車善工被驕傲拖着，是往地獄裏拉的；滿

車罪惡被謙遜拖着，却是向天堂上走呢。」

聖大額我肋說：「往往的一個靈魂，雖然看着自己在天主前是滿載污點的，實際却穿着一件至深謙遜的美服。」

聖伯而納多讚談了貞潔及謙遜之後，這樣結束說：「爲跟隨天主羔羊，罪人擇取的謙遜之道，較一個貞潔的人擇取的驕傲道，更爲妥適；因爲謙遜不停的在前者洗滌他的濁污，驕傲在後者却不停的玷污他的貞潔。」

聖人在別處講解第三十四聖詠第八節的時候，又說：「全備正直兼溫良的主子，給那些在途中顛覆的人，指示了該依順的道路。」

這些人可是離棄了真理的。然而，天主並不棄捨他們；反給他們呈

示了謙遜之道，這個道路可將他們再引回真理的正軌上。」

(9) 驕傲的重大兇險；過犯的好效果。

讀者要原諒我們儘管節錄諸聖言論的辦法。要知道這個題目確實是很重要的，到底，別一方面，講論這個問題要緊格外慎重，爲這個緣故，我們不得不依據大有勢力的諸聖明哲。反正，在所引來的刑等等語句內，沒有絲毫誇張過實的；我們仔細默會了聖多瑪斯神學大綱上的，這個以下的定論，就更不能發生疑惑了。聖人說：「驕傲的罪就他內在的性質，確是諸罪中最惡劣的，較失信，失望，殺人，邪淫等罪更沉重。」聖人接着講論說，這項罪所以較爲沉重的緣故，是因爲它具有使靈魂敗離天主的情勢，較爲嚴格。在別種

罪內，靈魂敗離天主，或是因爲出於無知，因爲羸弱，或是因爲貪愛受造物中間的好處。至於驕傲的罪引人敗離天主，祇是因爲不肯甘心服從天主，不肯服從天主的誠命。爲此，按鮑嘜斯的說法，別的毛病都早有逃避天主的傾向，惟有驕傲的傾向，好像是要對天主掘項敵抗呢。爲此聖亞格伯宗徒說：「天主拒絕驕傲人。」（四章六節）敗離天主及天主的誠命，在別等罪內，好像但是個效果，至於驕傲內呢，却是出於他的本性，他的性質就在乎輕視天主。無論任何性質，若是從事理的本體內具有的，比由他種方面來的，所有的限度必然較甚較強。至論組織罪惡本性的特色，就是敗離天主；這節却是驕傲內在的成分；所以若說驕傲比其他諸罪較爲沉重，確是有理由的。

「聖婦若望尙大拉說：『若我們不會修得多少德行，至少勉力修謙遜吧！』說起來，真有一番可令人欣喜的事呢。據實承認自己無德無功，眼見自己無數的缺欠毛病，明明認得自己在神修方面真正貧窮空洞的狀態，正是這些情節可以幫助我們，將諸德之母安扎於我們心靈內。事既如此，何能不同聖方濟格和聲感嘆的說：『真堪愛慕的毛病短處哪！他們相幫我們認識自己的可憐，相幫我們習練謙德。』我們對着自己的每個缺欠，豈不能夠作這個嘆詞嗎？『噢！造福的罪哪！』」

有一位往見會的大德修女，曾嘗寫的說：「河水淹漫，使你遭害不淺，雖然你不能不因此悲痛，然而若見河水給你地裡，沖來不

少又堅又大的石塊，適於幫助你建築宮殿，你豈不要將苦轉樂，反倒喜歡起來嗎？要知謙遜乃是神修的屋宇所要求的根基；建築的事業，如同先知所說，是惟獨天主能行辦的。（聖詠一百二十六）而天主多階才肯從事建築？就是多階我們因着澈實認識自己的心，先給天主掘成了且深且闊的空渠，天主才肯起工哩。」

前面所提的那位修女名高代老德。寫他行實的人都說，這位修女對於自己心靈的可憐，卑賤，貧窮，懷着非常深沉的思想，她的心靈內充滿了這層意思；爲此，人家從來沒有見過她，受過驕傲誘惑的纖微形跡；這是因爲魔鬼着她所立身的根基石太結固：就是明認自己，輕賤自己。

(10) 記憶自己的罪過、是醫治驕傲的妙藥

再說一次，爲得了前面所提的那種甚有益處的認識，爲能深深的掘挖前面所提的那等空渠，有什麼比我們的罪過更能湊效的呢？原來，到今我們的幻像，對待我們自己的力氣，所建起的海市蜃樓，我們的罪過要一塊一塊的給卸下來，終究要自底折毀，結果令我們看清楚，在我們虛無的深淵內，原是天主的仁慈，也只是天主的仁慈，扶持着我們。這等發顯是何其寶貴！這是天主所期望的結果，天主眷顧自己忠僕的謙遜，天主怎樣拒絕驕傲人，反過來天主也怎樣喜歡賞聖寵與謙遜者（亞各伯書四章六節）。按聖奧斯定的講說，天主的聖寵喜歡往最底下的山溝內流；那麼我們走下的度量越深，

我們要受的澤潤也越甚；如此漸次積蓄下的聖寵，要在我們甘心承認自己虛無的情態上，奠下了真正聖德的基石，紮下這等根基，爲抵防驕傲的攻擊，是較爲保險的。

自此，貪虛榮之情，還勉力往這座新建築內攢進的時候，祇用這麼一句簡單的話就能將他驅出：「記着我是犯過罪的人吧！這是我自家的惟一工程，其他一切全是天主的。」雷依主教是承繼聖方濟格撒肋爵座位內的一位盛有名望的，他曾陳說了保持謙心的一個好方法：「我可寫一本私用的書，在內記錄我已往的罪過，我可與這一本書命名曰醫傲靈藥。我要不時的念誦其中的幾頁；這些詞意要滿滿的發洩出我虛無的氣味來，用此可將我內裡寄生的驕傲靈虫

毒殺。」於是任天主如何舉仰我，縱然將我如同聖保祿一般舉到三層天上，我也能照聖保祿的樣子，迴念我往日的過失，就中找出來與天主特恩對峙的衡量，他的重力要將我常壓在輕賤自己的底度上。如此，我正要隨順了聖神的指教：「安樂之日，不可遺忘禍惡之時。」（訓道篇十一章二十七節）

在聖婦日而多行實內，可以看出來，天主讓這位聖婦神靈內，存留着許多可憐病弱的境况，爲作她謙德的保障。聖婦因此不勝的憂苦；因此也懇切的託過一位熱心婦女爲自己多行祈禱；婦女果也按着聖婦的意旨祈求。過了些時以後，吾主發顯與這位婦女說：「使我可愛的婢女傷嘆的那種種過缺，爲她却有很大的神益。我每天

在她靈魂內輸入豐多的聖寵；爲此我不得不深加提防，惟恐她軟弱的人性受了驕傲的損害，所以我才將她所受的那無數恩寵，專意掩藏在她那些輕微過缺之下。糞土可作使田地膏沃的肥料；靈魂承認自己的可憐軟弱，這等情感要在她內激起知恩報愛的心來。每次靈魂因着自己的過失謙卑自下，我每次必給他賞賜聖寵，藉以消除他的過失。我將她的毛病要逐漸的變爲德行。究竟要有一天，這個靈魂驟然要看見自己登入全備光明，毫無暗影的境界，他一時莫明其妙，驚訝不正。」

(11) 記念已罪的別一效果，是對主懷知恩的心。

在天主台前有知恩報愛的心，這是記念已罪應該生出的別一效

果，也是實地要生出的效果。謙遜不是別的就是真理，一面他令我們看見「我們自己原來所從出的虛無」，別一面也令我們看見在自已內裏所有的一切好處，「都是從天主來的，他是一切好處的第一根原。」所以，謙遜之德光照靈魂越甚，「越教人看清自己的卑微，因着反照的情形，在人眼前把天主恩典的宏大廣多，陳列的也越張顯。如此，謙遜能容易引導人，對待天主懷起知恩的心來；原來天主是「諸般完好恩賜的總源。」（雅各伯書一章十七節）

從我們罪過中能取出的這一種好效果，爲人能發生的益處可不是淺鮮的哪。說起來，辜恩負義是驕傲的子女，是「很普遍的罪惡，在一總的罪內都有他的攪合部分，因他的攪合便將諸罪的兇惡變

化的特別重大。」他很像一陣枯燥的風，能將聖寵的泉源嘯吹涸竭。然而，爲免了這種辜恩的罪惡，最湊効的方法，便是思念在至沒仁慈的天主前，在不停與己施恩的天主前，自己是怎麼樣的不知恩良心，自己是怎麼樣的不實信。

「據實來說，對照天主的仁慈，沒有比天主恩賜的大數更應當令我們發謙遜的，對照天主的公義，也沒有比我們罪惡的大數更應當令我們發謙遜的。可以想想天主爲我們做了什麼，反過來想想我們對天主做了什麼，一方面可以一條一例的看看自己的罪過，別一方面也可一條一例的看看天主賜給自己的恩寵。也別害怕，因爲思想天主在我們內所賜的恩寵，就致於引起來自傲的心；只要我們

注意這個真理，就是在我們內裏所有的一切好處，全是從天主來的，便沒有絲毫危險。驟驢滿載着王公的珍寶香料，莫非因此就改變了他們原舊那蠢笨陋賤的獸性嗎？我們有什麼好處不是純粹受來的呢？既然是受來的，又何必發驕傲呢？直誠直樸的體會所受來的恩寵，應當激起的心情是令我們發謙遜，因為認識恩惠本然的效驗，是動人發生知恩報愛的心。但是，若因為看見天主賜給了我們的恩寵，反倒生了虛傲之情，起來吹動我們的心，為能將他撲滅、保險的方法，便是思念自己的毛病缺欠，及自己的可憐境勢，並思念自己對待天主種種辜恩負義的行爲。迴想起來，天主不與我們相借的時候，我們做的些什麼，便能明瞭，天主與我們相借的時候，我

們所能做的好事，便不能是按我們的本模樣所做到的，絕對不能是我們自己的土產了。當然我們能夠享用天主的恩賜，也可以因着得了天主的恩寵心中歡欣；到底可別忘了，該因此光榮的只有天主一個，因為獨有天主是萬恩萬惠的主宰。」

「你的記含內該滿了你諸罪過的迴憶，爲能激動你修謙遜作補贖，又該滿了天主諸恩諸惠的迴憶，爲能激動你知恩，感謝天主。」

「向你的心靈說吧！是了，我的心哪，你在這個大恩主前，可再別如此的不忠誠，如此的辜恩負義，如此的失信義了！天主在我內裏作了若大的奇異，施給了這麼些聖寵，怎麼我還能不教我的靈魂自此以後，全全屬服與天主呢！」

(12) 念想已罪得的再一益處，是寬容他人的軟弱。

聖方濟格盼望我們因着自己的罪過，在本身的軟弱上既得了充足的光明，便能從謙遜的心地裏漸次轉入別種心地內，就是對待他人的軟弱易於了解，一並易於原諒寬容。」

聖人說：「謙遜的德行教我們因為見別人有過缺，也就不因為自己的過缺起驚奇煩亂的心；實際說來，憑什麼理由可以思想自己比別人較為齊全呢？至微少謙遜能令人因見自己有過缺，也就不因他人的過缺起驚奇煩惱的心；因為明見自己有過缺，怎能因為別人有過缺就生奇異心呢？」

天主微妙莫測的計算，願意從我們的罪過裏，為我們的靈魂抽

取神益；可惜人們不很器重這等神益的價值。金口聖若望用他慣常有筋骨的言詞，在這個題目上，特加了一番伸論。聖人講論的說，爲何未將司鐸品職付於天神？這是怕他們因着自己不能犯罪的清潔性質，不免的對待罪人要太形嚴厲，致於呼天降下霹靂擊毀了罪人；至於人呢，他既在自己身上有過經驗，深知人性的軟弱，所以若見了他人的軟弱，自然也會可憐。聖人接着說：爲這個緣故，有時候天主准許在聖教會內執領高權的人陷於罪過，這是自古至今世世代代常常有的。在天主的意向中，是盼望他們因見自己的罪過，容易懂得待遇諸弟兄們發顯寬仁。聖人爲証自己的定論，引來兩個顯著榜樣，一個是從新經引的，一個是從古經引的。聖人描寫熱忱毅

勇的聖伯多祿，怎樣在先不能懂得了，如何一個徒弟竟能懷疑自己的主子，能因羞愧害怕的緣故不敢承認他，所以不猶不預，三番誓許與主，絕對不能失信；怎樣以後却悲慘的樣子，背棄了自己的主子，這且不是因為他受了什麼刑罰死殺的驚懼，不過是因了一個婢女的詰問。然後聖人又描寫厄里亞先知說：這位先知的劇烈火氣能將戰士振倒，能令全國民族遭受飢荒，以後却因了一個婦女野蠻具的忿怒，竟然驚惶無措，恐懼逃亡。於是聖人做結論說：「天主准許聖伯多祿，聖教的柱石，信德的符護，普世的師導，失錯顛覆，這是為教訓他待遇別人要緊仁慈。天主准許厄里亞有所過犯，是為教他穿着完全的仁愛警衣，效法他的主子待人從寬從仁。」

聖伯爾納多將心理界的一個彥語，貼合於靈魂界上說：「身體健康的不懂病人的苦痛，飽食暖衣的不明凍餒的難忍。患病的人所有的病苦，越與他人的病勢相似，受飢的人所有的窘困態度，越與他人的情形相似，也越會誠摯的憐憫他人。：爲能因着他人的憂苦而生憂苦，應當自己先受過了同樣的憂苦才成。我們若認清了自己，才會以自己靈魂的情勢，比量他人的靈魂，如此才懂的怎樣幫他人靈魂的可憐。」

我們平心體會這等等講論吧！幾時我們是挺身穩立的，若在別人身上見了過缺，必然是心生怪異，心生恨怨，絕不會明瞭他人的軟弱，不會原諒人。多少次我們因他人的過犯怨恨不悅，就外表看

去，好像是出自結記天主光榮的心火，其實呢，暗中的原因也不過是驕傲作根罷了。若不幸我們自己如同他人，也陷入那同樣的過犯內，看見自己以頭着地的光景，那昔日待人的嚴厲性，不久就要變更了，這才懂得憐憫他人原諒他人了。此時人才會實地相信聖奧斯定的這句話了；「凡別一個人能犯的罪，我自己都能犯」；才會實地把師主篇的這句話貼合與自己：「我們都是軟弱的；到底要看你自己是衆人中最軟弱的才是。」

第二章 利用已過藉以喜歡自己的卑

賤

(1) 認識兼喜歡自己的軟弱，是大福寵。

聖方濟格撒肋爵說：「到了極點的謙遜，不但是要甘心承認承受自己的軟弱，而且要至於喜歡愛慕自己的軟弱，這却不是因為沒有往前進步的勇氣，祇為因此能多多顯揚天主的威嚴，並為因着自己的卑弱可憐，對待他人起更大的敬尊心。」

聖女瑪大肋納巴齊也說：「謙遜不是別的，只是繼續不斷的承認自己的虛無，繼續不斷的喜愛一切使我們輕賤自己的情節。」我們的毛病過失，能夠也該當舉我們升到的「謙遜極點」，就是這個；

我們的毛病過失在我們本身的卑賤上，所映射的光芒，不但該幫助我們認明他的真相，而且還該幫助我們喜歡愛慕他。我們可愛的聖師說：「我們每人都該思想，別人犯的過失，我們自己都能犯，所以若實際的有了那些過失，也就不該拿着當爲寄事。有些時候我們能經過可以大的工夫，不犯什麼過錯，但是也能來一個別的時季，那時大缺小過却要接踵相連的發顯出來。及趕這等不順的時期走過以後，我們的毛病既將我們的卑弱情形排列出來，我們便當利用這個遺留下的好效果。」

「假設齊全或不齊全是同樣中樂與主的，我們便當擇選不齊全的境地，爲能因此滋養至聖的謙遜之德。」

前面提過的一位著名信友，說過以下這些話：「能認識並喜歡自己的卑賤輕弱，這是天主仁慈賞人的至大恩寵；因為，這是天主幫助我們，從我們喪亡之中找出來自救的工具，正如天主能用我們的罪惡，改轉爲給自己得取光榮的工具一樣。一個靈魂受着這種的光照，甘心喜歡坐在自己的可憐爲他造作的糞坑內，在那裏沒有別的圍繞他裝飾他的東西，只有他的罪過所招致下的羞辱，眞如當初聖若伯一樣，只有憂苦作他的圍繞及裝飾。他見自己受着軟弱，毛病，卑賤的壓制，仍然還勉力的因此自喜自幸，因爲他看出來，自己那般的悽慘境况，正能顯耀光榮天主的慈善。犯了罪的靈魂雖然因着罪過眞正可憐，然而罪過教這個靈魂覺着自己應受輕賤，這種

心情爲他却是珍寶的，能夠成爲使他富饒的根原。然而大多數的人，不曉得這種情節，並不認得這等幸福。他們的靈魂貧窮，固然是貧窮，不知他們的貧窮內却藏着一項珍寶呢；但是所可惜的，是他們所存蓄的珍寶，他們不能實地的享用，所有的緣故就是因爲不認識不曉得。」

曾有一位往見會的顯著修女，用以下的詞意獎揚這宗珍寶說：「我們爲紡織我們常生功績的布疋，我們的過缺倒能有大部分的補助。想念自己的罪過，因而甘心認可自己應受輕賤，這種心情便是組織那疋布的緯線。紡織之時置了經線，一有緯線沒有穿過的地方，立刻就有空隙顯出。罪過所當招領的羞辱，不但不能甘心承受愛

慕，反倒心中慌亂激憤，這分明是魔鬼煽動起來的情緒。說來，我們的過缺爲我們真正着益；往往我們因爲缺少毅力的緣故，未能做到了的事，我們的過缺發出來的效驗竟然能做得成，實在的也能相幫我們往前進步。：原來我們的生活，也不過是連續不斷的顛覆，但是在顛覆之後，常該當立時站起來，以果決的口氣定志向說：「往後再不可如此。這樣行事，能使明悟得新光明，能堅壯欲志，能增加奮勇的心。如果我們常照這個樣子補償罪過，罪過也就不能爲我們遺害了多少。因着軟弱無勇失掉的，因着謙遜可以重新再填補起來。」

(2) 愛慕自己的卑賤，便是愛慕真實。

真實的所在，就是我們是真正可憐的，就是除了天主的恩賜，

我們所有的只是虛無，只是罪惡。認得了自己的這個本來面目，所該覺的心情，祇可自喜自幸罷了。若是我們可憐軟弱的情境且被別人發覺，祇要爲別人沒有壞表樣的害處，也是應當喜歡的，就如博學人找出了什麼新發明，不但自己無任的心喜，更是喜歡通知他人，爲人講論証驗，滿望得到他人的贊稱。若不存着這樣的情思，這便是缺少愛慕真誠之心，在謙遜上是有虧缺的，就應當受達味聖王的責斥了：「你何必愛愛僞假，又何必愛我虛謊呢？」曾有一位有聖德的靈魂，對照自己的短處缺欠說：「這些污點爲我倒很合格。噫！患癩病的人所當披帶的，祇好是縷爛的衣服。」有一位往見會修女，是真正有聖方濟格撒肋爵的心神的，全然按着聖人的教諭行事

她曾說過：「假使我們的過失毫不得罪天主，我就願意不停不息的陷於過失，爲能接連不斷的感覺羞愧，得受壓伏。」

(3) 喜歡受抑壓，爲與吾主逐漸相仿。

聖方濟格往前作討論：聖教會推崇真正的謙遜，要人「喜歡自己爲虛無，也喜歡被人以自己爲虛無」，這不是但但的「爲了尊重真理的緣故，到底也是「因爲敬尊降生聖子受苦受辱的天主的緣故，而且另外的緣故也正是這個。天主的羔羊以罪過的相貌，將自己清潔無罪的本性裝置起來，除了罪惡之外，甘愿承受下我們人類的墮落境地。聖經給我們描述了，怎樣吾主情甘願意下降到深而又深的卑微級第，怎樣甘愿飽受了諸般凌辱。聖經的記載已夠明切詳盡的

了，但是世世代代的熱心人返復的默想，到究竟總不能明瞭吾主聖心渴望受凌辱之情，是何其的浩大。原就是這種渴望催促着他，歡欣踴躍的承受那極端的侮辱，竟然像去赴席筵般的，拿着那些侮辱以爲與自己作罪人代表的分位，是相配不過的。事既如此，一個懷有吾主真正心神的信友，就不能不盼望坐在自己可愛者的傍側，好能與他一同參加這等凌辱的筵席。這位善靈眼見無罪無辜的救主，情甘飲那滿盛凌辱的苦爵，自己本爲罪人，豈有讓他獨自盡飲，自己反去逃避一邊的道理嗎？他是決意要承領自己的部分的，他見自己的天主，自己的救主，親自曾嘗着辱的苦爵，自己也須在上着唇，拿着這件事當爲至幸至福，既有了這般見地，就是苦味最烈的胆

汁，爲他也能變成了甘甜的飲料。

(4) 愛慕壓伏羞辱是修得謙遜的準確方法。

再說，按聖伯爾納多的意見，受壓伏受羞辱，是願意實修謙德的人必當經過的路途；爲此徹底明白了謙德緊要的靈魂，自然該愛慕並且該尋求受羞辱受壓迫的機會，全如一個行路人，盼望達到什麼目的地，必得順着向往那地點的必經之道上走一樣。而且，如同我們在下章內要伸論的，我們的卑弱還別有一種可愛的區處哩，就是能夠感動天主的心，從他仁慈之中與我們降賜很豐富的恩寵。

我們的罪過就他們的各個方面，都可以幫助我們涵養愛慕自己卑賤的心情。因我們的罪犯，天主理當以內外的羞辱輕賤懲罰我們

；但若天主不忍的如此待承我們，我們却要以公正的理智，承認自己應受那番壓伏，以罪惡本身令人慚愧的力量，自己卑賤自己。這樣做了，就如我們實際受了那些羞辱一般，也很足以補償了我們應受的罰。若吾主耶穌只因有作罪人保質的名義，就甘心承領熱切尋求羞辱，那麼我們既爲真實的罪人，豈不應當拿着羞辱當我們切洽相稱的股分嗎？

我們的每個失信行爲該作爲幫助我們下樓梯的託柱，幫助我們在認識自己上漸次的下降，將自尊自重的偏情一級一級的剷削，直至到了能甘心佔據相當與己的「未了坐位」才是（路加，十四章，十節）。

。可怕的，是我們的驕傲性將我們自己按置的地位，較吾主所佔

據的地位高上的多；吾主所擇選的是「作衆人中最下的，被人類看作羞辱，受人民輕賤」。〔依撒依，五二，聖詠廿一〕

(5) 會利用羞辱壓伏的，能越過了一個不多犯過的人。

我們可愛的聖人常以謙遜，作爲權衡人聖德程度的計表；爲此按聖人的心意，一個會利用羞辱壓伏的靈魂，往往能超過了別的一個，沒有多少毛病過失的靈魂。從這上頭可以看得出來，如果我們的毛病過失能領我們，到了愛慕自己卑賤軟弱的地步，我們從這方面取的益處真是特大了。聖人說：「一個修女雖就外面看去，盡是毛病缺欠，接連不斷的顛仆，但是他的德行有時正能比一個別的，沒有毛病缺欠的修女更大，也能比她更中樂與天主。其中的理由

，或是因爲她有較大的毅勇心，因爲他與自己的毛病短處交着不能停息的爭戰，雖然她的傾跌是屢屢有的，但是她總也不讓自己心中慌亂不安；或是因爲她藉着自己的毛病缺欠，修得了較深的謙遜，而且已經達到了愛慕自己卑賤軟弱的地步。至論別的那一位呢，她雖有不少的德行，是生來帶有的或是勉力修得的，只因她不必多事爭戰，所以也沒有多少練習德行的機會，因此她的毅勇之心也較小，而且她的謙遜之德也不很深沉。聖伯多祿是有過不少缺欠的，而且在受了聖神特寵以後，仍還有過缺點；然而這些情形却沒阻擋吾主將他選爲諸宗徒之首。這是什麼緣故呢？該當注意：聖伯多祿雖然有不少的過失，可是別一方面倒也有很大的毅勇心，總也不驚

怪自己的過失，所以吾主不猶豫的選他作爲自己的代表，賞賜與他的恩寵比別位宗徒們更大更多。正因聖伯多祿具有這種優長，所以吾主特外的器重他，待遇他且比待聖若望暨其他宗徒們都加在以上。

聖婦若望尙大拉愛提念聖方濟各的訓言，她曾與某修女寫信說：「我可愛的孩子，使你灰心掃興的那些意念是些純粹的誘惑。你可給我說說！這類的心情究竟能教你得了什麼益處？且說，這些心情可有什麼真正根由？你想！不住的存心思念天主，一並始終沒有過缺，這豈是我們的能力可作到的嗎？自然，變成了天神，那就能作到了；但是，我勸你，勉力着會就合我們這可憐生活的境地吧！」

一點不必愁悶，不必心慌意亂！若是有了什麼過缺，祇好趁機發謙遜，無庸灰心喪志。你能這樣自卑自下，並能勉力愛慕自己的卑賤，較比你在事奉天主上，那過餘瑣碎的忠信，更可中樂天主。」

(6) 在猶疑自己已有無過失之中，還要採取能謙抑自己的方面、因為是較有益的。

我們的聖師祇怕人們悞過了輕賤自己的機會，所以據他的意見，連在疑惑的境地內，就是不知自己決定有了過失沒有的時候，還要趁上機會發謙遜，在心靈內壓伏自己。聖人勸勉我們，在這類的光景內，要偏重較有功勞的部分，即是偏重那較為適於壓伏驕傲，為謙德較為有利益的部分。

聖人寫的說：「我可介紹一個普通可用的辦法，就是在某某光景裏面，我們疑惑自己將本分盡完善了沒有，疑惑自己是否得罪了天主，此時祇可謙卑自抑，求天主寬赦，求天主多賜神光，爲能往後多加勉力；然後便把那疑問置諸腦後，無庸迴念，儘管往前勉力照常盡職便是。追本探原，在自己的行事上常作瑣細的究察，常要確知自己在天主前作的事工是否完美無疵，這種心理顯然是從自私自愛的偏情來的，原是這種偏情推動人，盼望能覺得自己在天主前，常是個毅勇的忠正人。不知，純心愛主之情推動人起的情意，是與此絕然反對的，這類的推動向人默示的意念，是教人向自己說：你這個可憐怯懦的人，發謙遜，深深的壓伏你自己吧！誠心依靠

天主的仁慈吧！常要求天主寬赦你！多階起了意念願意爲自己的忠正辯護，祇可漠不介意的過去，只管勉力前進就是了。」

這正是師主篇上的意見；「主子，你那豐潤的仁慈，教我得到我罪犯的消赦。想念這一件，比較勉力爲我的良心辯護，爲我自己的忠誠辯護，更有益處；況說我良心的實底，我總不能認清。」

(7) 外面的羞辱爲幫助自己心中輕賤自己，有大益處。

我們的過缺能發的頭一效率，是在我們靈魂內部，在我們靈魂的穩密處，給我們揭示出來自己的卑弱可憐，就此也相幫我們愛慕自己的卑弱可憐，相幫我們深發謙遜。不但如此，往往我們的軟弱可憐被他人發覺，別人親見了我們毛病弱點的發顯；此時間，自外

部來的羞辱，很可以加增我們內中已懷起了的羞辱。這兩樣羞辱，我們都要甘心迎受，也要喜歡的承領；這樣子做，我們可以加倍的得獲神益。我們前面已數次提過的一位又志尙又熱心的人物，實際是按這個樣子行事。有一次他給自己的朋友寫信說：「你知道我新近發暴躁的那場事，你是親眼見了的。我在這場事遇之後，所有的惟一安慰，是想我的過失是曾在我的朋友們面前發顯的，他們自此也就識得我的真相了，我很後悔，我做了教天主不樂意的事，我沒有忠信運用了他的聖寵。到底，我所喜歡的，是我藉此爲我自己招致來一番羞辱，我自然是甘心滿心承受他的。原來一個人，若果虔誠愿意補償自己給天主加的凌辱，若見自己在他人的思想內受輕賤

，這爲他正是一番大喜樂，是極甘飴愉快的事。真誠相信自己是虛無，是殘缺是軟弱，這是從我們的過缺內該當抽取出來的利益。我的可憐暴露出來，這爲我是何其有益的！因爲是藉着這個我才認得了這一些真理。我是虛無，我是病弱，我是敗壞；這些情形的實際程度，比我能懂得的更加深沉，這是真情實理。爲着愛慕真理的緣故，我將我自己實在的置於虛無地步；我甘心承領一切羞辱，我愛慕，我欽拜天主的上智，因爲他安排了那場事，教我的實情真相發露與他人。我承認我是可憐的；我很喜歡衆人都知道了我的本來態度；我也喜歡別人按照他們所懷的真實意見看待我。」

(8) 在修練謙德上，該保重真實同愛德。

這是聖方濟格的教訓，是最正確相當的規則。這位最溫良可愛的聖人，以他善於分析事理的判斷力，教訓人在修謙德上要緊尊重真理的權利，所以不假捏過缺，爲招他人的輕賤（除非是受了特等的啟示，如同有幾位聖人受過了的）；又該尊重愛德的權利，所以若我們的過錯給別人立了壞表樣，要緊補償，若是得罪了他人，也要緊求和。

「若我不自約束，致於生氣忿怒，或是說了不該說的話，因此得罪了天主和他人，我必要因此深深的後悔，極情的憂傷，並且要盡我的所能勉力補償；然而，從此致來的輕賤與羞辱，我可不能讓他過去，反要歡欣承受。假如這兩件是可以彼此分割的，我必急急的將罪過拋去，却將那羞辱和輕賤謙心承受下。」

「我辦了件糊塗事，這是曉示出來我是應當受輕賤的，很好。我曾失足跌倒，頭面着地，發了過激的忿怒，我很難過我曾因此得罪了天主，但是我又感覺一番喜樂，因為這次的惡遇所有的結果，是伸明出來我是卑賤可憐，是應受輕賤的。」

「到底，我的女兒，請你注意我將說的什麼！雖說我們該當愛惜自罪惡方面來的羞辱，然而可別忽略了補救罪惡的義務。自然，我要盡已所能，不讓我面容上生長出爛瘡來，但若偶然的生長出來，我却要愛惜他給我所招致下的羞愧。論到罪惡一項，則尤當注重這個規矩。我在這件上有了過錯，又在那一件上有了缺欠，我當然要因這些過缺後悔難過，但是他們給我造生出來的羞辱，我可要滿

心的承領歡迎。假使這二者可以互相分離，我便將羞辱保重取存，將罪惡却遠遠的拐出。」

假若我們勉力賠補自己的過失，賠補給別人加的麻煩，或給別人立的壞表樣，因此恢復了別人對待我們的重視心，別人對待我們所懷的意見，又與我們未曾顯仆以前，有了同等的高度，「這個時候雖將外部的羞辱輕賤脫去，但要將心中自覺的羞辱仍舊存下，深藏在內作自己的使用。」

(9) 連作上司的也要利用謙抑自己的機會。

而且按聖人的心意，祇要不傷愛德，又爲他人沒有立壞表樣的害處，一切可以壓制自己的機會都不要耽悞過去。「論及我們的過

缺，據我的意見，無庸設法子遮掩粉飾：因爲只怕毛病顯露出來，並不能教毛病的境勢好了多少。也別妄想，因着你遮掩瞞藏的辛苦，你的姊妹們就不會知到了你有什麼毛病。你的毛病若果洩露出來，比在內裏掩藏着，害處及危險還較爲小些：因爲毛病顯露出來，就能給你招致發謙遜和壓伏自己的機會。有些修女壓制不住自己的毛病，緊小心慢小心，不自由的就在人前發露出來，到底她們從此也不得不常常感覺自羞自愧的心，不得不承領外部招來的抑壓。所以若我們不由己的在別位姊妹前，有了不齊全的行爲，不可以因此驚異灰心，反該心中暢快：因爲別人藉此便能按我們的實情所是，將我們認得出來。」

就連作上司的，按說比別人更要緊在屬下前保全自己的名譽，雖然如此，聖方濟格的意思，還是要他們在明智範圍之內，設法利用自任何方面來的羞辱：

「你問我說：當長上的若見姊妹們看出了自己的過缺，她不應當顯示不誠服的態度嗎？就是說，若有姊妹前來直爽的指告長上，說她的某某判斷，或某某意見帶有不齊全的成分，言外是說她曾嘗給與的申斥責罰，有些出於自己本性的激憤，你問我當這個光景長上該如何答復。」

「是的，我給你說，她當此光景該作什麼，就是該深深的發謙遜，該勉力喜歡自己的可憐。然而若前來的姊妹在說話間顯出了心

中激憤的氣象，長上不該假裝着不理會這般形色，要簡單的將話題轉過，講說別的；不過心地之內，要暗暗的謙壓自己。因為該當小心，別因自私自愛之情，悞過了認明自己真有的缺點的機會，和自卑自賤的機會。這樣子做，雖然外部沒有做了自謙的行爲，但在心裏可是做了的；那位可憐的姊妹，牠的心已經是夠苦的了，如此作法，便可避免了再加強她所受的刺激。反是，若來訴冤的姊妹，心中沒有存着激動的行跡，據我的思想，此時間長上更好箭直的承認自己的錯誤，當然假定的是長上真正錯了的。因為若果自己的判斷委實是錯了，那麼謙謙遜遜的據真承認，定然好吧。至於因為別人判斷自己有所錯失，與自己加給的羞辱，却要保重存納，不時的玩

味。」

「你看，愛慕自己卑弱的這條小德行，寸步也不可離開了我們的心靈，我們每時每刻是需要他的，也無論我們在成全上有了何等的造就。因為，即便我們是在修會內過度了延久年月，並且在修成全上有過了長足的進步，我們的偏情毛病仍舊還是時時的發作。」

「修女們若見長上有些不齊全的行跡，並不必因此驚異；既然連聖伯多祿，雖然是聖教會的司牧，衆信友的長上，也不免的有所錯失；他且因着自己的錯失，如聖保祿在加拉達書上所提的，曾嘗要緊承受一番指正。反過來說，作長上的因見屬下看出了自己的錯失，也不可顯示驚異，祇可以藉此實修謙遜，溫良的承受指正，效

法當初聖伯多祿的表樣，聖人雖是聖保祿的長上，却謙心溫良的承受了聖保祿的指正。對那場事且能發問：這二聖的行爲，是那一位的更堪驚奇？是聖保祿不怕指正聖伯多祿，所顯的勇敢？或是聖伯多祿服從聖保祿的指正，所顯的謙遜？另外該注意的，是聖伯多祿所規定的事項，聖人曾以爲是應當那樣辦的，而且聖人曾存有完美的意向。」

(10) 效法宗徒們受了輕賤喜歡。

有一天，聖女瑪大肋納巴齊理會一個初學修女，對待她懷有深沉的欽佩觀念，聖女立時向她悲哀的樣子敘說自己的毛病，及自己所受的誘惑，竟將自己描畫的真像一個窮凶極惡的婦女。然後且又

加上說：「我的女兒，我向你談說這些情形，是爲教你看出來，你是跌到了什麼樣的一個神師手裏。若天主未將我閉入修院之內，我生命的結局不是永遠監禁，便是被劊子手用斧砍死。所以，請你爲我祈禱，庶幾我可但但憑着天主的仁慈，日後得救我的靈魂。」

有一位往見會的修女，是真正堪作聖方濟各神女的，是本會某修院內當過院長的；他曾向一個姊妹開誠說：「我有一件喜歡的事，就是居長上的分位，在我心內，維持着愛自己卑弱的情思：因爲我既是被置於燈台之上，我的毛病過缺，便比居在通常修女的隱密屋內，暴露的更明顯。」

那麼，那些有幸福居下位的，若有時遇着外來的輕賤羞辱，聖

人更是勸勉他們滿承滿領的忍受了。所以聖人不勝的譏諷那一般過餘嬌嫩的人說：「我是被人輕賤下視的，我實因此難過；這是孔雀同猴類的辦法。我是被人輕賤下視的，我實因此喜歡；這是宗徒們的辦法。」

「你知道，多階我們受了責斥，或受了壓制，該怎麼樣辦嗎？該將這番壓制，像一隻美菓似的，藏在胸心，並按我們的可能。盡情盡愛的口親他，愛媚他。」

(11) 罪人看自己的靈魂越卑賤，越中樂天主。

我們思想，我們按聖方濟各的教義，論謙遜聖德從我們罪過裡能抽取的利益，已經講說的足夠全備了。由此也可以看得出來，怎

樣我們的罪過，因為會幫助我們認得兼愛慕自己的卑弱，遂能從我們在我們心靈內，所掘成的深溝內，將我們舉到諸德中最重要德行上，就是謙遜，而且能將我們舉到謙德最高貴的階級上；這樣說來，因着自己的虛無卑弱自羞自愧的靈魂，他的罪過倒成了使他得新豐彩的原因。按照若伯的詞意，並按聖伯爾納多的講解：「迴念已罪的靈魂，在自己眼中越覺自己卑賤，在天主眼前就顯的越少卑賤了。」

所以我們設法利用自己的過缺吧！就如費內龍所說的，我們的罪過幫助我們在自己眼前自減聲價，比我們的善工能安慰己心。為我們更加有益。「罪過終究是罪過；但是罪過也可引領我們懷起來

自慚自愧的心情，引領我們回心向主，這爲我們是有好多益處的。」
有幾樣質料看着好像是教衣服污穢的，其實正有除去污點的效用。義人雖然深深的惱悔自己的罪過，然又使用自己的罪過，爲在自己靈魂內，將諸罪中最大的罪根洗潔，就是說的洗去驕傲。

聖伯爾納多也發揮這同樣的意見說：「義人在天主手底跌倒，却能因着一種奇異的轉變，使所犯了的罪過，竟成了幫助他成聖靈魂的工具。：跌倒了的人，若果他的謙遜扶持天主的手，天主的手豈能不扶持他嗎？」

所以，我們一經犯了罪過，就要按着這個樣子利用他，同時也要發痛悔做補贖，勉力將罪的痕跡消盡剷除。以後，幾時又迴憶起

來，心中又覺憂傷，幾時可以再趁機會從中取益。有幾類花草，味氣本然臭惡，但是經過了一番暴曬之後，反要變成芬芳的香料。要設法使我們這可憐生命內的罪過，也有如此的變化才是。一位往見會有聖德的修女死了以後，人家在她屋內找見一個小紙袋，這是她生前鍾愛保存着的，上面寫着這句話：「這是用爲拿我卑弱的芳味，使我心靈馨香的。」凡人對她所說或所寫的可以抑壓她的話語，她都筆記起來，藏在那個小紙袋內；有別人指告與她的種種毛病，甚且還有在告解內神工神父向她提的，爲她最招羞辱的事，也有她曾經受過長上叱責的等等過失，一一都記錄在內。

我們呢？大抵不必費多少事，爲能集成如此的紙袋。祇可反回

去想想自己前此的歷史，那千次萬次不可數記的過犯，足可以添滿這樣的紙袋的。我們把這些惡草要不時的擺在我們的心目前，按照所講的式樣從中吸取神益。可以反復體會可敬高隆卡神父的這幾句話：「真堪寶重的可憐軟弱呀。他們能教我在天主前起發羞愧的心情，教我在人前起發自卑自下的思想。我的可憐軟弱，若你們爲我是必要的，我不肯拿你們去調換他人的功勞及德行。我寧爲擇選的，是存站在能保持謙德的境地上。一切能阻擋我享受這番利益的特恩，我甘願棄捨，爲能保存這一項起見，我寧肯失落一切別的。」

第三章 利用已過藉以增長依靠天主

仁慈之心

(1) 天主的仁慈可以解釋罪惡的問題。

我們的卑弱可憐堪受我們的喜愛，一則因他能幫助我們尊重真理，二則因他能相幫我們，更容易效法降生天主自卑自賤的表樣。現時我們要觀察我們的卑弱，與天主無限仁慈所有的來往；默會了這一層，則我們的卑賤可憐要尤顯的可愛了。

在先，於第一分的第三章內，已經徹實的伸論過，聖方濟格三番五次所叮嚀過了的題意，就是，我們的罪過總不應當引我們敗興

失望，在我們憂傷惱恨已罪的心情內，常該攪和着結實依靠天主慈良的心。我們以後要指正出來，我們的罪過缺欠不但不成消滅依靠心的動機，反倒正是助他增長的豐饒因素。

另外是在這個題目上，聖方濟格的詞句是滔滔不窮的，語意又非常的清明；我們祇可節錄引來，不須附加鋪解。但是，事前我們先可從別的泉源內採摘一些理論，爲教人看出來，這端安慰人心的道理，確實靠有超性學士的理証，也能教人看出來這端道理的全體統系。

我們可以先聽蓋主教，這位今代顯著的作家說的什麼。主教在以下這篇美麗的文詞內，論及利用已過技術的這個新方面，將他的

根本原理指點出來，講的極其詳盡，與聖多瑪斯的論調完全相應：

蓋主教引聖若望的話說：「天主是愛情（若望一書四章八節）。天主是愛慕，天主愛慕我們；天主愛慕我們，因為他是愛情。如同天主存在，天主也愛慕，現在因為我們存在，天主也愛慕我們，這兩項為天主全是一樣的事，是同一的事，天主存在與天主愛慕，為天主是一樣緊要的，皆有同等的必然性。事既如此，仰望天主，為我們眾人豈能不成一種嚴分嗎？仰望的任何限分豈能成為過了度量的嗎？雖然如此，若我們還要存蓄不依靠的心，我們可否推脫了無過？」

「然而你要說：可是有罪呢，那便怎樣？可惜！這是真不過的

事實：到處是有罪的。那裏有罪，那裏就枝出來難題，出了擾亂的關節，起了一宗障礙。但是，這不過是爲我們枝出來了難題，是在我們內裏生出了騷亂的關節，是在我們面前起了障礙；在天主一面豈能出生什麼難題嗎？難道人能擾亂天主的道路，能在天主面前豎起來障礙物嗎？天主在自己的工程上停步，這是因爲他願意，也祇因爲他願意；那裏天主有意過去，那裏就要過去的。罪惡對待天主所有的影響，祇是得罪天主，却不能教天主有所變換。罪過能夠變更天主向外的行爲，絕不能使天主的本體內生變動。而且我們的罪過連天主對我們所懷的原本情意，也不能成就絲毫的變化；這是說的，天主對我們所懷的愛情，並不因我們的罪過而變換。如同天主

的仁良對着虛無是發生愛情，這樣對着罪惡，他的仁良則成爲仁慈；全部的分別只有這一點。是的，全部的分別就這一點，但是爲着這個，要緊的惟一條件，是罪人必須發依靠發盼望。嚴格的說起來，爲發依靠盼望天主之情，罪人好像還是享有更大權利的。固然，天主的純聖極端的煩惡罪惡，所以就逼着自己的公義，用嚴酷的苦刑懲罰罪惡；到底，正是因爲這個緣故，天主的仁慈因着罪過所受的感動，所發的憐憫心，比見我們遭任何患難時，所受的感動，所發的憐憫心更加強大。原來罪惡的效果是失落天主；這是極大的禍患，真是絕對的可憐。至極的憐憫是多階感發呢？不是對着了至極的可憐才感發嗎？這是所以然天主的仁慈對着罪人發憐憫之心，比

在其他患難裏更甚的緣故，天主深深的憐憫罪人，切望他痛悔，依靠，爲能得了寬赦救援。從此可見，天主義怒的火氣，正是天主發仁愛發憐憫的新泉源，而且是較加活潑的泉源，是使我們衆人仰望天主的新根基。」

(2) 樞機主教比約將真福第五端貼合與天主。

我們很簡略的証驗了，仁善良好就是天主的本性，天主的仁慈不過是天主本性的仁善良好，對待受造物可憐境勢的來往。自此也可見得，我們的每個罪過，祇要我們愿意，都能爲天主成了光榮顯揚自己這等善長的新機會。羊羔的嘴唇使母羊的乳房，傾流養育生命的乳汁，也正因此可以使母羊，因乳汁過剩所覺的痛苦得以消滅

。我們的罪過藉着依靠及痛悔之情，去接近天主的心，也能教天主滿盈仁慈的母懷，傾出仁慈的河流來，也正能因此給天主加增真正的喜樂。

於此，我們可聽聽近代一位宏談高論的主教，所寫的這段美妙的詞意。

「仁慈者乃真福！……降生爲人的聖子發揮這端真理之時，正是將自己，及自己在天聖父的福樂啟示出來。因爲，一個純粹的受造物能施發的仁慈，若能爲他成爲造幸福的根由及泉源，那麼論天主所施發的仁慈，惟獨天主能施發的那種仁慈，更該怎樣說法？天主的仁慈在天主的性體內，維持的那種恒久福樂，是何其宏大的！仁

慈者乃真福。既然獨有天主堪受這個名稱；「但有一個爲好，就是天主」（瑪竇，十九章，一七節）；所以天主享受的真福，當然架在萬物之上。天主的仁慈及愛情，與天主的永遠是一樣無限無界的：「請你們祝讚主子，因他是良善的，因他的仁慈是永遠的」（聖詠）。嚴厲並不是天主本性內所發出的。多階天主發義怒，顯公義，這是做的一件出他性外的事情：「他發義怒，爲做一件：外客的事工」（聖詠）。天主是在左手內執着鞭策，天主因着這手的工作不久就覺恹恹的：「爲他是種行外的事」（聖詠）。相反，天主的右手才是合他心意的器具呢，這隻手所做的是他愛情的工程。：他能將一個迷盲的罪人，硬心的罪人，瞬息之間就變化爲果決的回改之人：這是至

高天主右手成的變化」(聖詠)

(3) 罪過的數目衆多，仰望得罪赦的心正要因此更加强大。

再說一次，天主的仁慈惟獨對着可憐才能施展。然而有什麼更悽慘的可憐，能比上罪惡的呢？爲無限的憐憫心，罪惡是何豈可悲哀的！我們罪數的重量壓迫我們，使我們看着自己在天主義怒之前，像似無法挽救的犧牲；但是，祇要我們願意，那些罪過能爲天主供給，顯示自己善良及愛情的機會，天主這一様屬性，好像比他的公義是更中他聖心的。祇要我們願意，無妨向他的聖心哀告，效法達味向他這樣說：「主子，你將饒赦我，消除我的罪過」，爲顯揚

你那樣最中你心的善長，就是你的仁慈。罪數越大，你越能藉此顯揚你的這種善長；我罪惡的大數，更是催動我仰望得你寬赦的原因：「請你寬恕我罪，因我的罪是衆多的。」（聖詠）

一位較古的著作者曾經作過這樣的推理：「天主豈不是那位教訓我們，不要叫惡將我們勝過，總要叫善勝過惡去的教師嗎？（羅馬書十二章廿一節）他不是曾嘗教訓了我們？不要以惡報惡，也不要以咒罵還咒罵（伯多祿一書三章九節）；却要以德報怨，以愛德的火炭堆在仇人們頭上（羅馬書十二章廿節）！但是徒弟不能超過師傅，僕役不能超過主人（瑪竇十章廿四節）。我們可是見了吾主耶穌的徒弟們，完備的實行這個教聆，不但仁良和順的應付那些難爲他們的

惡人，及那些懲制他們的殘忍虐暴，而且實際的是以德報怨，竟有爲救那些人犧牲了自己性命的。事既如此，主子師傅更要怎樣？既然這一般義人所實行的這端微妙道理，是從他們這位師傅承受來的。」

將吾主衆徒弟的愛德攏集一齊，比較與吾主自己的愛德，也成不了滴水與汪洋相互的比例。若他們所有的愛德的火星已是如此的強盛，那麼天主愛德無邊無界的火燄則更當如何呢？」

金口聖若望推想說：「耶穌向我們說了：若你們但愛那些愛你們的人，你們可有什麼賞報？外教人也是這樣做法（瑪竇五章四十七節）。我們反過來也可論天主說：若他但俯聽，但助佑自己的朋友義人

，則在他的仁良上豈不是有所缺點嗎？」

(4) 天主的和順辦法，將罪與罪人分開，除滅罪惡，寬容罪人。

天主的無限純聖與他的仁良相合一齊，激動他用恨氣攻斥罪惡，然而另外是激動他用仁慈眷顧罪人。賽年禮司鐸說：「天主煩惡罪惡的心是如此大的，竟然爲從人心內將他拔出起見，降生爲人之後，情甘自卑自下直至死地；不但如此，就連現時，雖然在天享受光耀，但是爲能剷除人罪，還是自卑自下，竟然謙心來祈懇世人：「我求懇着爲人工作」（日里米亞十五章六節）；到底請你注意，這是爲了什麼緣故？你會否見過獵人，爲擊射禽獸，是怎麼進行嗎？你

看他怎樣的謹慎小心躲避極微的響動，怎樣的匍匐前行，若是要緊，或且臥伏於地。這是爲得什麼？沒有別的，只爲射得他所盼望的獵物。正是，我們犯罪得罪了天主，天主的囑勸求懇，天主的忍耐，天主的鎮靜，天主的緘默所期望的對象，也是這樣的。主子所盼望的宗旨沒有別的，祇爲消滅罪惡，將罪惡全備消滅。」

假使天主將每個犯了罪的人即時就投在地獄內，天主便要將這個罪人永遠失掉，永久也再不能將那罪人的罪惡取消。那罪反要用他的懲罰固定於永遠。但是天主直接攻擊的是罪惡，只是因着罪惡才間接的攻擊罪人，正是因了這個緣故，所以天主使用種種奇巧的法術，自謙自下，先事求懇邀請，爲能將罪惡與罪人兩相截割，

好將罪惡消滅，將罪人救下。天主從不決心棄捨罪人，任他永遠喪亡；除非是罪人自己固執於惡，甘願保留罪惡，致於教天主無法在罪人內將罪惡殺滅，所以無奈何才將罪人同罪惡一齊殺滅呢。

「這是催動天主無限的良好，忍耐等待我們，請求我們痛悔，歡迎我們回轉的動機。達味聖王特別明白天主的這種情緒，所以他曾敢向天主發這樣寬大的依靠心說：「主子，求你赦免我罪，因他是重多的」（聖詠）。一個心見底淺的人或許要以達味的辦法太的冒昧，以爲他更好是將重多這個形容詞付在天主的仁慈上，不可用他來裝置自己的罪過，他更好爲自己的罪過多設詞原情，設法用種種

理由減輕已罪的沈重，爲能因此更敢寬懷的求消赦，結果也能更易的得寬赦。不知達味的心見却是更爲明徹的。他很知道，罪惡的沉重，正是適於激動天主的慈善，是使他更歡喜將罪除滅的動機，所以他才向天主的慈善這樣發言：因我的罪重多；這正是爲能感動了天主，好將他靈魂的濁污全備洗淨了。這就如同一個園丁，他見自己的葡萄園被野獸蹂躪之後，遂向獵人千言萬語的描述那野獸的強橫兇險；在他的意向一定是爲更能激動了獵人，肯前去爲他將自己的仇敵殺死。求你饒恕我罪，因他是重多的。」

若往昔達味向着軍旅的天主已這樣陳詞，那麼今日向着降生爲人專爲救贖罪人的吾主，豈不該加倍依靠的如此發言嗎？吾主取了

我們人性，「爲成仁慈」（赫伯來書一章十七節），正是爲教他的仁慈能有較廣的發展，有較加宏慨的播散。鮑徐愛不猶預的這樣講說：「耶穌基督，既爲天主聖子，自他的性體是完備純聖的，爲此他雖喜歡回頭改過的罪人，但是究竟他更喜歡見的，還是那從未犯罪的清潔。然而當他成爲我們救主之時，爲着愛慕我們的緣故，曾嘗懷起了別等的心情。這位天主當然是較爲的鍾愛清潔無罪的靈魂；但是，信友們，我們應當喜歡，因爲這位仁慈的救主，特來找尋的是罪人；他的生活祇是爲着罪人的緣故。」聖方濟格也說：「他的召叫就是當救世者。」可敬姆母砂比發揮同一的意見：「他是可憐者的天主；幾時我們與他呈示一條必須賠補的過失，我們就重新張顯他爲

救世者的名銜。」聖伯爾納多說的話也是同音的：「仁慈的聖父當然是可憐者的聖父。」

(5) 是病人需要醫生，不是身體健康的。

盼望天主相幫我們，不致在這個題目上說一句過限或是錯悞的話！此處我們偶然想起來一位顯名主教所說的話。有他屬下的傳教士，因在經營傳教事業之間，經見了世人的種種兇惡罪過，曾在他們主教前哀嘆謾怨；主教答應的說：「噯！我的好神父們，若沒有罪過，你們的職任可有何存在的理由？」吁！耶穌，永遠的大司鐸，我們的救主，讓我們向你也說這同樣的話吧！若沒有必須你赦免的罪過，你向日在世的生活，你那莫可名言的苦難，便有何存在的

理由？你那時用你的聖事，用你的聖教會，在我們人世可要有什麼辦的呢？如果沒有這些可憐的人們，你用你的仁慈可要作什麼呀？

聖女日多達說過：「幾時耶穌再找不着足夠清潔的靈魂，爲能臨格他們，以他們作自己的淨配，他便准許那些靈魂患病，好能藉着醫生的名義去到他們內裏。」病人依靠醫生，託他療治自己的瘡，誠心思想他有醫治的本領，病人的這般行事，自能給醫生加莫大的喜歡及榮耀；罪人將自己的罪過陳示與救主，求他療治，罪人也照樣能給救主加莫大的喜歡及榮耀。若因罪過天主受了凌辱，而救主却因赦免消滅罪過受了光榮。看了吾主給那些回心歸依自己的背子，賞賜的恩寵怎樣鴻慨，真好像是吾主要對他們顯示謝候的心情

哩，謝候他們，因他們曾供給自己能發揮仁愛的機會，藉以滿足發展自己仁愛的欲望和需要。

前面已提過的一位著作家談論說：「所以，我的靈魂呀，你承認自己有病，這倒無妨，但是千萬不要因此就害怕去投奔醫生！反要全心依靠的去找尋他，格外是因為他原是爲了你，是爲去到你跟前，他才「像似新夫從他的臥房出來，邁着壯士的長足大步，從這「天邊走到那一天邊」（聖詠十八）。他專意的來了爲治好你罪過的病症，他都知道，「無病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才用着呢」（瑪竇九章十二節）。罪人拿着正應當發依靠投奔醫生的緣故，反看作了害怕躲避醫生的原因，這是何其兇禍的瘋狂！拿着前來醫治你病的，

反以他當了煩惱你的仇敵，這是何等的糊塗！

諺語篇上說：「不受驅逐而自行逃跑的不是正理的人。」無人驅逐自行的逃跑，這是奇怪的事；到底更可奇怪的，是那不從正理的人，不但是不受驅逐就逃跑起來，而且他逃跑，只是因為有良好的天主來招呼他，來追趕他，為的是給他呈送仁慈，給他配來適於醫治他病患的藥料。良好的天主並且誓許與他，他為得了常生，向自己無論請求什麼，樣樣都要恩賜；他却是因着這個就逃跑起來，這還不奇怪嗎？

(6) 耶穌聖心的發顯激動罪人依靠。

耶穌聖心發顯與聖女瑪加利大的事實，以及吾主向聖女默示的

各等話語，都爲罪人有大安慰，很易於激勵罪人發依靠。有一位聖德非凡的修士，說過這句最確當的話：「自從吾主降臨之後，依靠該當成爲罪人的本德。」到底自從耶穌聖心發顯與世，依靠的心情，豈不應當推至膽大無畏的界限嗎？豈不是這個天主的慈心，曾嘗順着龍人的長槍，就在他靈魂內傾流下罪赦，聖德，以及致命的聖寵嗎？不就是這個慈心，正用罪人逼他所流的血，反過來養育罪人們嗎？真就如同塘鵝一般，任他的小雛將自己的肋膀啄破，好用流出來的血養活他們。按照聖味增爵費利的說法，耶穌願意教人將自己的心刺傷披開，無非是爲教罪人能夠連罪赦的泉源也看得出來。豈不是這一個慈心，從聖體櫃內向衆人不停的呼號：「凡是負重任的，

請你們都來我前，我要輕減你們的苦？」這個慈心感着需要赦罪及治病的渴望，解除不了的渴望。給他陳來可以赦免的罪過，這豈不是正好用爲滅他渴望的嗎？說到這裏，有一件可以注意的事，就是那些較多明瞭耶穌聖心密義的，爲鼓勵罪人們發依靠也較多的有心火，在利用已過的藝術上也較加的精熟。聖女日多大的行實內，對這一件有不少很安慰人心的節目。聖女瑪加利大也屢次伸說這層意思：「耶穌聖心是仁慈之寶座，在那處所裏最可憐的人是最受歡迎的，但是要緊的條件，是該有愛情在他們那可憐的深淵內，將他們的可憐陳列出來。」

聖女接着說：「若你有了過失，不可因此心慌意亂，因爲心中

慌亂不安，過度激憤，能強靈魂與天主分離，能從我們心內將吾主耶穌驅出。該當做的，是求懇耶穌聖心寬免，求他爲我們補償，使我們同天主的聖威復歸於好。此時，你可寬懷向完全可愛的耶穌聖心說：吁！我的惟一愛情，請爲你貧弱的僕役還債，求將我個做的不好補償了吧！請將他轉爲加增你光榮，帮助别人修德，及幫助我救靈的用途！照這樣做，我們的過缺能多多相幫我們修謙德，教訓我們認得自已原本是什麼！指示與我們，愛隱藏在自已虛無的深淵內，是怎樣有益處的。」

「深深發了謙遜之後，便可從容自然的重新定志，勉力往後更加守忠守信。耶穌聖心最喜愛這樣的辦法，因爲如此做着，可使靈

魂保存平安。」

(7) 高隆下神父勸勉滿帶罪過的靈魂發依靠。

聖女瑪加利大的神師，可敬高隆下神父不停的講論罪人要多發依靠的題目。我們祇好節錄可敬與一個，因已重罪失望的靈魂寫的信。我們下章內要早述聖方濟格撒助爵論本章題目的道理。我們難以找得像這封信內的詞意，與聖方濟格的論調更相和洽的，真是聖方濟格教聆的回聲，是聖人所講的道理貼與實際上的撮要。

可敬高隆下神父寫說：「假若我要居在你的地步上，你看我要怎樣勉力安慰我自己。我要滿懷依靠向天主這樣哀告。我主，請看這個靈魂，他在世界上是爲相帮你施展你那可欽愛的仁慈的，他相

帮你的仁慈顯耀於天地之前。別人光榮你，是因他們的忠誠恆毅，藉以顯耀出你聖寵的力量來，發揚出來你待遇那些忠誠服事你的人，是怎樣的仁慈大方。至於我呢，我光榮你，是教人們看出來，你待罪人是怎樣的心好，教人們知道，你的仁慈是超越一切兇惡的，沒有什麼能令你的仁慈涸竭的；沒有一樣罪過，無論他怎樣的醜陋兇惡，能催促人失落了得赦免的盼望。我可愛的救世者，我是重重的得罪了你了；但是若我在這以外，再來思想你沒有夠大的仁慈，足以寬赦我的罪，就此我再給你加一番很重的侮辱，那就更其的不好了。你我的同敵，任他天天給我設新的計謀，我總不能讓他遂就；即便他能令我失落一切，總不能教我失落了依靠你的心；即便我顯

仆百次，即便我的罪過比實際的重大百倍，我仍舊還要仰望你的。如此做了之後，我覺着爲賠補罪過，補償給人立了的壞表樣，不拘該做什麼，也都不要覺得費難了。：如此做了之後，我要重新定志服事天主，要比昔日更加虔誠，心中要存着與往日同等的平安，就如沒有得罪過天主一樣。」

姆母砂比常說，自己的營業是「掘取天主的慈心」；她也不怕說這些話：「即便在每一呼吸間我們顛仆失錯，如果我們每次立時轉回來再歸向天主，重新勉力按正軌行事，那些過缺便不能貽害我們。若我們用那些過缺，爲在天主前自卑自賤，勉力教自己成爲良善心謙的，教自己看自己是微小的，天主就不要多注意我們罪過的

本身，却要更注意我們從中得取的神益。此時，罪過就不能有所害處，也不能使人的欲志衰弱。一個靈魂能認得自己的罪過，這爲他真是一番大福寵。這種知識要教他曉明天主的慈良，及救世主功勞的價值。」

第四章 前題續講

(1) 我們的可憐是天主仁慈的寶座。

我們已聽了超性學士及衆聖人們，論罪過本身就應當激勵我們，依靠天主仁慈的這個題目上，所表顯的理義。現在可以讓我們和愛的聖師方濟格撒肋爵仲說自己的意見：

「我極可愛的修女們，你們問我說，一個深覺自己可憐的靈魂，可以懷着宏大的依靠心，前去投奔天主嗎？我給你們答應說，不，但一個認識自己可憐的靈魂，可以懷着宏大的依靠心，前去投奔天主，而且我說，除非一個靈魂認識自己的可憐，他絕不能在天主前有真實的依靠；因爲原是認識兼承認自己的可憐這一件，能引領人

前赴天主台前。所以，諸位大聖，聖若伯，達味聖王，以及其他聖人。常以承認自己的可憐卑污，作他們祈禱的前題。爲此承認自己貧窮，卑賤，可厭惡，承認自己不堪顯形於天主台前，這是很好很好的事。」

「記起古人這一句話吧：要認識你自己！這本是勸人要認明自己靈魂的尊貴高大，因而勉力提防躲避，不致以不適當的行事污辱褻瀆了自己的尊榮。到底這話的意思也是說的，人該認識自己的卑賤，可憐，殘缺不全的境地，因爲我們越認識自己的可憐，越能加多依靠天主的良好仁慈。原來仁慈及可憐中間有緊相對照的來往，沒有可憐，仁慈便無從施展。假設天主未嘗造人，天主固然常是真

正良好的，然而天主就不能像現時一樣，是仁慈的天主，因為惟獨對着可憐者才會施行仁慈呢。」

「從此你們可以見得，我們越認識自己的可憐，就越能多有依靠的機會。我們自己這方面實在沒有什麼，可以藉為依靠自己的。不依靠自己的心情，是人認清了自己的短缺，才會引起的。不依靠自己是極好不過的事；但是若不就此去全心依靠天主，一切一切都仰望天主的仁慈，那麼不依靠自己可以發生什麼利益呢？」

「我們每日犯的過缺，每日在天主前失信義的行跡，當我們前赴天主台前的時候，應當令我們感覺羞愧。有不少的大聖，如聖女加大肋納瑟納，聖女大德肋撒等，多階有了什麼過失，常在天主前

懷着深切的慚愧心。實話說，我們得罪天主之後，以謙遜的心在天主前自縮自退一些，自羞自愧，這豈不是很合理的麼？我們若但得罪了一位朋友，以後我們再去親近他，不免的還感覺羞愧，況說我們所得罪了的是天主呢？所以羞愧是該羞愧的，到底不可停頓於這一步上：因為發謙遜，自認卑微，自羞自愧，這一類的德行是屬中途性質的，要藉着這些德行，使靈魂昇到與主互相締結的地步才是。用羞愧的行爲將自己抑壓到虛無境地，將自己脫卸空洞之後，若不趁勢將自己全行交付與主，那初步的工作便沒有多少利益；爲此聖保祿宗徒說：「你們已經把舊人脫去，要穿上了新人」（格羅森書三章九節），原起作這番微小的退縮行爲，也無非是爲能用愛慕及依

靠之情，更便當的躍到天主跟前。所以要作這第一點的結論，我們可總說一句：多階我們認識並感覺自己的可憐殘缺，因而發生羞愧的心，這是很可喜幸的事。然而千萬不可在這一點上止步，更不可以因此灰心喪志，却該用依靠之情將自己的心，提拔到天主台前才是。依靠之情所靠的根基，全部是在天主內裏，在我們這方面什麼也沒有。我們固然不停息的變換，天主可是始終不能變換的，無論我們是軟弱，是強壯，無論我們是齊全，是不齊全，天主那面對待我們良好仁慈，始終一致。」

「我習慣說這句話：我們的可憐是天主仁慈的寶座。所以我們的可憐越大，我們的依靠心也該越大。」

(2) 我們的不齊全不可作爲懷疑天主愛情的緣故。

「天主以愛情眷顧你，在這一件上不必發生疑惑；連世界上最惡的罪人，只要他們有回心改過的誠意，天主照樣也是用愛情看待他們。天主的心是何其慈良，何其甘飴，是何其和順的呢！這個心對待他這些柔弱的受造物是滿懷愛情的，但是要緊他們承認自己的可憐。天主的心爲那些可憐的人，真是莫明其慈祥的，爲那痛悔已罪的人是難喻其良好的。誰能不愛這個寬宏大量的心呢？誰能不愛這位天父的慈母心腸呢？」

「我們的不齊全處不該中樂與我們，這是當然的；爲此我們該同聖保羅宗徒一樣說：『噯！可憐的我呀！誰要從這個死亡的肉軀內

救出我呢？但是我們的不齊全斷不該令我們驚異，更不該掃去我們的興志。我們要勉力着甘心承認自己的卑弱境態，勉力發謙遜，不依靠自己，却不可因此喪志，心中煩悶，更不可因此疑惑天主對我們的愛情。天主固然不愛我們的短缺，我們的小罪，但是天主可因此就不再疼愛我們。爲母親的雖然不喜歡孩子的軟弱疾病，然而孩子的軟弱疾病不但不能教母親，停止了愛慕孩子的心情，反要激動她加增上了一番疼惜憐憫的愛情。照例，天主雖然不愛我們的過缺及小罪，然而天主並不因此就改變了疼愛我們的心情。爲這個緣故，達味聖王很有理由向天主這樣說：「主子，求你可憐我，因我是病弱的（聖詠六章三節）。」

「是了，我可愛的女兒，你這般的悞喪行跡是滿夠滿夠的了，勸你平安喜歡吧！吾主必然是眷顧你哩，且是以愛情眷顧你哩，吾主按照你病弱的程度，用相對程度的疼愛待遇你呢。總別讓你明悟內保存與這等實情相反的觀念！幾時這類的意念來侵犯你，不可以迎面觀察他們，簡直將你的心自轉過去，不要注意你那些罪過，要用上振拔興志的謙遜心去投奔天主，要但但向天主談論他那莫可言喻的慈良。天主用自己慈良的心，愛慕我們這個弱懦，貧窮，卑賤的人性，我們的殘缺病弱絲毫也不能改變了，天主對我們所懷的這般心情。」

(3) 較甚的可憐召引較甚的仁慈。

「要因你的虛無自幸自慶；心中爲此儘可坦然，因爲你的可憐，正是相幫天主的良好施展仁慈的質料。」

「在乞丐中間，那些最可憐，身上的爛瘡越大越可怕的，越是頭等的乞丐，也越容易感動人施哀矜。我們在天主前也無非是些乞丐；那樣說來，最可憐的靈魂正是光景最好的；天主的仁慈要欣然的眷顧他們。」

「我勸告你，我們要在天主前謙遜自下，在天主憐憫的門前，要不住聲的叙說我們的瘡傷可憐。但要記得，叙說的時候該當喜歡，喜歡自己赤貧如洗，空虛盡無的境地，爲教吾主用自己神國的恩寵將你充實裝滿。」

「乞丐在我們面前呈顯他們的瘡疾困窘，是他們最生效力的演講。」

「你問我，你前好些年犯的罪過，是否的確得了罪赦？我極可愛的女兒，你要知道，當你頭一時間受了天主的激動，定了志向願意將你全交與主，自後只爲他一個生活，那時天主已用自己的慈良；將你那些罪過全然一筆鈎消了。誰說如此，我可愛的修女，你還可效法這位大悔罪者，常作這番祈禱：「主子，求你再洗我的罪污，再消我的過犯，」（聖詠）；這樣子做自然是常有益處的。不過要緊的是該有真誠質樸的依靠心，依靠吾主無窮的良好，發虔誠的信心，信服吾主的仁慈總不能虧了你的仰望。」

(4) 聖保祿的話，我因我的病弱自欣自幸。

「要屢次提拔你的心，在我們的救主前，發虔誠的依靠及深沉的謙遜。要向吾主做這一類的祈禱：主子，我是可憐的，請你將我的可憐收納於你仁慈之懷中，請用你那慈父的手將我提拔起來，令我將來能享受你的產業。我固然是弱懦的，卑賤不堪的，到底在我死的那日你是要愛慕我的，因為我曾仰望了你，因為我曾盼望了我能全成了你的。」

「因着我們公共所愛的吾主耶穌，我請求你，心安神怡，平靜自如的生活於你的軟弱可憐中。大宗徒聖保祿說：我因我的病弱自慶自喜，為教我救主的德能存居於我內。（格林多書十二章九節）真是

，我們的可憐是顯揚吾主無限慈良的台座。」

「盼望天主能在你的可憐中，就是能在他慈善的寶座上受顯揚！並能在你純全真誠謙遜的台場上受顯揚！」

「噯！我極可愛的女兒，心中平安吧！不用儘管的同你那諸番不齊全處周旋了，把你的眼高高舉起，仰望吾主的無限慈善吧！原來吾主爲將我們拘制於謙遜的範圍內，所以就讓我們生活於我們的病弱中間。全心依靠他的仁愛吧！他定然結記你靈魂的事，他爲你的靈魂顧慮的怎樣周詳，且是你所料想不到的。」

「若說你到今沒有好好的應用了天主的聖寵，有可以補救的方法，就是勉力往後好好的應用便是。你的可憐軟弱不應當使你驚異

：天主所見了的很有此比較甚的，他的仁慈總不棄捨可憐者，天主的仁慈正是在他們身上藉以發展，在他們身上博施恩賜，在他們的卑賤可憐上安置自己光榮的寶座。」

「我們的可憐我們的軟弱，不拘是如何大的，不拘從前是如何大的，反正總不能令我們敗興失望，只該引動我們謙卑自下，令我們投奔於天主仁慈的懷內。我們的可憐越大，天主的仁慈也越能藉此受榮耀，祇要我們勉力着從那些可憐內逃脫出來便是。至論這一件，我們很可仰望天主，要用自己的聖寵相幫我們成就得到。」

(5) 指引靈魂的神師該多多鼓勵人發依靠。

聖方濟各切望那些有指引他人靈魂責任的，要多多加意，設盡

方法鼓勵人的心火，激動人的依靠心。聖人就是按着這番心願曾給一位院長姆母寫信，這位姆母是歷史上著名的，可惜是足以令人悲傷的著名。聖人給她寫信論及自己曾嘗託她管理的一位少女：「我向你實說，你待這個可憐的女子真有一點太嚴厲了。用不着儘管的申斥她。既然牠是懷好心願的女子。更好向她說明，她不拘多階跌倒了，總不要驚奇怪異，更不要激憤怨恨自己，要勸他瞻仰吾主，吾主常如慈心的父親，自天眷顧自己的孩子，見他完全軟弱，個個穩定了脚步，向他親善的說：我的孩子，緩緩的走吧！無庸心急！若見他跌倒，便鼓勵他說：你看，你跳的太猛了，你這也就安靜了，不必涕哭悲傷；這時，就走到他身邊，伸出手來，將他拉起。若這

個女子是心謙的孩子，她又知道自己是個孩子，若見自己跌倒，她也不能太生驚異，且說她就是往下跌，總也不是從若干高度上往下跌的。」

注意：所說的那位姆母是亞着利格亞助惱，厥後入了楊生厄異教。

(6) 聖方濟各教訓神工神父怎樣款待罪人。

聖方濟各撒肋爵，和藹的聖師，爲聽神工的神父們所出的教言，與前面的講說是同性質的，也是更加詳確的。聖人提醒他們：可憐的罪人既然稱呼他們爲神父，所以他們也應當「對待那些罪人懷有真正爲父的心腸，雖然他們有罪有毛病，也要以極大的愛情款待

他們。」聖人接着說：「如同蕩子回歸之後，雖然破衣爛裳，髒污不堪，既與豬豕周旋共處，身上當然臭氣逼人，到底那位好父親還是上前懷抱他，摯愛的口親他，在他身上流喜淚；他這般行動，祇因為他是父親，為父親的心腸在兒女身上是嬌柔的哪。」

此後聖人又教訓聽神工的神父，該怎樣接待那傾向於敗興失望的罪人。

「若理會在你前行告解的人有些害怕，心灰志喪，有些疑懼自己能否得了罪赦，此時便要竭力的鼓勵他。給他多多講說諸如此類的意思。大罪人痛悔補贖，給天主能加最大的喜歡。我們的可憐越大，天主的仁慈藉此也越能多受光耀。吾主曾為那些釘已於十字架

上的人祈求天主聖父，這是爲告知我們，即便我們親手將他釘在十字架上，他仍要歡欣的寬赦我們。天主器重人悔罪之心竟至於此，就是人起發星點的悔罪心，祇要是真誠的，就足以感動天主將他各等的罪過全然忘記了，甚至假若下了地獄的人以及魔鬼，若能有了悔罪之心，他們的罪過照樣也要得赦的。有許多大聖人從前是大罪人，就如聖伯多祿，聖瑪竇，聖瑪大肋納，達味聖王等。人能給天主的仁善，及吾主受難釘死之工，加的莫大的凌辱，便是沒有依靠，害怕得不了罪赦的心情。信德的規定，命我們信服能得罪之赦的道理，這就是爲得，趕我們領吾主所立爲赦罪的聖事之時，不疑惑我們的罪過真真的得消得赦。」

(7) 聖方濟各待遇在自己前行告解的人溫良和善。

人都知道聖方濟各撒肋簡待遇在自己前行告解的人，是怎樣的溫
和良善。聖人心見內徹實明瞭，怎樣神工神父應當是至極溫良利
善的；聖人在自己的實行上果然也全按着這層意見做，這是與聖人
同時共處的人，及聖人的朋友們所作証的。葛穆主教記載的說：「
我許多次聽他讚美聖女德肋撒的這個習慣：就是有一些向日曾爲大
罪人的聖人，聖女格外喜歡念他們的行實，爲能就中明見天主在他
們的大可憐上，所施仁慈的宏量。」

聖人與聖婦尚大拉寫信說：「我真說不清我是怎樣質地的人：
我雖覺着我是可憐的，我却不因此憂憤，反有時候倒覺得喜歡，思

想我爲天主的仁慈真是個好營幹。」

拉里委司鐸評論聖人說：「無法描寫聖人每次犯了過缺，所懷的那種心情，那番愛情的痛苦，那番孺慕的害怕，那種酸苦而甘飴的情感，全備仰望，全備託靠天主莫可擬量仁愛的心境。的確，真是無法描寫的，原來這位絕卓的人物自幼受了聖神的光照，就是在自己的過缺之中，也常拿天主當自己仁愛至極，和藹至極的父親，一並堅決的信服，自己一發了痛悔之情，天主便將自己的諸過諸缺消赦盡淨，將那些過缺拋在自己仁慈之海內，用自己無限量的愛火焚燼無遺。爲此若他有時輕輕顛仆，有時拿的主意未得遂就，他常平心靜氣的重新振拔起來，毫不惶亂，也不失忍耐，滿懷着依靠的

心情，仰望仁愛慈祥的救主。」

第五章 利用已過得以恒心前進

(一) 因着親身的過犯所得的經驗令我們謹慎明智。

本章的題目在前面的蘊意內已經隱含的講說了，本章的質料實在不過是最後那兩章的結論。我們論自己軟弱的情勢，既已有了較為清晰的觀念，又明瞭了天主的仁慈是怎樣宏大，我們往日的過犯給我們所留下的教訓，當然是在以後的途程上，定要較前多加小心，謹慎自防，也更容易本着謙遜依靠的心，前去投奔天主，也更容易相信，沒有天主的相幫我們一無所能，依仗天主的相幫我們無所不能。在交神戰上不依靠自己與依靠天主，是得獲勝利的兩項保證。我們的過失，在天主的計劃之內，並因天主上智的奇異處置，

很能幫助我們恒心於善。首先一件，是我們的過失提醒我們，前途要加謹慎。講解聖經的就按這個意思，註釋以下這節聖經：「重病使人靈魂謹慎」（訓導篇三十一章一節）。

金口聖若望說：「我們若看不少在德行上較我們超越的靈魂，未曾避免了顛仆，這種前車之鑒，本然已夠提醒我們，應當謹慎小心了。但是，我們自身的禍患爲教訓我們，效力却更準確；我們的本性原是如此，必得親自碰在礁石之上，才會相信實際的兇禍呢。」

這端真理不但有歷史常代証實，也是聖經上所發揮的意思，訓道篇上說：「未經了誘感的，他可知得什麼？」（卅四章六節）一位聖師講解這節聖經，接着說道：「延久享安泰的福是甚有危險的。」

人已落入的陷阱，因為害怕再跌進去，就要加倍的謹慎躲避。經歷了危險的舵工，必要多加提防，記着自己因為失慎翻船的故事，萬不敢再去那些不保險的地方裏冒撞了。

(2) 我們的過犯另外要提醒我們躲避犯罪的機會。

我們的罪過給我們施的第一樣教訓，促我們應加謹慎的，是教給我們認得招引犯罪的緣故，教給我們懂得了怎樣避免犯罪的緣故，使我們能夠事先提防周到，不致失於沒曾逆料，或輕率行事之錯，不致自陷危谷之中。格外的是要教給我們用心躲避明知故意的罪機；人家稱罪的機會為魔中之魔，嚶呀！他們真已將多少多少的靈魂沉沒於禍藪之中了！航海的人在他們的路程表上，標記着他們所

認的一切暗礁；我們照着我們已往的罪過，也要畫張神生航路的圖，可將我們前此所以犯罪的各個機會各個種因標明，將各道水流，各樣會嘗迷弄過我們的幻像，引我們迷路的失慎行事，都可以仔細標明。我們已往那可悲的歷史與我們供給的教訓，足以令我們自後加意躲避，不再接近那會嘗使我們翻船的一切暗礁。

聖方濟各也沒有耽誤了與我們供給這類的勸語：「看你信上的語句，我很明瞭你所提的那些小過小缺；這些過缺毫不令我奇異，也不應當令你奇異。這些過缺爲我們作小勸告的用途，提醒我們在自己眼前謙卑自下，提醒我們在所站的警崗上謹慎守衛。」

「靈魂的熱症如同形體的熱症一樣，病勢痊愈之後，在病者心

地之內引起一些爲他有益的情意。在種種益處之中另外顯著的一件，是這些情意的作用，能將原初引起那病的種因節節退除，直至踪影不留爲止。這些情意將過去的病患，常給我們排在眼前，爲教我們害怕，因而不致將舊病重新引起。不然若沒有心中的戒告，我們往往的要放蕩不拘，冒昧行事，無怪乎就很容易的復陷於舊患。有這類情意常在那裏驚嚇我們，好像常用韃韁持壓着我們，使我們謹慎小心，直至完全復了原狀爲止。」

「總不可遺忘了我們已往的禍惡，爲免了將來不陷於更劣的禍惡之境。」

(3) 忠信應用保持恒心的方法；接金口聖若望及聖曖比法

的講論。

我們的罪過能發生前面所提的那第一等益處，因着連帶的關係，也可以發生這第二等，就是要教導人忠信運用那些爲保持恒心緊要的方法。我們的每個罪過都要成爲强有力的講道員，向我們叮嚀聖寵的緊要，和我們應當祈禱，多領聖事的本分，藉以激得充足的聖寵。令我們當慚愧的種種經歷，要動盪我們的懈怠，要激勵我們在事奉天主及修德行上有心火有興志。畢那孟德司鐸說：「沒有比從狼爪之下脫出的馬跑的更快的。他只想自己的仇敵常在他身側，所以不祇是跑，簡直是飛呢。罪過在聖人們的身上，正就發生這般的效驗，他們的罪過正能催促他們，以加倍的心火勉力積善修德。」

金口聖若望曾在戴堯道萊身上見得了這類的效驗，聖人給他寫信說：「獵人擊傷了獅子的皮膚，結果祇能令獅子變的較加兇猛，較難戰勝；照樣，人類的仇敵本想給你加上較深的傷，不料更才加倍了你行善爲好的心量及奮勉呢。」

聖嘜比法用有趣的譬喻發表同樣的觀念說：「麋鹿自覺年老力衰之時，便到岩石坡上去尋察爲找得長虫的巢窩，找見以後，將口吻在隙縫之上，往出來吸長虫。一經吞了毒蛇，因着所受毒傷的刺激，遽然勁力活潑，又因受着劇烈乾渴的窘迫，遂就長足奔跑，急不容緩的去尋找清水。假如他在三點鐘的期間內，得着了清水嗑，他便從此吸取上了五十年的新壽數。專務神修救靈的人哪，假如罪

惡的毒蛇鑽入了你的心靈，你可照樣飛跑去尋找聖寵的泉源，在那裏發了痛悔之後，不但你的罪過要得消赦，而且連你遺失了的力量也能得了恢復。」

軻魯司鐸說：「小孩子少許的離開母親身邊，有意獨自行走，及趕跌倒以後，便要更加親熱的回來投奔母懷，盼望母親爲他消解碰跌的疼痛；因着這次顛仆的效驗，以後就再不敢離母親的身側了。既然經覺了自己軟弱的情勢，又經覺了母親怎樣慈善的將自己扶起，從此以後，他對待母親的愛戀必更增加。」

(4) **忠信應用保持恒心的方法；按聖方濟各的講說。**

這位最仁和的聖人所寫的字句中，包容着這類道理的筋骨。

聖人說：「把你的心靈再提攜起來吧！將他柔和的樣子再置於善主的手中，懇求吾主爲你將他醫治好了。在你一方面呢，也要盡你所能，使用相宜的方法，要重新立定志向，要看神修的書籍等等，爲幫同吾主醫治你自己。這樣做去，可在你的遺失之中收得大而且多的益處，可在你病患之間，得了較前更強的康健。」

「自重自愛的偏情，自尊自敬的心，明悟中的狂妄思想，這些惡根子，是不能從人心中截然砍除的，至多不過能夠阻擋他們不發生惡的效果，就是說不發生罪過就是了。這些惡根的偏向，自來的起發萌生，從本性激發的首初活動，當我們生存在世之時，總不能完備的阻絕；所能辨到的，祇可箝制和減少他們發動的額數及強度

罷了。爲這個宗向可用的湊效方法，是勉力修正相反對的德行，另外的方法是勉力愛慕天主。所以要緊該有忍耐，勉力着一點一點的改除自己諸般不好的習慣，勉力着漸漸的馴服我們那慊憎他人之情，爲能遇時遇節得到壓伏自己的偏向，得到約制激憤不忍之心，就很可得意的了。我極可愛的女兒，究實說來，現世的生活確是連續不斷的戰爭，沒有一個可以誇口自己是不受任何攻擊的人。憩息是天堂上所有的專品，惟獨在那裏才有等候我們的得勝枝。在世界上面，必須常在害怕及仰望之中戰爭；不過要緊的，是該教仰望之心常佔優勝地位，因爲該富思想，那位幫助我們的原是全能的天主。」

「吾天主，人心裏的國土內，若真有愛主之情爲王，則是何豈

可欣有福呢！我們靈魂的諸般能力，若皆服從這位無比聖智的君王，這是何豈可頌呢！是的，我可愛的表妹，在這位君王權屬之下，在他國土之內，不能有罪惡立足之地，連沾滯最小的罪惡之情也不克潛入的。可是天主讓罪過時來擾亂他國土的邊境，意向是爲習練此神國內部的諸般德行，使他們強固堅實，好適與戰爭之用；並且天主竟允准一般偵探，就是小罪和種種不齊全處，進入他的國內到處遊行；到底吾主的意向所在，是盼望我們明白，若沒有他常在那裡做我們的後盾，我們早已做了我們仇敵的犧牲了。」

「是了，我可愛的女兒，你向我提說，你那一些可憐光景不時的回來煩擾你；你要我論這事給你說什麼？我可說的祇是這個：幾

時敵人返回來，幾時要拿起你的軍器，盡上奮勇的同他爭戰。但是我奉勸你無論如何，斷斷不可讓缺失依靠之情闖入你內裏。原來天主慈愛之心，准許你遇這些顛蹶的逆境，萬不是爲得藉此棄絕你，只爲教你保存謙遜之心，也爲教你更誠虔更全備的靠託天主仁慈之手。」

(5) 撒羅滿的墜落教訓我們人性軟弱及仇敵兇險的實況。

「可愛的修女，多少次我們實以爲，昔日被我們戰勝了的老仇敵，早已遠遠的逃避，不能再回來侵犯我們；不料忽然之間，竟見他們從我們最不曾注意的方面，又給你反回來。噯呀！那位空前絕後的智者撒羅滿，當他年幼之時宏功偉烈，延久的時期在德行的道

路上前行；因此他實以爲自己的前途完全是保險的了，思想自己到今所過度的純正生活是準確可靠的佐券。不料他正在思想自己行將攀到極頂之際，竟卒然爲仇敵所襲擊，結果落入其羅網，且說將他攻陷的那類仇敵，照他當時所處的光景，正是人一點也想不到提防的。一

一這場遺事爲我們有兩樣顯著的教訓。其一是，我們始終也不能以憑靠自己，要常在聖畏之下前行，要不停的求懇天主援助，要在一種謙遜的熱心內生活。其二是，不可以忘了我們的仇敵祇能暫時被我們打退，但是總不能被我們一儘的殺滅。他們所以讓我們暫時平安一期的意思，無非是爲準備着向我們交更烈的戰鬥。一

「但是，可愛的修女，爲着這個，絕不可灰心喪志。這類的小振撼正能提醒我們反心自省，觀察自己的羸弱，也能引動我們更加誠懇的投奔我們的天主，我們的援助。在先聖伯多祿安然步行於冰面上，忽然暴風生起，澎湃的波浪顯出快要吞沒他的形勢，他便害起怕來，驚懼的呼道：「主子，救我！」吾主伸手將他接起，責斥他說：「小信德的人，爲何疑懼？我們也是一樣，當着私慾偏情來擾亂我們，誘惑的風波起來作動之時，才要着急的呼求我們救主的援助呢。不然吾主讓我們感受擾亂，也無非是爲激動我們呼號他的救助，更加熱切虔誠些。」

「深深的發謙遜吧！若不是天主常在那裏作我們的監申籐牌，

雲霧之間，我們的全身便要布滿了各等罪過的刺傷，這是絲毫無庸變惑的。爲這個緣故，要恒心實行我們諸凡熱心工課，藉此以同天主常常連合；這是我們應當全心着意的，其餘別的都是無關輕重的。

「有時自尊自愛的偏情，和你的顛弱來搖動你，不必因此慌亂！因爲天主讓這類的風波生起，祇爲逼迫你緊緊的執着天主的手，使你發謙遜，前去呼求他爲父的救助。」

(6) 不必定該覺出了自己有勇力；只只盼望在急緊的時候有勇力便是。

而多陷我們覺得自己沒有拚絕罪過的毅勇，對於自己的斷決心

志不能準確的憑信，自思自想若果誘惑前來攻擊，若果遇了犯罪的機會，心中疑懼，不敢保定自己能否拒絕；別想這樣的心思是沒有依靠天主之心的憑據！絕不是的，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並不是志向軟弱的憑據，實是全全認識自己可憐情形的好記號。」

「不憑信自己能否退絕了誘惑，正比自覺保險，自覺有力退絕的情緒，是更可取的；然而要緊的是，既然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便要依靠天主聖寵的助力。有許多人，自覺神力充足，想要爲天主興辦奇異，不料時機來到，竟不曾成工；反而也有許多別的人，覺着自己的力氣一點也靠不住，深恐自己在事實中間要有失敗的危險，但是往往趕機會來到，不知怎的，竟卒然爲主成就了毅勇的行爲

。這也無他，只因他們深覺自己的軟弱情勢，遂被這種心情促着，不停的哀懇天主的相幫助佑，加倍的鎮守自己，誠切的祈禱，自卑自下，祇怕陷於誘惑。他們所以能成就意想不到的事，緣故就在這裡。

「我說，即便我們不覺自己已有勁力有勇氣，不敢保定誘惑來到，自己能否拒絕得了，並不必因此憂懼；祇要誠心盼望自己要拒絕的，盼望誘惑來了天主準相幫我們，我們這面也定要求主相幫，有了這一層就滿足夠的了。不必該實實覺着自己有了力氣，有了勇敢，只只盼望自己在急緊時地內有力氣，有勇敢，就成了。更不必有任何憑據記號，藉以保證自己準有力氣，祇要盼望天主在事機內

必然相幫我們，就足夠了。桑松雖然號稱力士，到底僅僅是在急緊應用的機會內，他才覺出來天主付與他的奇力；所以按古經上記載的，多階桑松遇見了獅子或仇人，是天主聖神執勒他上前行殺。原來天主總不作絲毫無益的事，所以人不需要使用力量勇氣之時，天主也不肯加付；然而到了緊急的時機，天主的助佑總也不能虧缺。該常盼望天主在任何的光景內總要相幫我們，但是要緊的條件是我們該向天主求懇。我們常可借用達味聖王的話說：我的靈魂，你爲何憂愁，爲何慌亂呢？仰望天主吧！（四十二聖詠五節）並可同聖王一齊祈禱說：主子，幾時我力虛弱，求你不用棄捨了我！（七十聖詠九節）

（7）即使我們是至齊全的，也要看自己爲至不齊全的。

「保持真熱心的最上密訣，是修深沈的謙德。你深發謙遜吧！有了這件，天主總要傾向你，你實心願意，將自己慷慨大方全備無遺的獻給天主，天主不能不垂顧你的好心願。你可以從心裏向主子說，雖然你到今沒有忠誠的服事過他，可是你倒堅決信服，主子的慈愛是要寬恕你的；至論你所拿的志向，決意要脫卸一切世愛，惟獨摯愛天主，全心忠信事奉天主，你也可向主子說明，你深信他總要堅固你這個志向。我們不可因自己的過犯心煩意亂；往往那些待天主氣量窄狹，不肯與天主供給充分的愛情的，反過來天主待遇他們倒非常的宏慨，賜給他們無數的特恩。」

「我仰望天主，教你常常存站在天主手裏，因此總不致於顛仆

；然而若終究還是儘在石頭上跌倒了，盼望這等逆遇不會生出別等效果，祇能教你更加提防慎審，教你一時比一時更加熱忱的，祈求天主的相幫助佑。我懇求我們在天仁慈之父常常的保護你。」

「即使我們是人間最齊全的，我們也無庸察考，勉力的知道這個，祇可常常自認不齊全不完善便是。我們總也用不着察問自己，是否有缺點，是否是不齊全的人，因為在這一節上，從來也不用生疑惑。從此生出來的自然結論，是總也不可怪異自己有缺欠，不齊全，既然當我們在世生存之際，不會見得自己有了別樣的態度；更不可以因見自己有缺有過，心中憂傷，既然這是無法療治的情形。祇好深深的發謙遜，藉此補償自己的缺欠，勉力逐節的改除便是。

這是我們的過缺給我們留下的一種恒常工課，一面因為時時常有過缺，所以總不能停止了做補贖的工夫，一面因為沒有將過缺完全補償的時候，所以自覺有情可原，所以也就不憂慙不麻煩了。原來補償過缺的本分，與補償罪過的本分確不是同性質的。一

(8) 記念早昔犯罪後良心憂苦不安的情形，爲拒絕誘惑有大援助。

從我們罪過能抽取的末一樣益處，是可以回想早昔犯罪之後，良心的責備如何難忍，心中焦憂不安的痛苦，如何壓重，並可以回想，我們因了那些罪惡當做了何等的補贖。有時我們要勉力在心中將那些已往的苦痛情勢，重新再陳列出來，這爲抵擋誘惑是能大施

效力的。受誘惑之時可以向自己說：唉！我的靈魂，你別忘了，你昔日遭了犯罪之禍以後，良心內曾受了何等的煩亂苦痛呀！你可記得，你爲全備斷絕了那種罪過，爲消除那罪過所留的痕跡，爲補償那罪過所留的遺毒，你會嘗費了多大的事！你可記得，當那些罪重壓你靈魂之時，你心中怎樣的焦憂煩亂，當時想起來天主的嚴厲審判，怎樣的恐懼害怕，爲去在神王內，將你那些可憐的事情，據實查明，曾當怎樣發勇敢，爲戰勝了羞愧的心呢！把這些都記起來吧！恒心勇敢勉力躲避罪吧，至少爲免了不再受這類的苦情，這類的憂愁和那羞愧之情的難爲。

爲躲避罪過，這類的動機固然是不很完美的，因爲是根於害怕

不是出自愛情的。雖說如此，在不少的光景內，這類的動機確能發生實在的益處，爲此在利用已過的技術內，也是堪得列舉的一樣。我們的聖師在這一點上未曾多加伸論，到底並不是總沒有提過。『愛情雖然堅強有力，但是也很要緊借用外力，爲能自持自助，所以然的緣故，是因爲這愛情所紮居的人心是變換無常的，是時有反抗的行跡的，所以在作戰之時，愛情必須借用怕情以作佐助，與他協同並行，才足以排拒仇敵。』

第六章 利用已過以熱忱愛主

(1) 謙遜承認罪過，能將罪過變爲功德。

看着已經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爲此本章所講說的，應當是利
用已過的技術能探得的極頂利益；所能探得的極頂利益，也正是成
全聖德的冠頂：就是說熱忱愛主。

痛悔補贖之情引動人愛慕天主，致於能到了摯烈的地步。我們
的罪過呢，却是幫助我們成此工程的質料。由此可見，就這方面說
去，罪過能教我們得取的神益是何其大的！

悔罪之內包含着好些樣行爲。我們此處特別要提說告明，痛悔
，補贖三項；原來按超性學的講說，並按教友們普通的意見，是這

三項稱爲悔罪的正式行爲；而且在實際上，這三條也正是告解聖事的性質成分。

我們可愛的聖師論這三點都有美妙的講論；藉着聖人詞意的光照，我們要看出來罪過能給我們貢獻何等樣的寶藏，因爲原是罪過給那悔罪的靈魂供送滋養料，他以此才會發出來悔罪的行爲。

爲老實告明已罪應發的大而且多的勇敢，和因着告明所邀得的寵福，這已是將罪過化爲功勞的豐饒泉源。

「我們救主慈愛之心願將世上的各等顯象，都支配安置的，適於使那些願意全心服事他的靈魂，從中得取神益。我的女兒，我們的罪過在我們心靈內盤踞之時，固然不過是些荆棘，到底一旦我們

強着自己已告明以後，罪過被驅走出，原先的荆棘就要變爲馨香的玫瑰了。原來罪過得以進入我們內裏，乃是我們的惡心意將他們拉進去內，厥後他們應當退走，這却是聖神將他們推了出去。」

「蝸子刺傷了人，便要給人身內輸入毒汁；然而若將蝸子制成了蝸油，倒能變作解毒劑。若我們犯罪，那犯罪的行爲固然醜惡，然而若令我們的罪經過了告解，做了補贖，便能一化而成爲可稱頌，且和有益的事。」

「痛悔及告明是如此美麗，發洩的香味是如此芬芳的，竟能將罪惡的醜癩洗潔，將罪惡的臭氣解除。西滿向耶穌說瑪大利納是罪人，吾主却不以爲然，吾主不提說別的，只提說她所傳香料的芳味

，和她愛情的鴻大。愛主靈呀，我們的罪過是自當深深的痛悔的，因為我們的罪過，很很的傷了天主的心；但是據誠告明已罪，却該為我們成了甘飴樂意的行為，因為我們藉此能給天主大加光榮。能向醫生叙說我們的苦痛病症，應當是輕減我們的苦楚的安慰吧。你前赴神工神父台前的時候，要設想你是上到了加爾物略山坡，匍伏在被釘十字架耶穌的脚下，望耶穌全身傾流的寶血滴滴的跌在你身上，洗滌你的諸番罪污。雖然不是吾主的真血，然而確是吾主所流聖血掙得的功勞，豐饒的樣子潤澤神工攔子週圍那些悔罪之人。所以請你將心門開開，藉用告明的行為令那些罪過走出；罪過走出多少，吾主受難的功勞隨就能進入多少。」

「行告解之間，你可同時實修謙遜，聽命，誠實，愛德諸德行，你在這一個單獨行為內，能演修這其多的德行，這是任何別的行爲裏兼修不了的呀。」

(2) 罪過令人堪受貶斥，然而悔罪告解令人千百倍堪受慶祝。

「因着罪過人堪當受貶斥，然而因着悔罪告解的行爲，人却堪當受千百倍較大的慶祝。」

「一個愛情擊烈的父親聽她的女兒，誠樸的樣子說明自己姪婦人，對人有壞心，他該怎樣衷心感動，他因此感覺何其大的喜歡呢！作了這般誠實的自告之後，這個嫉妬是何其可嘉獎的！你的手能

逼着自己寫了那封信，你所做了的事跡，殺勇英傑，是大亞利山的手從未行到的。」

杜本神父在這同一的題目上也發了很精美的言論。他詳細伸論在人告訴已過的行爲內，兼包着多數多數的德行行爲，他不疑預的斷定這種行爲，是超絕人力的行事。按他的意思，據誠伸明已過的人，居然立身於聖若伯的分地，他如同若伯一樣，能在天主前證明自己未從作過「隱瞞已罪，遮飾已過的人。」（三十章三十三節）

「據聖額我略的講說，多次爲告明已罪應發的勇敢，比爲躲避罪過所發的勇敢較爲的大。人們很認的聖奧斯定的這句話：「天主責告的罪過，若你自責自告，你便是與天主連合爲一了。」

罪過祇是犯了一次，以後千百次在神工內重複告訴，便將那罪轉爲絕妙的機會，藉以實修不可擬量其高的德行，立下不可擬量其多的功勞；想到這裏，誠可以同聖教一齊感嘆的說：「有福的罪哪！」

(3) 痛悔已罪能發生的奇效。

以上種種講論若貼合與痛悔之上，則更是勝不勝確的了。正是在這一點上，聖方濟各撒肋爵詳細的伸論出愛主之德的活潑作用來，就是他所稱的那「涵愛情的憂痛，涵憂痛的愛情。」

「據我現時的所知，自然界絕沒有將火變爲水的事實，至論水變爲火的現象却是多次能遇的；然而天主曾顯聖跡成就了反是的事

蹟。古經上瑪加伯書上記載的，當時依拉而民被擄到巴比倫以前，司祭們隨了日里米亞先知的意思，將聖火藏於一個溝壑內的枯井裏。以後依拉而民恢復自由，得回本國，他們按照先祖先父所指的地方，前往找尋聖火，他們看見那聖火已變爲大量的水。他們依遵內咬米亞的命令，將水舀出，傾于祭品上，那水一被日光所照，頓時又化成了大火。」

「愛主靈呀，在活潑的痛悔之下，在那悲傷痛悔之情裏，屢次天主在我們的心底，藏下了愛德的聖火；繼而這愛主之火要化爲大量的悔罪之淚；然後重復變化，這就要變成了較盛的愛主之火。這樣，那位著名的悔罪兼摯愛的聖婦瑪大利納，其先是愛慕救主耶穌

，繼而這個愛情變爲痛悔之淚，厥後又一轉變，那痛悔之淚就化爲超等卓絕的愛慕。這次生發的愛慕強度這樣熱烈，致使吾主親口宣告的說：因她愛慕的多，與她赦免的也多。火力能使酒汁化爲火酒，反過來火酒又是易於引火，使火盛旺的質料。照樣思念天主無限可愛的仁慈，又思念自己犯罪得罪了這位可愛的天主，這番愛慕的意念和感情要發生出來悔罪之淚，悔罪之淚重新又要變爲愛主之火。

「愛主靈呀，請你看看聖婦瑪大利納怎樣困着愛情而涕哭！

「人家將我主拿去，不知藏在那裏？」這句話內全然發揮出了她的熱烈愛情，和她的深沉憂痛。以後在她哭泣之間，一點沒有料想的時

候，忽然找得了吾主，她那時是怎樣依戀不舍，怎樣熱愛歡樂的享受吾主的存在呢！不全備的愛情祇是盼望吾主，找尋吾主；悔罪之情不但找尋吾主，而且真真也找得吾主；至全備的愛情，則要擁抱吾主，與吾主緊緊結合。傳說愛弟堯比的寶石自來發顯一種灰白的火光，及趕經過了醋的洗滌之後，便要發出來燦爛澤耀的色彩。普通說來，在悔罪之前的愛情是不甚齊全的，及趕經過痛悔的酸汁洗滌之後，愛情便要強固起來，且要變成了超等卓絕的愛情。」

「假定罪過反對愛德的力量，比愛德反對罪過的力量更強，這是與理背逆的；因為罪過的由來，是我們人性的羸弱，至於愛德的由來呢，却是天主的全能。若說罪過的兇惡所有的破毀力大，而聖

寵補償之力却是更大的。天主那消滅罪過的仁慈常是日勝一日的發揚，終究一日天主的仁慈對着審判的嚴厲，總要得獲榮耀的凱旋。（雅各伯書二章十三節）就是天主顯聖蹟醫治人肉身疾病的時候，也不是只令人恢復原初的康健爲止，平常總還給他加上一番裕餘的恩典，令病苦痊癒的程度越過未病之前身體所有的健康；原來天主待人竟是如此有恩愛的。」

聖伯爾納多講論一種香料，稱他爲痛悔的香料。聖人說：「這種香料就是那被多數罪過包圍的靈魂所調配的。這等靈魂一旦回心轉意，遂就反省自己的行實，將已一生各種各類的無數罪過湊集起來，放在自己良心的確臼內搗粉磨碎；然後倒入熾熱心坎的鍋裏，

用痛悔和悲苦的火焚毀煎燼。此時這個靈魂很可同先知一齊說：「幾時我回想我往日的罪過，我的心不禁的就炎熱起來，那焚燒我的火燄時時加倍的旺盛」（三十八聖詠四節）。調配這種香料的原質不必到遠處找去；在我們內裡不須費多的周折就能找得，幾時我們要用，祇可在我們自各的園內採集，真是多不勝取的。實話說，那個人在自己心地內，找不出大量的罪惡過缺來，爲作調配那種香料的用途呢？若說找不出來，便是自欺自哄哩。

(4) 記憶已罪發生的適于鼓勵罪人的心情。

罪人後悔自己傷刺了天主的心，念及天主怎樣延久的忍耐擔待了自己，自己雖然犯罪得罪天主，天主還是不停的與自己施恩施惠

，自己得罪天主是三番五次，是反而復始的，天主却一味的慷慨寬赦，罪人想到這裏不能不覺有無限的悲感；心中不勝的急切，滿望能將已往的錯缺完全補償，庶幾能教天主忘了自己那失忠失信的生涯，才可安寧。罪人此時的心靈真是滿了苦痛，滿了一種莫可言喻的痛切之情；這番情緒逼着他，不由不禁的要效法瑪大利納在面前的涕哭。又見吾主溫良的讓我們隨意口親已足，作他仁慈收納我們悔罪之情的表示，我們衷心之內更爲感動，因而更加痛切的哀哭起來。罪過代爲掘開了洞口，這種感慨之情藉以進入靈魂，使他全備的搖動起來，這是催迫他愛慕天主最有勁力的動因。這等心情內包着點火的特等能力，可在悔罪的靈魂內點起來愛主之火，這種引火力

恐怕是未有罪過之前不會見得的。罪人若在自己靈魂內屢屢的涵養這類的心情，他可在愛主之情上達到何等超絕的程度呢！

修女白尼內高堯說：「人在愛主之德上越深入，記憶已罪，思念自己那般無理的得罪了天主的感想，越要激動自己多勉力愛慕天主。」罪過的成就祇是一霎時間；引起的愛情火燄却能延久一生。幾時重新反悔那次罪過，幾時能再加強了那愛火的熱力。我且能再說什麼？如此引起的愛火竟能存為永遠不熄不滅的；聖類斯公撒各因了一兩次小缺欠的緣故，永遠要享受的一部分福樂，若不曾有那一兩次小缺欠，恐怕是不要享有的。

每次故意返想早昔所犯的罪過，心中重復順從，重復贊許，每

次就又重新犯了那條罪。反過來說，悔過得赦的靈魂，每次重新記憶自己的罪，心中重復惱恨，重新拒絕，重新後悔，依理而論，每次也應當有新加的功勞吧。心中起發這類反悔拒絕之情，不記次數，可以反復無窮；這樣說來，漸次能累積的功勞何嘗會有限止呢？

按着世代傳授的習慣，凡是行路的在若瑟法山谷內，經過亞布撒龍的墳墓，沒有不向這個逆理的子弟顯示污辱的行跡，沒有不往他墳墓上扔塊石頭。因着公衆的憤恨，經年累月所集成的那一大石塚，竟將這個罪魁的墳墓，建成了提醒民衆敬畏天主第四誠的古蹟：「要孝敬你的父母！」

照着這個樣子，我們一生的各個罪過，既然都可作爲我們反復無窮的痛悔質料，就此也作爲給我們疊成功勞山塚的用途。

此外，每次告解聖事在我們往日的罪上，重復施降赦免之恩，在我們悔罪之情上，要加上的價格更是難以擬量的了。成聖人靈的寵愛，不但要就着每次悔罪情的強度，較加豐茂，較加澤耀，而且每次在那消除去的污點上，要有吾主的聖血重新傾流於上面，好像是在那上面塗上了一層自天降來的紅色染料；就此給人靈魂內輸入超性的生命汁，他養育超性生命之力，往往比罪過之前更加高強有力。

那些講論利用已過技術的，往往使用的話語，就外表的形式看

去，很有些令人奇怪的口氣；但是若按前面所講意義的方面懂去，才能見得那類的話都是千真萬確的。一位精明神修事業的司鐸曾對着一班修女道：「我的姊妹們，有時一次過缺能比領次聖體爲你們較有益處。」是的，這句話按他一面的蘊意是很正確的，因爲有了過缺之後發痛悔作補贖，就中發生的好效率，屢次比領聖體發生的更穩固更延久，至微少是更能感覺出的。

在所節錄賢聖的這各種講論中，真是包涵着足以安慰人心的汪洋大海。至此真可以將奧墨先知及聖保祿宗徒論死亡所說的話，貼與罪過之上：「他被得勝所吞滅」，就是說，他被愛情的得勝所吞滅了。」

第七章 利用已過藉以多做補贖

(1) 我們的罪過是修大謙德是多作補贖的動力。

愛情是不會安閒無爲的；聖額我略說：「愛情的真正表示是動作」，爲此利用已過的末竟宗旨，應當是激動自己作補過贖罪的行爲。記念已過引起的熱心，不可止步於心情內部；還要推動我們的欲志，務使我們行動上發出來優美效率才是。聖方濟各撒肋爵說：「從真正痛悔裏發生的憂愁，本不該稱爲憂愁，更好說不過是一種不喜悅罪過，厭惡罪惡之情罷了。並不該當是一種令人懊喪，令人苦惱的憂愁，並不該當是一種令人掃興，使人靈明昏頓的憂愁，只該當是足以激勵人活動，鼓勵人爽快行事，令人興奮振作的憂愁；

這等憂愁不但不該令人灰心喪志，反該促人急切於祈禱，促人在熱心上激昂奮勉，結果足以提拔起人的心志來才是。這等憂愁提醒人謹慎小心，善於自防自衛，相幫人竭上全番的心情拒絕罪惡，煩惱罪惡，抵制罪過，爲已往亦爲將來。」

「我們的過缺爲修謙遜之德是能大湊成效的，謙遜的德行能令人心志慷慨大量，能激動兼涵養人的依靠心。」

真正痛悔所發生的效驗，特別是在補贖上，可以收穫他的最顯著的部分。按照聖安撒爾莫的說法，作補贖是人勉力給天主償還，自己曾令天主失去的光榮；按聖奧斯定的意思，補贖的作用是毀壞犯罪的機會，是杜塞順從誘感的危險的。聖多瑪斯講解這兩種界說

，把這兩種意見美妙的樣子溶合一齊。但是我們不拘按二中那一種立說，總可指証出來，從我們罪過內收取的利益，真不是淺鮮的。

若我們想想，連最小的罪過給天主加的凌辱，已有無限的兇惡，再想自己一生之間在威嚴的天主前，曾作了多少次竊取天主光榮的行爲、自己斷量一下，應當爲此作何等的補贖，應當做了多少，才算夠了限分呢！我們的罪過越重越大，我們豈不得越加勉力忠信事奉天主嗎？這正是先知所發揮過的意思：「盼望你罪惡的深重地步，正成爲你回改程度的衡量才是！」我們犯罪得罪天主，妄用的每個受造物，不是常要借着我們所犯罪過的口氣，向我們警戒說嗎？「請你們退去走過，不要再侵犯我！」若是要用我，只可用我爲

補償你往日的罪過。我們深悔自己妄度了生活，不是心中急切萬分，罷不得天主將我們餘剩的年月，兩倍三倍的延長起來才是，庶幾能將已往失掉的時光挽救補償了？懷有這般心地，從罪過來的一切羞辱苦痛的結果，便都能安心忍耐了；自此，好像常被氣憤之心所逼迫，設法多多克苦自己，滿望能補了自己侵犯天主權利的一切行為；心中感着焦燒的願望，恨不得將自己的諸凡能力，自己生命的每時每刻，全都用上為事奉天主才是。論這種種實情，聖方濟各都要向我們講說，都要向我們囑勸：

「我可愛的女兒，你可完全平安，你的告解神工是妥善至極的了。至此以後，你只可思念着怎樣的在德行上往前進步，不可再回

想你已往的罪過了；若是思念起來，祇可用甘飴的心情，在天主台前發謙遜，讚美天主的仁慈，曾願用自己聖事的恩寵賞賜與你，藉以赦免你的諸罪。」

「你知道你在德行道路上所以緩步的緣故，是因了你自己過錯嗎？不拘怎麼樣，你祇可在天主前自卑自賤，哀求天主的仁慈，伏身在天主仁良的面前，求主寬赦你，一並去神工神父前告明你的過錯，爲得了罪之赦。這層做過以後，便可心中平安；既然懊悔了己罪，祇可將自己在德行上停步的憾事，甘心承領起來，作爲自己應受的羞辱便是。愛主靈呀，煉獄內的靈魂在內裏作補贖，當然是因爲他們先前罪過的緣故；那些罪過他們是已經後悔過的，而且也

是他們現在所深深痛絕的；至論因着那些罪暫時應當在煉獄內被拘留，暫時不得升天享受那真愛之福，因而所受的羞辱及苦痛，他們却都甘心喜歡的承領，本着愛慕之情，讚頌天主的公義說：「主子，你是公義的，你的定案是公平的。」（百十八聖詠一百三七節）

「然而，若有人受了天主的催動應當與辨什麼事項，不幸因着自己的過失，事體歸於失敗；在這種情形下，還怎麼能說，他們仍當安心洽合主旨呢？因為萬不能說，是天主的聖意阻擋那事體的成就，這分明是因了我自各的過錯，天主的聖意絕不是成就我過失的原因。是的，我的孩子，你的過錯不能是從天主的聖意來的，這是真的，因為天主不能是造作罪惡的根原。然而至於因了你的過失事

體歸於失敗，這確是天主聖意許可了，爲罰你的過失的。天主的聖善固然不能許可天主，願意你有了那次過錯，但是天主的公義却能許可天主，願意你受你所受的苦楚。天主絕不是達味犯罪的原因，然而達味因罪所受的罰，確是天主給他加上了的；天主也不是撒烏爾犯罪的原因，然而撒烏爾打仗敗北確是天主的願意。」

「所以幾時天主委託與我們的聖善事業，因了我們的過犯終於敗壞，我們也要以決斷的痛悔惱恨自己的罪過，在別一方面也要甘心承受因而所招來的苦楚。因爲如同罪惡是相反天主聖意的，這樣苦難也正是相合天主聖意的。」

(2) 效法一般最毅勇最振作的聖人，怎樣從他們的顛仆裏

挺立起來。

聖方濟各的願望，不但要我們甘心承受，從我們罪過來的一切苦辱效果，認爲自己應受的懲罰，聖人還盼望我們勉力補償那些效果，勉力在德行道上「加倍急速的前進。」

「說到這裏，想要問我說：爲補償遺失了的時光，可怎樣做呢？該當熱心，用勤謹的跑步補償。」

聖婦尚大拉是聖方濟各的真正學徒，曾屢屢的向自己屬下的修女們鼓勸的說：「恐怕你們要我疑問的說：在我們的過失和缺欠之內，怎會看的是天主的聖意呢？我可愛的女兒們，不必含糊，能夠看出來的，我們能夠看出天主准許我們，跌入這個過錯或那個缺欠

的聖意，他的聖意是盼望我們能因此深發謙遜，自羞自愧，能愛慕自己的卑污，結果藉着這類的內行得以補償自己的罪過，得了天主的寬赦。」

這種方式正是聖人們的辦法。聖盜博郎曾說：「聖人們從自己的失敗之內振拔起來，心火倍增，準備着作更劇烈的戰爭；他們的過失不但沒將他們跑的步驟停頓遲緩，反才加增了他們的火氣呢。」

金口聖若望說：「那些突如其來的陷入於惡中的人，以後轉回來趨向於善的時候，也必要早顯同等的火氣；他們很清楚自己所欠之債的重大：「得赦少的，愛的也少」（路加七章四七節）。他們被痛

悔的火炎吞沒，竟要將自己的靈魂煉的像純金般的清潔，良心的聲音不停的在那裏向他們提念，他們往日的罪過；真如有強烈的暴風，常在催着他們大展船帆，飛向聖德的海口。爲此往往的他們竟能越過了別的未曾顯仆過的人。：我們已用聖經上的詞意証驗過了：痛悔補贖給那回頭改過的罪人付上高強的光彩，屢次能比義人們的光彩更澤耀。爲這個緣故，聖經上說：將來稅司及娼婦們要在你們以先進天國（瑪竇廿一章三十二節）；爲這個緣故，吾主屢次提過：在後的將要在前。（瑪竇十九章三十節）

（3）怎樣我們仁良的救主將悔罪者的可憐變爲福寵。

此處人家能設難道：那麼一說，痛悔補贖了的罪人應當超越過

從未犯罪的靈魂吧？恢復補救了的義德應當優越於完備保守了的清淨吧？我們斷斷沒有意思，要將完保純全的聖德與修補完好的聖德，列在平行線上，更沒有意思要褒獎這第二等，甚至於將之架在那頭一等以上。純淨無罪的境地與天主的無限聖德更是相仿相像；純潔無罪的地步永久作爲天主聖子的所珍愛，因爲這是他曾爲自己所擇選，並爲自己母親所擇選了的飾品。悔罪之情所含的那種刺性的香味，總不能比上了純潔生活的那種清香；如同在各種花卉之中的玉簪一般，靈魂那純潔清淨的境地，常要顯耀出他異常的白澤來，常要發洩出他特別的馨香來。再說，人將這純潔的質地遺失之後，那純潔質地，獨有的尊位隨着遺失；這個尊位一經遺失之後，便是

絕對不能再恢復了的。

雖說補償的清淨境地，並不是將原初的純淨境地恢復，然而按照聖多瑪斯的說法，懺悔補過的罪人往往能得了較大的寶藏，能集下較大的財富。如同聖額我略說的，那些人們徹實的反想他們已往的錯行歧路，遂要發奮勉力，務要作到全備的補救，結果能夠聚積宏大的功德，能夠給天主加以較大的歡樂。這就如同陣上的一個兵，其先雖然退縮遁逃，以後却又猛然發勇敢，再闖入前線與敵爭戰，他的行為給軍官加的喜歡，必定要比別一個未曾退讓的兵，所加的喜歡更大，緣故是因為這第二個兵，沒曾顯示出什麼特別的毅勇行為來。

實在說來，仁慈的救主在那些回心歸向自己的罪人們身上，慷慨大量的傾注自己的寶血，他所施賜的恩寵要越過了罪惡的重大（羅瑪書五章二十節）。爲此聖方濟各說：「他將我們的可憐改成恩寵，將荆棘改成玫瑰，將我們罪惡的毒汁改成解毒良藥；此所以當初那位悔罪者的肖像，那位無辜的若伯又得了的財產，較他原有的更大兩倍。」

（4）懺悔的淚是補救遺失時間的方法。

如同我們的聖師所指點的，愛情的全勝就在這一件上。我們前面多次提過的蓋主教設問：是否有一種能恢復已過時間的密訣？這豈不與試着捆綁飛跑的暴風，是一樣的無情由嗎？發問者自己答應

道：「感謝天主，這種密訣倒真有；是愛情將他找得的，是愛情教授與人的；切望在你內裏所存蓄的愛情將他學知才是！這個密訣原就是那痛悔之淚；不必定是眼裏流的淚，這一件天主並不賞與衆人，天主也不向任何人要求；這是指的心中的淚，靈魂的懺悔，悲傷，及痛悔之情。將你已往生活上，那塊不會讓愛情照耀過的地段，那塊荒蕪的地段，用所說的這種淚通通的灌溉到；愛情便要乘着那雨水降入你內。誰敢說？這些痛哭了的年月，若不會有罪，沒會發過那般的痛悔，保不定在天主前就不能那樣美麗，那樣豐裕，那樣寶貴。假如你能痛哭已罪如同聖瑪大利納一樣，若果你犯了罪，人家也就能如同對待聖瑪大利納一樣，不要那麽樣的悲傷你的罪了。」

(5) 悔罪者的皇后聖瑪大利納的榜樣

聖婦瑪大利納是我們所講道理的切恰佐証；所以聖方濟各萬不能沒想到引証來，爲發揮自己的思想。以下聖人論聖瑪大利納的這片講論，實是我們從聖人著作中所節錄諸言論的精華，是他那一切甘飴訓話內的最美花束，也是我們本章題意的撮要。

「聖瑪大利納改過自新的動作奇異絕倫，向來她不過是一架臭氣逼人的枯骨，忽然就改成了一具珍寶的器皿，適於盛受馨香寶貴的聖寵汁液，厥後可以作爲傅抹自己救主的用途。在先她是一坑臭味難堪的糞土，回頭之後，一變而成了一朵美麗的玉簪，一朵發洩奇香的花，她腐壞臭爛的程度怎樣極甚，她被清洗被復新的程度也

是怎樣的極甚。我們在自然界內天天看見這件奇異：花卉藉着臭穢腐壞的質料得以滋長，得以發顯自己的美彩；土壤中包函的這種資料越多，花植生長的也越豐滿，花的色彩也越美麗。」

「這樣我們的聖婦，雖然先前滿了罪污，然而以後因着痛悔及愛情作的補贖，遂就變的非常美麗了。」

「所以我們稱聖婦爲衆教友，聖教會衆子弟的皇后，是很有理由的。聖教會的子弟可以分三等，第一等是義人，第二等是悔罪的人，第三等是簡單的罪人。有的罪人固然是真實的罪人，到底他們不願意一味插身於罪惡之中；別有一些罪人呢，是固執於惡的，不願意求寬免得罪赦，決心要死於罪惡裡面。論這一種人我們無可提

說，因為如此居心的人已是不想望升天的了。地獄是為他們預備的地方，要作他們永遠的產分；不消說他們是極端可憐的了，他們既然決意要死於怙惡不悛的地步，他們這樣的做法，便已給自己定了永遠的禍案。」

「聖婦自然不是這一等罪人的皇后，她是那些願意從罪中脫出的罪人的皇后。她先前固然是罪人，如同聖經上所說的：「有一個婦女是城內的罪人」（路加七章三十五節）；然而她從自己的罪過裏逃出來了，發了真心痛悔，拿了堅決定改，祈求天主寬赦；如此就向後世的衆罪人招呼，請他們仿效自己的表樣。」

「說到聖婦所做了的補贖，真是不勝的慷慨了。他怎樣痛哭了

自己的罪過！她爲消除自己的罪過，什麼能做的苦工不曾做到呢？當吾主在世之時是如此，在吾主死後更是如此。她既曾用自己的全心全靈，用自己的身體得罪了天主，以後便也用了自己的全心全靈，用了自己的身體做補贖，設盡方法克己苦身，毅勇大量，不遺餘力。爲此我們真能稱聖婦爲悔罪者之皇后，因爲聖婦所做的補贖超過了一總別的罪人。」

「在人世之間若有彼此侵犯權利的事件，人家平常總是要求對方，按照被侵犯的限度與自己補償；譬如偷去了一元錢的，人家總要逼着他還一元錢；受了損害的總要向對方要求，使他按照損失的輕重作賠償。」

「按古經上的律例，擊人以掌頰的，應當受對方一掌頰，挖人齒眼拆人一牙的，別人也當挖他一服拆他一牙。這條律例雖然在人的來往中間已經取消，但在天主及那些獻身與主的人中間，仍舊的有在。玉子向他們還做這一類的要求，就是說要他們按自己罪犯的限量，與他做相稱的補償，就是說我們爲世俗做了多少，他向我們要求的爲他自己也做多少。這番要求並不算太多；因爲我們甘願順從世樂的牽引，曾爲世俗捨出了那麼些；現時我們所受的是聖寵柔和甘甜的牽引，那們能有什麼我們不應當捨出來呢？實在，天主向我們要求這些，全然是有益無害的；爲此緣故，既然人爲着世俗妄用了自己的心，自己的靈魂，自己的心情，自己的眼目，自己的口

舌，自己的頭髮，自然現在該將那一切全備用上爲服事天主，爲向天主顯出自己的愛情來。」

(6) 聖瑪大利納義人的皇后。

按別一方面說，聖婦瑪大利納還是義人們的皇后呢。雖然聖婦沒有貞女的名稱，然而因她回頭之後得到了絕等的清潔，還堪當稱爲絕等的貞女哩。因爲經了天主聖愛火審的淨煉，聖婦便被超等的清潔裝飾起來，到了全備愛主的地步，竟至在聖母瑪利亞之後，是聖婦最愛慕了吾主。聖婦愛慕吾主如同熾愛的天神一般；而且聖婦的愛情比那些天神的愛情更加可奇。因爲天神們爲愛天主，爲保存愛主之情不必費難；至於聖婦爲得到愛主之情，很費了辛苦，大經

了艱難；並且常是在害怕愁慮之中，將這個愛情保存到頭。爲此天主賞賜了她熱烈強大的愛情，同此也一齊賞了她純全的清潔。她的淨配聖神感動了她的心；她呢，用了自己的願望，慨嘆、和愛慕的感情將天主的心也感動了。想來聖婦屢屢的發了淨配的這個願望：「望他賜我以口吻」（歌詞篇一第一節）；人類切望的這個口吻，諸聖祖諸先知懇切祈求了的口吻，不是別的，就是天主聖子的降生，就是天主性與人性的結合：這位愛情的聖婦所深望了的，就是這種親密的結合。

「如此，你可看得出來，怎樣真能稱聖婦瑪大利納爲諸義人的皇后。聖婦那樣熱烈的愛了吾主，有那樣大的謙遜痛悔之情，致於

常喜歡伏在吾主的足下；試問有什麼能比這些心情心地，更會將她變爲義人的呢？爲此吾主愛慕她也最親切，也最篤厚，全如他愛別的義人一樣。因爲吾主是如此的愛慕聖婦，所以凡見別人煩唆輕慢她，自己心中不能忍受，自然就要袒護她。」

在別一處聖方濟各也曾提及這位顯著的悔罪者；在那光景內聖人作了以下的論斷，也很足以堅實我們方才講了的意思。聖人說：「吾主將聖瑪大利納重新置於貞潔的地步，固然不是自性體內來的貞潔，是恢復修補了的貞潔。這樣的貞潔往往比未受虧損的貞潔更形美妙，因爲沒有受過玷污的貞潔，多次懷有的謙遜是較少較小的。」

末了，我們可愛的聖人做結論說：「假若救主沒曾寬赦了瑪大和納那麼衆多的罪，瑪大利納總也不能那般的愛慕了救主，假如她未曾犯了那麼衆多的罪，救主對她總也不能做過那般宏慨的赦免。我可愛的女兒，你看這位創作仁慈的大工匠：他將我們的可憐能夠變換爲恩寵，能將我們罪惡的毒汁，配制成救濟靈魂的解毒劑。」

第八章 利用已過以加倍熱心恭敬聖

母

(1) 瑪利亞沈舟者之避難所，從耶穌手裏接受回頭的瑪

達利納

預備此第三次出版的時候，我們起意要多加一章，而且我們有些惋惜，未曾較早將這一章加上。怎樣在讚頌天主仁慈之時，不向仁慈之母加唱一端歌詞呢？我們在最和愛的聖人之學校內，研究利用已過的藝術，豈能將罪人之托忘過？聖人曾怎樣的詠頌過她的仁愛呢！對這個題目我們在本書內固然也講論過，但是不能算夠。應

當爲此作特別的伸論。

聖方濟各說：「爲我們在這可憐之世航海的人，漂流在洶湧波浪之上的人，童貞聖母確是救命的碼頭，指道的北辰。凡是在這北辰指導之下航海的，可以藉此免了碰到礁石，沈在罪惡漩渦內的危險。」那些不幸喜離開了他的保護指引之下的，不能找得別的更保險的碼頭，爲補所受的損害，爲將所受的害變爲幸福，比至極慈良之母的無玷聖心。

再說，好像聖人也要求我們續加這一章似的。在上章末尾所節錄的言語內，聖人表顯聖瑪達利納，當回心贖罪，並勉力利用前非的罪人，應該仿效的模範。本章的題意就是這番意思的鋪講。

聖人與聖荷達拉寫的一封信內，發揮過同樣的意念；敘述自己祈禱默想時，好像親身入到癩病西滿家裏，說：「我好像看見救主在那裏儀容和愛的樣子坐着；爲了敬尊我們可愛瑪達利納之故，我們不敢伏到救主足前，却去伏在他的母親足前；我擬想聖母也在那裏。我非常難過，因我們不會如同這位大悔罪者，流那麼多的淚，發那麼好的香液。但是聖母因我們在她衣邊上流的幾點淚，已經很滿意的了；我們因爲慚愧之故，還不會敢觸動她的聖足。有一件很安慰我心的事，就是在筵席之畢，吾主將這位悔罪者託付與聖母；爲此你可理會，從那以後，瑪達利納差不多常同童貞聖母在一齊，聖母也常特地的以恩愛待承這個罪人。這番意念與我加了很大的安

慰，我心因此不勝的愉快。」

聖人別處往前伸論說：「豈不是因爲君主將瑪達利納交付於聖母教導的緣故，又豈不是因了聖母德表感化之功，瑪達利納才顯了那樣奇異的變化？原先她像似漆黑的鍋，滿盛着污穢不堪之物，在回頭之後呢，竟堪得列在聖母潔淨的旗幟之下，變成了光明皎潔的冰晶瓶，堪以容受極珍貴極養人的汁液。」

(2) 聖父台前的中介，將瑪利亞立爲人類與他自己間的中介保。

吁！福在聖父，投奔聖母的行動能給人加莫大的興志，施給最足慰心的依靠之情；求主將這番心情通傳與諸罪人吧！恐怕還有一

般罪人，看見自己過量的可憐，致於本書內所講的這其多的理由，還不足以提起他們的依靠心來，前去投奔無限仁良的耶穌聖心。求主開啟他們的明悟，使他們懂得，正在他們絕大的可憐中，要振起來興奮的心，前去投奔於耶穌之母的懷中。聖母對待至極可憐殘弱的人，常是極端仁愛慈悲的。

這是我們仁良救主的所願。他很知道，他雖對人盡量的顯示了慈愛，但因人不能忘掉他是天主，又是將來審判萬民的判官的思想，所以人在他跟前總不免懷有一些怯懼之心。爲此，雖然他自己是人類在天主前的中介及訟師，他却又在自已及人類中間，安排了別一位中保和訟師。吾主作如此處置，一面爲使我們無恐無懼，敢去

投奔她，因為她是我們的母親；一面為使她能在天主前，為我們求得一切，因她是天主之母；又為使她能在耶穌前為我們辯護，向耶穌指示自己養育過他的聖懷，藉為感動他的慈心，就如耶穌自己在天主聖父前為人辯護，向聖父指示自己的聖心，自己的傷痕一樣。

這是諸教父異口同聲所伸論的，這是天主計劃中的所規定。他們都說：耶穌獨個本然足以救贖人類，既然為救靈魂緊要的一切都自他來；但是，獨有人子一個不算完好；人類的敗落既是兩性同作，所以為將人類救拔起來，兩性同作，看着也較相宜。為此救主將救贖人類的工作，也託與瑪利亞幫辦。他願意教諸凡思寵皆經聖瑪利亞，轉與我等。瑪利亞是溝渠，聖寵藉以流入我們內，瑪利亞是

梯階，我們藉以登到天主前，瑪利亞是門徑，我們藉以接近天主的仁慈慈良，瑪利亞是頸項，聖教會神妙身體元首的功勞，藉以通到全身的各肢部。若不經瑪利亞的幫助，無人可以得救，無人可以得了救罪之思。

(3) 新厄斯代，瑪利亞有使用天主仁慈的全權。

瑪利亞是新厄斯代皇后，她在天主前，為衆人討得寵幸，在這上她得享天主之權的一半。她的聖子執着為王的公義之權杖，她是執着仁慈的權杖。

是的，瑪利亞是施展天主仁慈的全權職員。仁慈是她的領域。在新時代的國內，為辦理財政，海軍，農業的事，該向各各分另機

關的部長談辦。凡是緊要天主的仁慈的，也得去投奔天主之母瑪利亞；他們的可憐越犬，越有投奔她慈母之心的動機。

聖詠上說：「深淵召號深淵」（四十一）。聖方濟各撒肋爵說：「爲慷慨好施，財富餘裕者，再沒有比遇到至極窮乏，迫切需要周濟的境況，更覺愉快的；爲這等人殷富愈甚，感覺需要施舍分散的傾向也必愈強。主子說過：施舍比承受更爲喜歡；準此，則好像難以說定，是那一方面更覺喜歡？是那慨量施舍的富有者，或是那貧窮窘困的受恩者？」

(甲) 多次呼求聖母之名，好像比呼求耶穌之名更加有效。
聖安瑟莫的論調更果敢。他不猶疑的說：多次呼求聖母之名，

比呼求耶穌之名，爲求得恩典是更加速快的。聖人說：「並不是說的，聖母比聖子耶穌的能力更大，既然聖母的權能全然領自聖子耶穌。不過耶穌既是主宰又時判官，要分別人們功德罪缺的程度；若耶穌遲於聽從人的祈禱，這是因他顧及了自己公義的方面。至論以瑪利亞之名祈禱呢，一面天主的公義先爲平息，一面因了這位美妙絕倫的受造之物，所立的功德，什麼也能求得到。」

還有一個佐証這端深慰人心道理的理由存在；是諸聖父長篇伸論過的，也是依據聖經的容意講出的。

他們說：在古經內，天主稱爲軍旅的王子，報仇的主子，如達支派的獅子。天主自表自顯的形樣，是圍坐於火炎中的，是鼓雷打

閃的，是磨刀的，是舉弓射箭者。也就是這位天主曾以洪水滅世，曾以火燒罪城，曾使海水淹沒仇敵，曾令地殼裂口，將叛逆吞下。

然而忽然之間，在新經內這同一的天主竟帶着羔羊的形樣，來顯示於世；不僅如此，竟然心軟的，到了無力將已折的蘆葦割斷，不忍將幾息的火星踏滅。這是有了什麼變動呢？

什麼變動？是因爲天主降生於瑪利亞之懷了。

太陽在黃道帶裏，經過巨蟹，金牛，天蠍，天秤，獅子等星座之時，放射不堪忍受的酷熱，一旦到了室女星座內，就變換成和暖爽快的光線。古時的傳說：麒麟將頭伏在幼女的膝上，立時就被馴

服，忘掉了自來的野性。照此，義德之太陽一旦將自己的光耀，藏避於納匝肋貞女之懷以後，就變成了柔和的星宿，將己義怒的火燄變為和爽的熱氣。聖詠上說：「公義存留於天，主的仁慈顯示於地；將你一切的惱怒平息，將你不悅之情拋棄了，就是多階地上發生了。」這是指的，多階瑪利亞童貞懷胎之淨地，供獻出了救主之後。

(5) 超性學士魏歌論聖母仁慈的動心推想。

茹達的獅子在婦女中最良善的婦女之懷中，穿出了全身柔軟的絨毛，帶上了羊羔的和順性。他藉己母的乳養，習上了這柔和羊羔的慈善。一位出名諷解聖歌篇的說：「較酒尤佳的乳汁」，酒能使人

醉迷，使他忘了曾受的凌辱，使他易於寬恕仇讎。而童貞瑪利亞的乳養，也好像有能使天主醉迷的能力；倘個飲上，就同乳汁一齊飲上了仁慈，就將記憶我們罪過的意念，遠遠的棄置，就要大量慷慨的寬免人了。在這以上，李實而不害怕加這幾句說：吁！瑪利亞，天主的仁慈是在你內，加增了其富裕，是經過了你，天主的仁慈才大量的流到我們上。由石岩流出來甘蜜，因為在耶賽的枝幹上生出來了鮮花，鮮花發生的甜汁，是治病的妙藥，藉以得痊的病患是不能以記算的。

依拉而人過紅海的時候，洶濤怒浪將罪人們的表像厄日多人吞滅，這時候還沒有結約之櫃。以後過白而當河之時，即不會有過計

麼被害的：是結約之櫃，贖罪之記，曾在那裏禁絕一切懲罰。沒有瑪利亞，在報仇的天主之下，什麼也是可怕的。幾時這位天主居在補罪之結約櫃內，從他所發出的，則無非是恩福了。爲此，西米盎一見了聖母懷中抱的救世主，祇稱他爲依而拉民的救援。及至他將耶穌接到自己懷裏，雖然看得出了耶穌是多數人得救之原，然而也看得出了耶穌也是多數人喪亡之因。

罪人，你將基利斯多與瑪利亞分開，那你就得害怕戰慄了；到底當他坐在可愛之后的懷內，儘可虔誠依靠的祈求：這時是仁慈立在他的台坐上，是花朵生活於他的枝幹上，是水安靜存息在海窪內了。

成了人的天主聖子，從聖父懷裏乘上了天主父的性質；從自己母親懷裏就乘上了爲母的情腸。前邊所提的講論，大部分是一位顯著超性學士引証來的。這位學士依據聖盎博羅省的話，直爽的結論說：瑪利亞生了天主，好像是加了天主的仁慈一般，好像以永遠仁慈的冠冕加戴在天主頭上一般。

他又接着說：稱聖經上那幾個貞女瘋狂，真也瘋狂。她們睡覺沒有帶着添燈的油，這是瘋狂；然而，被新郎拒絕之後，沒曾想到求告新婦，就是瑪利亞的幫助，這就更其瘋狂了。她們只呼喊說：「主子，主子，請給我們開門！她們向判官說話，所以從他的公義名下，受到了她們應得的合理答詞：『我不認得你們。』爲怎的她們

不返過去哀懇新婦？向她說：「我們的主母，我們的主母。」祇提這個名子，她們決定要得了恩福。

(6) 聖伯而納多，聖比利日大，聖方濟各撒肋爵勸罪人投奔瑪利亞。

罪人，你不拘到了怎樣可憐的程度，即便你已一足插進了深淵，失望的黑雲已蒙了你的心靈，你還要仰望瑪利亞，思念瑪利亞！保險你能恢復靈魂清潔無罪的地步，得了良心的平安。無玷童貞默熱與聖婦比利日大說，沒有一個人呼號我的名字，祇要他沒有被天主定了永遠受棄之案，祇要他有離開罪惡的誠意，魔鬼一聽見了，沒有不立即逃遁的。某隱修院內養活着一個小鳥，修士教給他叫瑪

利亞的的名字，一次被老鷹抓住，眼看要將他撕裂吞食；小鳥呼了
一聲瑪利亞，老鷹便將他釋放。聖方濟各說：若無靈之物還能得此
奇跡，那麼那等罪人呼號這個全能的名字，不要立時從砂礫的爪裏
脫得出來呢？按着聖經的詞意，這個名字應當是我們的呼吸；一位
慈父說過：罪人是固着瑪利亞呼吸，因此就要來了得赦的盼望。

(7) 心的兩種跳動貼與耶穌和聖母的比喻。

近代的一位著作家在他的論說上更加直爽痛快；他用了一個又
確實又耿膽的比喻，藉以指出天主之母的職務：他希望那些被罪
過傷損，或且被罪過殺死的靈魂，要想起了利用聖母的這個職務

「心的每個跳動包着兩種運動；一種是從機體內抽回來生命耗竭殆盡的血液，別一種運動是向全身各組織，分運生氣活潑的血液。所以如此者，是因爲心的構造根本就兩部分；好像一個心內含着兩個心似的：一個是活動的，一個是靜受的；一個發運生命，別一個將死亡收回，好給生命騰下地方。一個是壯活力的，一個是消清生活的。」

「在我們這復生的人類內，也有一個心，這心是以兩個活在一齊的靈魂組成的，就是耶穌的靈魂和瑪利亞的靈魂。這個心在人類內的動作，就像前面說的那肉體的心似的。耶穌的靈魂是那人類之心的壯活力的部分，瑪利亞的靈魂，因着耶穌的聖寵，是使死亡重

新游回到生命的部分。」

「耶穌就是生命：瑪利亞將人類的死血向他運回，令耶穌注之以生命，將他變爲活潑，使他帶上天主性的質地之後，重新將他寄回於世。天主聖言降生爲人，就將血變有天主性的質地；然而若天主聖言有可以天主性化的材料，却是因了童貞聖母的供給。」

(8) 諸聖人論聖母仁慈發的感人的言論。

誰能計算聖母向天主超性的生活，領回的靈魂有多多少？爲此必得將世上一總回頭改正的事跡記起來才是。因爲沒有一場回頭改正的事跡，不是經過聖母從中協助的。致命聖依納爵說：罪人不經聖母的幫助而悔改，能說是不可能的。原來並不是天主的公義救

贖我們，確是天主的無限仁慈救贖我們，是天主的仁慈因聖母的懇求救贖我們。

聖伯爾納多說：聖母是別一陸得；那些收割人未能顧及的麥穗，就是說那些絕拒了一切別種聖寵感動的靈魂，聖母却將他們拾起，將他們藏在家父的倉房內。

聖伯多祿達米盎說，加爾物略山上的右盜，是因了童貞聖母的祈求，得了悔罪之恩，得了致命之恩。負賣的茹達斯若將自盡的主意，延至耶穌曠氣時，將自己的人交付與聖母之後，恐怕他不至於尋死上吊的。

宗徒之首聖伯多祿三次背主之後，前赴投奔的就是聖母。聖額

我略細加表顯聖母當時向其聖子祈懇說：「唉！天主之聖言，你知
道人的本性怎樣；傾向罪惡，請你寬免了伯多祿吧！耶穌答應說：
我的母親，你也很知道，我常是滿你願望的。只看你的名義，我就
寬免了伯多祿的諸罪。往昔寫聖保祿行實的都以為，聖保祿受了那次
聖寵的奇特感化，致於霎時之間澈底改變，這原是因了聖母代他祈
求的緣故。

聖伯爾納多接着說：若聖母在世活的時候，他的仁慈到此地步，
那麼她現時在天爲后之時，便更當如何的大呢？聖母仁慈的事正
隨着罪人數目的增加，日日增加。因爲聖教會親自伸明了，聖母在
天的營業，只是爲罪人轉求。

聖母的光榮常在無止的增加，這豈不是因了罪人們的緣故？若沒有可以贖回的罪人，焉可稱作爲救世者之母呢？

奧里耶說：「是罪人們供給了至聖童貞，得爲人類救主之母的幸福；因爲，若無罪惡，耶穌恐怕不來到世，取上相似我們這罪過之肉體的形樣。」瑪利亞得了爲耶穌基利斯督之母的位置，好像能說是多少端賴了罪人。

(9) 聖母瑪利亞特別保護罪人的緣故。

聖多瑪斯威肋納早已如此作論：「瑪利亞被舉到那般高的地位，按一方面說去，好像是我們作其機緣的。若在世上沒有須治的病，恐怕天上的神醫就不要自天降下。因爲我們成了罪人，所以瑪利

亞才成了天主之母。若人未曾犯罪，天主也未必成人。童貞瑪利亞，你在我們名下當然毫無所欠，既然我們罪人，雖能說是你被舉的機緣，然而並不是因了我們的功勞，不過是因了我們的罪過。到底你肯懷念看顧我們的可憐，祇因你仁愛慈祥的緣故；看見你自己的高巍地位，就不自禁的要憐憫我們。你實在的須作我們罪人的訟師，既然你被舉到如是其高的地位，是因了我們的罪過。我們的罪過使我們懊悔悲傷至極，不過念到了你的高大權位，心中無任的歡慰、你的榮耀分位能將我們罪過的損害，補救無痕了。

一位熱心著作家感嘆的說：怎麼能！我罪過的重大怎麼能令我

失望呢！唉！瑪利亞，你是衆人的母親，尤其是罪人們的母親。

是的，罪人們實使至高童貞，得以不斷的重享爲天主母的光榮和喜歡。因爲，每次她用自已的轉求，使吾主復生子罪人靈內，每次就又將吾主生於其內了。

每個罪人回頭改悔之時，就是在他重生於聖寵之時，重新與救主的神妙身體連合，重新恢復天主義子的名分，「同生於基利斯督老內」的時候，天主聖父就向這靈魂說：「你是我的孩子，我生你於今日。」那有福的回改的靈魂，他的護守天神要指着他向聖母用依撒伯爾的讚祝賀曰：「爾胎中子並爲讚美。」；靈魂內居住的耶穌實是她聖懷之子。

瑪利亞不但是聖教神妙身體元首之母，也是他全身各肢體之母；沒有一個成爲義人，不是藉着新厄娃，衆生活者之眞母，重新被生於天主之性生活的。

(10) 聖瑪利亞罪人之投奔，爲使他回頭，是能行盡行的。

一位較古的講解聖經者，把聖歌篇上這幾句話：「你要放我的山羊」，貼合與聖母，藉指聖母對待罪人們的辦法。

他說：罪人們正是山羊，他們名爲聖瑪利亞的羊羣，是非常確實的。固然，瑪利亞不就要他們一盤的當山羊，預備着將來被逐在大判官左邊的；瑪利亞將他們收爲義子，是要將他們變爲忠誠的綿羊，好將來令他們得以站在那大判官的右邊。按通常的說話法，醫

生所關心診治的病人，醫生稱那病人爲自己的病人，這當然不是說的，醫生喜歡那個人患病，正是指的自己格外上心勉力除他病的意思。在這兩個比喻內，函着不勝默會的安慰人心的意義。

綿羊比山羊較優，這是無庸說的。那些像似潔淨無瑕的羊羔，堪得受那童貞之童貞，那位聖牧童的撫媚懷愛的，自然是有福可羨的。然而，罪人們確實也有得到無量安慰的門路。他們應當自承自認，因着自己的罪惡，本當將來如同被咒的山羊，被列於威嚴判官的左邊。不過，祇要他們願意，可以滿懷依恃之心，前去投奔聖母，如此可成爲聖母自己門下的罪人，不久就要被聖母變化爲馴良的羊羔。

照樣的說來，身體康健終究也比生病更好。不需就醫的總算有福。但是生了病的人，若能遇得一位大名鼎鼎的醫生，代為診療，得為他的門下病人，被他認作自己關心顧慮的病人，病人因此要如何放心，要如何的喜歡呢！

我們無論是如何殘弱的，縱然我們靈魂的可憐狀態實使我們絕望，然而，問問自己，莫非我們喜歡有這般情形嗎？聖母願意收納我們當他自己的病者。在現世之時沒有一樣神病，是不能療治的，沒有一樣神病，經了天主母全能的診治不要消除的。所以我們的殘病總得痊愈，絲毫無庸疑惑。她的光榮就如一位醫生似的，要因她所治痼病患的危重性，增加其澤耀的程度。

一但得了病痊之後，脫了死的危險之後，經過那長久的養病時期，經過那虛弱萎靡，危險頻繁的時期，就是說經過我們一生的時期，這位溫良甘飴之母常要憐愛我們，常繼續不斷的要照料我們。這就如同一位醫生一般，他門下的病人經他醫治得痊之後，他的顧慮之心長此以往常要繫在他們身上。我們因此就有一樣特別的名義，為去到聖母台前，投奔她為母的保佑。她既因自己的祈禱和痛苦，使我們恢復了聖寵，以後為她自己榮譽的關係，必定更要加心輔助我們，使我們能因她的轉求，恒心保存她曾給我們恢復的聖寵境。

然而假若我們不隨聖寵的指引，拒絕她的輔助，又跌在罪內。

那時可要怎樣？可要怎樣。醫生若見自己所治好的病人，病勢復發，他能因此棄絕自己門下的那病者嗎？縱然病人未曾全備遵守了醫生藥方的規定，醫生能因此懷恨報復嗎？他不是反要加倍的施展自己的藝術，加倍的爲病人下辛苦嗎？正是因爲他此次當治痊的病勢是加倍費難的。

聖女日多大見的一次發顯，與前面的比喻有同類的意義。聖女曾見聖母穿着一件鱗衣，鱗衣之下藏有獅虎熊豹及各樣的畜類野獸；聖母不但不趕起他們，反倒大發可憐之情，用手撫綏他們。因此聖女就懂得了，不拘多大的罪人，只須他誠心祈求聖母，必能救靈升天。
（申而福）

(11) 罪人向聖母發顯知恩心的祈禱。

吁！我母瑪利亞，你的聖子說過：「並不是身體健康的用得着醫生」；「你要寬寬人至七十回七次！」。既要如此，我的顛仆陷落幾時能將你的能力，和你的慈愛取竭用盡呢？按你孝愛之子女都拉的說法，你去找尋那被衆人棄絕了的罪人，懷愛擁抱他，不將他治好，你是不肯止息的。

我是你的病者，求你救助我吧：「我是你的，救助我吧！」我在世充軍流連的時期內，這要是我仰望之情催我發的惟一呼聲。我每次念想起來，當初我顛仆之後，你曾有力量將我扶起，你實際的也施了好心將我扶起。我再思想你的大能力，和你的慈愛好心，永

遠不會失掉。此時我若念我已往的罪過，越多思想，我心裏就越確信越堅望，你總要賜給我以完備的病愈，總不能將我的病治到半路途，就將我棄捨作罷。

我對你的照顧醫治所懷的知恩之心，及我切願顯揚你能力的欲望，要常催着我隨你的默導。我要常常愛你，「我要讚揚你，因你從很深的溝底內，將我提出。」天庭上那麼一大數的靈魂，他們得登救命之岸，是憑藉了你的提携，只因爲他們在世之時仰望依靠了你的緣故。將來我在他們中間，膽怯的樣子佔着一個位置，我却永遠要作你的榮耀，就如病人在九死一生的危關裏，被醫生救活，那病人要作醫生的榮耀一般。尤其是病者因醫生的辛苦藝術這樣脫險

，若不止一次，且至數此，則病者給醫生加的榮耀就更其的大了。這是聖寵能抽取的最美的利益，就是我的罪惡缺欠要作你光榮的腳橙，要作天主仁慈的寶座。天主的無限仁慈，是我願意永遠讚美的；「我要永遠歌頌主子的仁慈。」（八十八聖詠第二節）

耶穌聖心，我依時爾！

呀！十字聖架，我惟一的仰望！

仁慈之母，爲我等祈！

我母，我之依賴！

我等之給，我等之望！聊亦迴目，憐視我衆！

De Bernieres	——	德貝尼
Grou	——	柯魯
Anthee	——	啞那代
Hercule	——	愛而古
Rocthan	——	勞當
Faber	——	法白而
Thais	——	達依斯
Paphnuce	——	博弗努
Chabais	——	砂部萊
Charles-Auguste de Sales	——	加祿奧斯爵定撒爵
Chaugy	——	紹冀
Aivarez	——	雅肋瓦來斯
Segneri	——	賽年里
Optat de Mieve	——	奧布大德米來
Boece	——	鮑暖斯
Corteict	——	高代老德
Rey	——	雷依
Feneion	——	費內龍
Gay	——	蓋
Bossuet	——	鮑徐愛
Chappuis	——	砂比
Angelique Arnauld	——	亞着利格亞利惱
Camus	——	葛穆
La Riviere	——	拉里委
Finamonti	——	畢那孟德

Theodore	——·····	戴堯道萊
Du Pont	——·····	杜本
Benigne Gojos	——·····	白尼內高堯
Christophe de vega	——·····	魏哥
Richard	——·····	李實而
Olier	——·····	奧里耶

NO 5145 -

(一)訓練聖體軍 全部三卷(246—258—235頁)

每部 —— 一元

每十部 —— 八元

(二)利用已過的技術 (308)

L'ART D'UTILISER SES FAUTES--J.TISSOT

每冊 —— 四角

每十冊 —— 三元

出售處：天津法租界普愛堂

淑修性氣 (282)

LE CARACTERE--J.GUIBERT

每本 —— 四角

每十本 —— 三元五角

出售處：香港天主堂印書館

00298
70

902238

103145-

103145-